

而喚什麼作身。喚什麼作性。喚什麼作心。喚什麼作髮。一人喚性以作身。一人喚心以爲髮。可笑一得一失。雖然如是。或有人問永平向來道理作麼生。祇向他道。貪觀春山秋山。未免一彩兩賽。

開爐上堂。先春桃李花開發。衲子拈來作火爐。暖處商量雖睡。可憐百丈枉功夫。

上堂。舉。玄沙道。如今相紹繼盡道。承他釋迦。我道。釋迦與我同參。汝道。參阿誰。會麼。玄沙和尚。雖恁麼道。只慣捨父逃逝。跣他國。未參得汝安身立命之田地。亦未知今日有永平出世有道處。永平如今爲玄沙道。若道釋迦與我同參。必定參學他釋迦。相紹繼他釋迦。爲甚恁麼。要知麼。良久曰。非但玄沙。並及一切佛祖。元來落在釋迦窟裡。踣跳。

上堂。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且道。傳箇什麼。授箇什麼。諸人若知落處。三世諸佛。諸代祖師。當甚破草鞋。破木杓。若也擬議。山僧在你鼻孔裡。當恁麼時。又作麼生。良久曰。雖道永平山色妙。前頭更有最高峰。

上堂。學道須知大不容易。是以臨濟二十年。在黃檗山。而栽松杉。然而未

盡黃檗之意。德山三十年。在龍潭。而勞巾瓶。然而未會龍潭之意。深可憐。愍。深可憐。愍。雖然如是。近日尋覓如臨濟。德山之臭拳頭。東西南北。終不可得矣。不見道。五臺山頂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餛飩。三箇胡孫夜簸錢。兄弟若向這裡領略得。便是三乘十二分教之意。祖意西來。又且如何。還要委悉麼。良久曰。自家鼻孔自家穿。向水心求火裡蓮。參上堂。舉。南泉示衆曰。江西和尚道。卽心卽佛。又道。非心非佛。我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又道。平常心是道。師云。二員老漢。既恁麼道。永平長老。又不恁麼道。吾且問於你。江西南泉這裡。是什麼所在。說心。說道。說物。說佛。說非佛。說非心。須知一片全無兩箇。十方獨露山川。知覺不是道。佛性亦因緣。爲甚如此。還來喫飯錢。畢竟如何。良久曰。胡蘆藤種胡蘆纏。

上堂。山鬼窟作活計。野狐精展神通。弄得鉢盂有柄。莫群萬象之中。試請速道。是誰家風。良久曰。子湖一隻狗。南山隨鼻虵。

上堂。身心脫落也。不妨人認爲本源。法離斷常也。猶有自錯說虛實。所以

道。塵塵見佛不謗佛。刹刹聞經不離經。要得靈山親授記。石頭大小點頭來。良久曰。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上堂。鉢盂柄袈裟角。拄杖開花結實。蒲團生根長芽。釋迦當關。燃燈回路。內外無身心。古今無佛祖。北方趙州和尚。南方雪峰禪師。相逢雖不識。不識得相逢。要躡遮箇道理麼。良久曰。無心道者能如是。未得無心也大難。冬至上堂。宏智禪師。冬至上堂。陰極而陽生等。師如前舉了。乃曰。宏智禪師既恁麼道。永平更有道處。今日成就第一微妙正法。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不轉。雲門木馬嘶驟。瀉山象馭通變。三世佛鼻孔。一線長被穿。大小石頭長短木頭。清天而寧地面。納祐斗滿秤平。行市買賣賤。盤裡明珠。自撥自轉。作麼生。巍巍堂堂。萬像之中。本主。明明歷歷。百草頭上祖師。

臘八上堂。雪團打雪團。打得寒梅雪裡開。天上明星。地上木杓。年年臘八先春來。

謝維那上堂。無孔鐵槌。霹靂震。當時擊破野狐禪。今朝要得知端的。大庾

嶺頭臘月蓮。

謝監寺上堂。舉玄則監寺丙丁童子因緣了。師乃曰。前來恁麼道。也未會。後來恁麼道。却悟去。且道。大眾。關梃子在那裏。而今永平爲謝泰監寺盡力而結一頌在。良久曰。丙丁童子來求火。蕊直逢煙旦莫休。弄得金星明歷歷。臘梅爛發舊枝頭。

請監寺上堂。靈山授記。衲僧巴鼻。少林得髓。兒孫根帶。超舊超新。應彼應是。典座房。監院房。鉢裡飯。桶裡水。雖愛一念萬年。宛是三德六味。豈獨狹路之相逢。輔佐堂奧之尊貴。正當恁麼時。作麼生。是現成底活計。大眾要躡悉麼。良久曰。三春果滿菩提圓。一夜花開世界起。

上堂。內凡外凡也。山竹庭栢。分聖極聖也。春花秋月。參得禪界無禪。分明欲界無欲。盡大地無一會佛法人。大唐國盡是唾酒糟漢。說似一物不中。不與萬法爲侶。何階級之有。用那頭作麼。

臘月二十五上堂。一年將暮。又逢春。生滅因緣豈煩人。拈得千差兼萬別。打成一片脫根塵。雖然如是。莫認自己清淨法身。

歲朝上堂。宏智禪師歲朝上堂。歲朝坐禪等。如前舉了。師良久曰。大吉歲朝坐禪。衲僧辨道平然。人人笑面春色。佛佛鉢盂現前。梅萼一曲千峰雪。謝郎滿意釣魚船。參。

上堂。大衆。夫學道大不容易。所以古聖先德。參學于善知識會下。粗經二三十年。而究辨矣。雲岩道吾。四十年辨道。船子和尙。在藥山三十年。只得箇此事。南嶽大惠。參學曹谿一十五年。臨濟在黃檗山。栽松杉三十年。而辨此事。然則當山兄弟。須惜光陰。而坐禪辨道者也。莫被諸緣牽。諸緣若牽。在塵中俗家。空過寸分時光者也。舉頭彈指歎息。而須惜寸陰分陰之空過也。是則爲惜法身也。爲惜坐禪也。初祖西來。不務諸行。不講經論。在少林九年。但而壁坐禪而已。打坐則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也。嫡嫡面授。親承密印。師資骨髓。證契見傳。唯此一事實。餘事卽不是。所以梁武帝問初祖。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只遮不識。無人知得。已經數代。如今大宋現在諸山。坐貌座。稱人天師者。未嘗得會。苦哉。苦哉。何況我日本國裡人。有得箇會人乎。汝等諸人。要會初祖。

不識也。無夫佛祖家裡。本無心性佛性。識性底道理也。只依風火因緣。和合有動轉施爲。而愚人認動轉施爲。以爲識神者也。大衆要會這箇道理。麼。良久曰。廓然無聖。不識。汝得皮肉骨髓。有人更問如何。教伊三拜依位。正月初十上堂。舉僧問投子。如何是第一月。投子曰。孟春猶寒。僧曰。如何是第二月。投子曰。仲春漸暖。投子雖恁麼道。第一月第二月之論。出于圓覺經。永平今晚。向雲水有箇道處。若人問永平。如何是第一月。向他道。粥足飯足。又有人問。如何是第二月。向他道。草足水足。若有人問。這箇道理。作麼生。向他道。拈來百草頭邊看。長養枝枝葉葉春。

上堂。身心脫落好參禪。猛作功夫。鼻孔穿業識。茫茫無本可據。非他非自。非衆生。非因緣。雖然如是。喫粥爲先。

上堂。曰。古佛曰。四大各有其性。四大各有其相。今日永平。爲雲水亦談四大性相。所謂地。壁觀爲性。水洗鉢盂爲性。火。典座將得來爲性。風。臘月扇子爲性。四大相者。地。兀兀爲相。水。眼睛爲相。火。三世諸佛說法爲相。風。鼻孔爲相。且道。永平道處。與古佛道處。是同是異。還要委悉麼。良久曰。鷲倚。

雪巢同中有異。烏投黑馬異中有同。

上堂。生滅無所從來。靈雲可笑。長於百年之桃核。迷悟依其位住。春風可悅。屬於三陽之寒梅。雖然如是。青山依舊碧崔嵬。

上堂。休歇也。如大海容百川。到這裡無向背。放行也。似長湖乘疾風。來箇裡有內外。諸佛不知有。狸奴却知有。良久曰。祖師玄妙訣。莫將寸心安。

上堂。吾佛謂諸弟子曰。有四念住。是諸人之所依也。所謂四念處者。觀身是不淨。觀受是苦。觀心是無常。觀法是無我。永平亦有四念處。觀身是皮袋。觀受是鉢盂。觀心是墻壁瓦礫。觀法是張翁喫酒。李翁醉。大眾。永平四念處與古佛四念處。是同是別。若道是同。眉鬚墮落。若道是別。喪身失命。涅槃會上堂。死魔見佛佛魔笑。惱亂人天。哭未休。莫恠山僧不笑哭。十方諸佛亦低頭。這箇是大家底。衲僧分上。又作麼生。良久曰。究盡生參得死。放行把住。逞風流。

上堂。學佛法漢。先須知佛佛祖祖之道處。不可混亂外道也。兄弟須知。無明無暗。息闇歸明。明闇一相。善惡一心。如是道者。皆是外道見。若認外道

見爲佛。祖道愚於握石而爲王者。兄弟不見石頭道。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要知石頭囊祖道之當明。中有暗。卓拄杖一下。要知石頭囊祖道之當暗。中有明。卓拄杖一下。囊祖爲甚道。勿以暗相遇。要明這箇道理。卓拄杖一下。囊祖爲甚道。勿以明相覩。要明這箇道理。卓拄杖一下。囊祖又道。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大眾。要知前後步。麼。卓拄杖兩下。曰。喚前步。作後步。卽不得。喚後步。作前步。卽不得。作麼生。是恁麼道理。卓拄杖兩下。

上堂。記得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嚙花獻。見後不嚙花。永平有一頌。嚙花百鳥獻牛頭。投子當初儀賣油。才與不才三十里。古今道得進將修。

上堂。舉大證國師。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召。皆應諾。國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師曰。國師三度喚。侍者三回應。佛魔一等辨來端。狗子趙州無佛性。吾孤負汝。不爲萬法爲侶。汝孤負吾。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雖然恁麼。更要委悉。南陽國師落處。麼。良久曰。百千獅子吼。何怕。天上人間老野狐。

上堂。諸法因緣生。是法說。因緣。是法緣及盡。大師如是說。參這箇道理。又作麼生。若阿濕鞞聞。而命根斷絕。舍利弗聞。而面目裂開也。是佛祖屋裡尋常茶飯。若是佛祖兒孫。就毗盧頂門。建寶王刹。當洞山向上。轉大法輪。始得。且道。作麼生。是轉大法輪。遂拈起拂子。曰。直饒轉得。未免永平拂子。上堂。獨存無倚。脫落全真。混然明歷。歷於萬象之中。卓尔活鱗。鱗於不疑之地。如月印水。是流而非流。如風行空。是動而非動。恁麼委悉得去。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襦衫。

上堂。眼睛不是根。真箇木樛子。桃花不是色。臨濟赤肉團。誠不是知覺靈山。曾瞬目。心不能思量。少林得付髓。爲甚麼如斯。還要委悉麼。良久。曰。春兩春風春草木。黃鶯蚯蚓及蝦蟇。不能疑著永平道。何必靈雲見桃花。上堂。先師示衆。曰。參禪者。身心脫落也。大衆還要委悉麼。道理麼。良久。曰。端坐身心脫落。祖師鼻孔空花。正傳壁觀三昧。後代兒孫說邪。

上堂。佛佛祖祖。正傳正法。唯打坐而已。先師天童示衆。曰。汝等知大梅法常禪師。參江西馬大師。因緣也不。他問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卽心卽佛。便

禮辭入梅山絕頂。食松花衣荷葉。日夜坐禪。而過一生。將三十年。不被王臣知。不赴檀那請。乃佛道之勝躅也。測知坐禪是悟來之儀也。悟者。只管坐禪而已。當山始有僧堂。是日本國始聞之。始見之。始入之。始而坐之。學佛道人之幸運也。後有僧向大梅道。和尚見馬大師。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大梅道。馬祖向我道。卽心卽佛。僧曰。馬祖佛法。近日又別。大梅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道。非心非佛。大梅道。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期。在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卽心卽佛。僧歸舉似祖。祖曰。梅子熟也。然則明得卽心卽佛底人。拋捨人間。深入山谷。晝夜坐禪而已。當山兄弟。直須專一坐禪。莫虛度光陰。人命無常。更待何時。祈禱祈禱。大衆要會卽心卽佛底道理也無。良久。曰。卽心卽佛。甚難會。心者。牆壁瓦礫。佛者。泥團土塊。江西道來拖泥帶水。大梅悟來。依草附木。卽心卽佛。在什麼處。喝。

浴佛上堂。宏智浴佛上堂。清徹性空水等。師如前舉了。乃曰。教催二龍各運水。摩耶灌沐。誕生身如拖兜率。天諸樂。似染人間界。六塵把定泥團會。作佛。撈來水月認爲神。大悲願海無涯岸。濟度衆生脫苦津。最末後身真。

其始唯我獨尊實其因好時節老不老斷癡斷貪斷瞋增長靈山木杓力。納僧窟裡出頭人諸仁者只如杓柄在徐手裡時作麼生下下人上上智。上堂。鈍使利使卽心卽佛通身遍身何物無物有問如何劈面一拂。

結夏上堂。宏智結夏上堂。凡聖通同等師如前舉了。乃曰。宏智古佛雖與如來合。永平兒孫還與宏智古佛合。還相委悉得這箇道理麼。良久曰。雲水安居共作家。豈拈凡聖定生涯。衲僧鼻孔一穿去。向夏更香五葉花。一分飯著于斃王波旬。教脫落安身立命之所。再三撈攏于蝦蟆海月。教功夫跳網着岸之心。十方諸佛集永平拄杖頭上而安居。永平拄杖於十方諸佛頂額而辨道。所以曰。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又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若能恁麼更有甚麼事與如來合得。寥寥九夏超諸相。兀地無端二十空。

上堂。古人道。卽心卽佛。而今會者少得。雖道卽心不是五識。六識。八識。九識。及心數法等也。又不是悉多汗栗駄。矣栗陀等也。除此外有何心而得作卽心。不是慮知念覺知見解會靈靈知昭昭了等也。到恁麼田地阿誰會得卽心卽佛。馬祖下有八十餘員善知識。只有湖南東寺如會禪師會得卽心卽佛底道理。爲甚如斯道。自大寂去世。師常患門徒以卽心卽佛之譚。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卽心。心如畫師。而云卽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久矣。余方刻舟。時號東寺爲禪窟焉。卽心卽佛底道理。其如斯也。不得錯亂。千萬千萬。

四月二十五日上堂。圓悟禪師舉曰。結夏得十一日等師如前舉了云。結夏得十一日也。口頭早晚。若明得日頭早晚。卽透得燈籠露柱。若透得燈籠露柱。卽識水牯牛。若識得水牯牛。卽見寒山子。忽若擬識。永平在徐行住坐臥。着衣喫飯處。

五月初一上堂。牛皮鞞露柱。露柱叫啾啾。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古德雖恁麼道。今人還會麼。衲子身心脫落。無明業識拳頭。山家五月降梅雨。天下如今新麥秋。

端午上堂。宏智端午上堂。五月五日等師如前舉了。良久曰。五月五日天中節。遍吉文殊儀俗流。拈來一莖丈六草。養得瀉山水牯牛。

上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雖是佛佛之所護念。不教佛法之所污染。雖教羅漢正傳。不墮聲聞法。雖教凡夫正傳。不墮衆生法。若不如斯。豈到今日。爲甚如斯。大衆要委。悉這箇關。板子也無。良久曰。三更月落夜巢寒。瓊林不宿千年鶴。

上堂。舉。竺尙書問長沙。蚯蚓斬爲兩段。未審佛性在阿那箇頭。沙曰。莫妄想。書曰。爭奈動何。沙曰。只爲風火未散。乃至癡人喚作本來人。師乃云。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途中顛倒更流布。大地山河清淨身。

上堂。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於他未嘗一。於自未嘗異。若只這便是。當頭觸諱。若祇遮不是。甚處藏避。所以道。無是無非。不卽不離。三世如來。同宣此義。一切祖師俱傳斯妙。敢問大衆。且道。畢竟是什麼義。良久曰。一枝鐵笛縱橫吹。不是知音莫與聽。

上堂。記得。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僧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狗子爲什麼無。州曰。爲伊有業識在。師曰。趙州恁麼爲人。雖最親切。永平若有人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向他道。道有道無。俱是謗。若他更問。

如何。山僧和聲便棒。

上堂。舉。僧問趙州。世界未有。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不壞性。州曰。四大五陰。僧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不壞性。州曰。四大五陰。師曰。趙州古佛。雖恁麼道。永平老僧。亦有道處。或有人問。世界未有。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不壞性。向他道。牆壁瓦礫。他若道。此猶是造作底。壞底。如何是不壞性。只向伊道。牆壁瓦礫。

上堂。正法眼藏。超明越闇。衲僧鼻孔。孤悟負迷。所以道。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爲甚恁麼。大衆還要委。悉麼。良久曰。佛子住此地。卽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

上堂。外不放入。內不放出。霹靂一拳。萬事了畢。雖然如是。無二無二分。無斷摩訶般若波羅密。

上堂。直指人心。天地懸隔。見性成佛。毫釐有差。黃檗吐舌。頭未覆三千界。青原垂一足。踏翻大虛空。爲甚恁麼。大衆還要委。悉遮箇道理也。無。良久曰。微笑破顏猶未休。

上堂。如來禪祖師禪。往古不傳。今妄傳。迷執虛名。何百歲。可憐末世劣因緣。

請書記上堂。佛佛授手。祖祖寫瓶。結緣於雲水。下種於叢林。正當恁麼時。須彌山爲筆。大海水爲墨。既用遮箇。寫箇什麼。書箇什麼。大衆要委悉麼。寫箇如法應修行。非法不應行。今世若後世。行法者安穩。恁麼寫了。作麼生通箇消息。良久曰。三拜依位而立。

上堂。大衆要聽參禪者。身心脫落也。祇管打坐之道理麼。良久曰。心不能緣。思不能議。直須退步荷擔。切忌常頭觸諱。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船撥轉。琉璃地。

上堂。參禪求佛。莫圖佛。圖佛參禪。佛轉踈。博解鏡。消何面目。纔知到此。用功夫。

上堂。舉趙州古佛。住觀音院。上堂示衆曰。如明珠在掌。胡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爲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時有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州曰。與一切人煩惱。僧曰。如何免得。州曰。

免作麼。師曰。趙州古佛。雖恁麼道。永平亦有少許道處。大衆要聽麼。忽有人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向他道。若一枝草與一枝草。煩惱。若丈六金身與丈六金身。煩惱。他若道。如何免得。祇對他道。要免卽免。

上堂。明明百草拈來用。養得水牛頭角生。頭角到時。牛直到。南泉瀉嶠得。春耕。且道。大衆得春耕時底。有什麼消息。還會麼。良久曰。種田博飯家常事。明月清風富一生。

解夏上堂。曰。宏智禪師。住天童時。解夏上堂曰。十五日巳前。頭上不著七寶冠。十五日巳後。脚下掣斷五色線。頭上不著七寶冠。正坐不見坐。脚下掣斷五色線。正去不見去。正當十五日。覷破兩頭。直得君臣道合。父子氣和。琉璃殿上。玉女搖頭。明月堂前。石人撫掌。退一步也。萬仞崖前。撒手。進一步也。百尺竿頭。轉身。生滅去來。動靜出沒。只在箇時。許多機要。放行把住。總在我儂。且道。正恁麼時。如何。還會麼。先行不到。猶迷己。末後纔過。又借功。師曰。這箇是宏智古佛。解夏底句。永平聊有同聲相應底句。大衆要聽麼。良久曰。從來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這箇是與宏智古佛同。



聲相應底句。法歲周圓底句。又作麼生。良久曰。誰說三十年後事。無量億劫算無窮。

天童忌齋上堂。曰。今日燒香先師古佛。不知鼻孔現在何方。五千里海總悲淚。二十年來幾斷腸。

上堂。佛佛祖祖坐禪。不是動靜。不是修證。不拘身心。不待迷悟。不空諸緣。不繫諸界。豈貴色受想行識耶。學道不用受想行識。若行受想行識。卽是受想行識。非學道也。既是恁麼。如何用心。良久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

中秋上堂。舉宏智古佛曾住天童。中秋上堂曰。清涼境界。一壺爽氣涵秋。明白身心。半夜霽容懷月。靈然自照。廓余常虛。斷生滅之因緣。出有無之情量。諸人還到如是田地。還能如是游踐也無。良久曰。折盡月中桂。清光應更多。師曰。諸人還要禮拜宏智古佛麼。豎起拂子曰。旣得宏智古佛出世。受諸人禮拜。更聽宏智古佛說底法麼。良久曰。曩祖雲巖第幾月。因何忽作蒲團來。

上堂。磨磚以作鏡。則身非四大。堂堂巍巍而如存。磨鏡以得針。則心非五衆。明明了了而絕對。所以一切色不礙眼。一切聲不塞耳。一切應不繫身。一切事不惑心。奪境也如驢覩驢。奪人也如井覩井。畢竟如何。嘶風木馬。解棲山。吼月泥牛能入海。

永平寺語錄卷第四終

永平寺語錄卷第五

待者 義演 編

上堂。一世年光夕電中。萬緣誰繫始終空。縱伶鼻孔面前掛。猶惜片時辨道功。這箇爲堂中衲僧底句。爲山頭老漢底句。又且如何。良久云。千峰秋色染時雨。頑石住山豈逐風。

九月初一上堂。今朝九月初一。三打板鳴坐禪。脫落身心兀兀。猶如無手行拳。

上堂。七佛蒲團今欲穿。先師禪板已相傳。眼睛鼻孔可端直。頂對青天耳對肩。正當恁麼時。又作麼生。良久曰。莫管他心猿意馬。功夫猶若火中蓮。上堂。古德曰。如衆緣有故生。亦衆緣有故滅耶。答曰。衆緣有故生。生已自然滅。若是永平。又且不然。有人問。如衆緣有故生。亦衆緣有故滅耶。向他道。如衆緣有故生。衆緣有故滅。既是生也。衆緣有故生。滅也。衆緣有故滅。畢竟作麼生。大衆還要委悉麼。良久曰。少林三拜却依位。驚岳拈華有破顏。

上堂。可惜哉。皮肉骨髓。知音知後。更知音時。人欲問西來意。而壁九年在少林。

上堂。記得洞山高祖古佛曰。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老。永平雲孫。拜續韻末。參尋曩祖之意。良久曰。大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於道。箇中意如何。識蝦蟆未參海老。

上堂。記得香嚴問僧。什麼處來。僧曰。瀉山來。嚴曰。和尚近日有何言句。僧曰。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和尚竖起拂子。嚴聞舉。乃曰。彼中兄弟作麼生。會和尚意旨。僧曰。彼中商量道。卽色明心。附物顯理。嚴云。會卽便會。不會著什麼死急。僧却問。師意如何。嚴還舉拂子。師曰。香嚴老漢。是卽是。雖然。永平不慕香嚴同參。不喜瀉山共步。忽有人問。和尚意旨如何。良久。還舉拂子下座。

開爐上堂。今日永平開火爐。拈來古鏡而爲圖。尋常說法人皆聽。誰識袈裟將鉢盂。

上堂。西天諸祖道無心是佛。江西馬祖道卽心是佛。雖道卽心是佛。不是

道心猿意馬卽佛。近代學人多少錯會。或道。一歸卽心是佛。無第二世。恁麼會。卽同斷見外道。良久曰。卽心卽佛何宗旨。欲制兒啼打一拳。

上堂。舉龍牙和尚偈曰。學道如鑽火。逢煙且莫休。直待金星現。歸家是到頭。龍牙和尚。一族之曩祖也。德海不可測者歟。事不獲已。永平兒孫謹續韻末。良久曰。學道若鑽火。見煙未可休。蕊直金星現。世間第一頭。

上堂。舉僧問石頭。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石頭曰。問取露柱。僧曰。不會。石頭曰。我更不會。師曰。參問石頭。祖師意。問取露柱。語大曉。若道本來不會。山僧我更爲說。良久曰。貧恨一身多。富嫌千口少。

請典座上堂。請得當山木杓。欲傳雲水家風。彌天鼻孔。主香積。功德圓成。庫院中。

上堂。日本國人。聞於上堂之名。最初永平之傳也。嵯峨天皇御宇。弘仁年中。橘氏太后者。嵯峨之太后。仁明之國母也。遠請大唐鹽官齊安國師之門人惠元。而安于東寺之西院。朝夕訪道。恭敬供養。殊異尋常。然而惠元未會上堂。未行人室。繁詞不具錄也。脫落身心。非色及識。莫道迷悟。何物何佛。畢

竟作麼生。良久曰。如何欲識江南客。且向鷓鴣唱處知。

上堂。衲僧拄杖黑如漆。不與世間凡木儔。打破羅籠公案現。雪梅頓發上枝頭。

臘八上堂。行法二輪親轉處。菩提樹下覺華明。無量無數大千界。依正一時快樂生。我本師釋迦牟尼佛。大和尚世尊。今朝在菩提樹下。金剛座上坐禪。成等正覺。最初說曰。是夜四分三已過。餘後一分。明將現。衆類行不皆來動。是時大聖無上尊。衆苦滅已得菩提。卽名世間一切智。世尊恁麼道意作麼生。大衆還要委悉麼。良久曰。雪裡玉梅只一枝。妙香撲鼻先春到。當時世尊復言。往昔造作功德利。心所念事皆得成。速疾證彼禪定心。又復到於涅槃岸。所有一切諸怨敵。欲界自在魔波旬。不能惱我悉歸依。以有福德智慧力。若能勇猛作精進。求聖智者得不難。既得卽盡諸苦邊。一切衆罪皆銷滅。是則世尊成菩提時。最初爲人天說法也。法子法孫。不可不知。既得知了。作麼生道。永平今朝爲雲水道。要聽麼。良久曰。明星正現佛成道。雪裡梅花只一枝。大地有情同草木。未曾有樂得斯時。

雲州大守欲書寫大藏經而安置於當山之書到。上堂舉。僧問投子。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投子曰。演出大藏教。投子古佛。既恁麼道。山門多幸。因有一偈。爲雲水道。乃云。演出大藏教。須知大丈夫。天人賢聖類。幸得護身符。正當恁麼時。如何。良久曰。世間必有阿羅漢。善惡豈無因果途。大藏書寫其功既畢。大守書重到。上堂。毗盧藏海古今傳。三轉法輪於大千。千嶽萬峯黃葉色。衆生得道一時圓。爲育父源亞相。上堂。永平拄杖一枝梅。天曆年中殖種來。五葉聯芳今未舊。根莖果實誠悠哉。

上堂。雲容笑處。雪意明時。亘山亘林。春風春雨。正恁麼時。作麼生。良久云。莫言造化誰持柄。向道因緣生善根。

上堂。無心是佛之語。起於西天。卽心是佛之談。始於東地。若恁麼會。天地懸隔。不恁麼會。只是常流。畢竟如何。三春果滿菩提樹。一夜花開世界香。上堂。舉。寶積讚佛云。始坐佛樹。力降魔。得甘露。滅覺道成。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人天得道此爲證。三寶於是現世間。如今永平。慶快。

三寶現世間。法輪直到當山。聊有山偈。良久曰。證於甘露。則成佛。三轉法輪於大千。一切人天皆得道。三寶於是現世間。三寶於是現世間時。又作麼生。山家錦上添春花。

涅槃會上堂。又復言其入涅槃。咸皆戀慕。淚何乾。縱憑常在靈山語。盡恨娑羅雙樹寒。正當恁麼時。更有什麼道。夜半打筋斗。五更不覺闌。

上堂。卽心卽佛。是風顛。直指人心。更隔天。三酌欲窮巨海水。一時勘破野狐禪。

上堂。舉。五祖到。盧行者。碓米坊云。米白也未。行者曰。白也未。有篩。祖以杖擊。曰。三下。行者以箕。米三簸。而入室。師曰。若是永平。又且不然。五祖若問。永平米白也未。只向五祖道。星從北斗。日東昇。見五祖。若欲以杖擊者。提住杖。向祖道。朝夕請參一合相。

上堂。舉。南泉有時示衆云。江西馬祖道。卽心卽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僧隨問。趙州云。上座禮拜了。便出。意作麼生。趙州曰。汝却問取和尚。僧上問。適來諗上座。

意作麼生。泉云。他却領得老僧意旨。師曰。南泉趙州。父子命脉。雖恁麼道。永平而今少許亂道。大眾還要體悉麼。良久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亦乃領得南泉意旨。

上堂。舉。三祖大師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大眾還會學三祖意旨麼。且道。作麼生是三祖意旨。經歷三祇。劫必至。經歷無量劫。必至。不起。卽座。必至。不起。一念必至。故云。至道無難也。唯嫌揀擇者。如金翅鳥王。非龍不食也。

上堂。舉。世尊在阿頭摩國林樹下。坐入禪定。是時大雨雷電霹靂。有四特牛耕者二人。聞聲怖死。須臾便晴。佛起經行。有一居士。禮佛足已。隨從佛後。白佛言。世尊。向雷電霹靂。有四特牛耕者二人。聞聲怖死。世尊聞不。佛言。不聞。居士言。佛時睡耶。佛言。不睡。曰。入無心想定耶。佛言。不也。我有心想。但入定耳。居士言。未曾有也。諸佛禪定。大爲甚深。有心想在禪定。如是大聲。覺而不聞。師云。永平敬讚而言。有心想入禪定。三十四心計會。朝四暮三用得。堂中及盡皮袋。

上堂。舉。藥山因僧問。兀兀地思量什麼。山曰。思量箇不思量底。僧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山曰。非思量。師云。有心已謝。無心未樣。今生活命。清淨爲上。

上堂。舉。南嶽初參六祖。祖問。什麼處來。南嶽曰。嵩山安國師處來。祖曰。是什麼物恁麼來。南嶽罔措。經八載後。告六祖曰。懷讓會得當初來時。和尚接某甲。是什麼物恁麼來。六祖曰。汝作麼生會。南岳曰。說似一物。卽不中。六祖曰。還假修證不。南岳云。修證卽不無。污染卽不得。六祖曰。是不污染。卽諸佛之所護念。吾亦如是。汝亦如是。乃至西天諸祖亦如是。師曰。曹谿南嶽。既恁麼道。永平今日。豈無道處。且道。大眾還要委悉麼。羅漢果頭新。擇滅。憍陳如證得無生。正當恁麼時。又且如何。良久曰。讓公可笑。當初事。盡力道來八九成。

上堂。衲僧學道。要參禪。脫落身心法見傳。一切是非都不管。不同小小普通年。

上堂。舉。南泉到參忠國師所。國師問。甚麼處來。南泉曰。江西來。國師曰。還

將得馬師真來不。南泉曰。只這是。國師曰。背後底。南泉休去。師曰。國師南泉。是卽便是。道卽未道。爲甚恁麼道。烏焉難曉。魚魯分明。雖然如是。永平要問。兩員老漢。諸佛及諸佛弟子。得恁麼也無。

上堂。無上菩提者。非爲自。非爲他。非爲名。非爲利。然而一向專求。無上菩提。精進不退。是名發菩提心。既得此心。現前尙不爲菩提。而求菩提。此是眞實菩提心也。如無此心。豈爲學道。當山兄弟。一向專求菩提心。而不應懈廢。如未得菩提心者。須祈願先代佛佛祖祖。又須以所修之善業。回向菩提心。而願求也。記得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趙州古佛。曾恁麼道。或問永平。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卽便曰。歸向上。若曰。爲甚恁麼道。曰。我在裏許。供養十萬億佛。

上堂。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百丈曰。獨坐大雄峯。或有人問老僧。如何是奇特事。向他道。今日永平陞堂。

六月初十祈晴上堂。去年今年。春夏秋冬。天下降雨。晝夜不息。百姓憂愁。五穀不登。今永平長老。爲濟拯國土之憂愁。舉先師天童住清涼時祈晴。

上堂。亦以祈晴。所以者何。佛法如不加人。天苦若爲大衆。還委悉永平。意旨麼。先師未上堂時。諸佛諸祖。未會上堂。先師上堂時。三世諸佛。六代祖師。一切鼻孔。萬箇眼睛。同時上堂。不得一刻先。不得半刻後也。永平今日上堂。亦復如是。良久云。一滴不息。兩滴三滴。滴滴瀝瀝。連朝至夕。變作滂沱。勿奈何。山河大地。袞風波。打噴嚏。一下云。總不出衲僧噴嚏一激。直得雲開口。出舉拂子曰。大衆向者。裡看。朗朗晴空。吞八極。若還依舊水漉漉。渾家飄墮。羅刹國。稽首釋迦南無彌勒。能救世間苦。觀音妙智力。咄。

上堂。佛祖兒孫。莫學諸阿笈摩。教諸婆羅門法。祭祀法路伽耶。逆路伽耶。隨祇管救頭燃。而須學佛佛祖祖。拏頭眼睛。拄杖拂子。蒲團禪板。祖師心。祖師語。若非佛祖之行履。不行。若非佛祖之言句。不言。大衆還要委悉。這箇關。板子麼。良久云。蒲團禪板。趙州茶。十二時中。不說邪。古佛曾參端的意。和修傳著佛袈裟。

上堂。佛法非聰明利智之所能解。亦非不聰明不利智之所堪忍。若以利智爲道器者。舍利弗不可待。頰鞞之說。而得初果。又舍利弗得阿羅漢時。

猶不能度福增長者也。其舍利弗年始八歲。勝一切論議師。况如偈曰。一切諸衆生。唯除佛世尊。欲比舍利弗。智慧及多聞。於十六分中。猶尚不及一。因見頹鞞威儀庠序而就問之。汝師是誰。誰之弟子。頹鞞答曰。悉達太子。捨生老病死。出家修道。得三菩提。是吾師也。身子又問。師說何法。答。我年尚幼稚而學戒日淺。豈能演至真廣說第一義。身子言。略說其要。頹鞞曰。諸法從緣生。是法說因緣。是法緣及盡。我師如是說。身子聞已。而得初果。頹鞞晨出。佛已告之。今日所見。必是利人。應略說法。略說四諦中三。諸法從緣生。苦諦也。是法說因緣。集諦也。是法緣及盡。滅諦也。身子聞已。還其所止。目連先起。迎逆而謂之曰。汝得甘露。應可共嘗。身子便爲如聞而說。目連聞之。亦得初果。汝等須知。頹鞞度舍利弗。乃佛法之證驗也。佛法中。智慧多聞不爲先之道理明矣。世尊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王舍城有一長者。名尸利苾提。晉言福增其年百歲。聞出家功德。如是無量。便自思惟。我今何不於佛法中出家修道。卽辭妻子。奴婢大小。我欲出家。其人老耄。家中大小。莫不厭倦。輕賤其言。無從用者。聞欲出家。咸各喜言。汝早應去。

何以遲晚。今正是時。尸利苾提卽出其家。往趣竹林。欲見世尊。求出家法。到竹林已。問諸比丘。佛世尊大仙。大悲廣利天人者。今何所在。比丘答言。如來世尊。餘行教化。利益不在。尸利苾提又問。次佛大師。智惠上足。更復是誰。比丘指示。彼尊者舍利弗。是往至舍利弗所。捨杖作禮。白言。尊者。聽我出家。時舍利弗。視是人已。念此人老。三事皆缺。不能學問。坐禪。佐助衆事。告言。汝去。汝老年過。不得出家。次向摩訶迦葉。優婆離。阿菟樓陀等。次第五百大阿羅漢。彼皆問言。汝先向餘人未。答言。我先向世尊。世尊不在。次向尊者舍利弗。問。彼何所說。答曰。彼告我言。汝老年過。不得出家。諸比丘言。彼舍利弗。智惠第一。尚不聽汝。我等亦復不聽汝也。譬如良醫。善知膽病。捨不療治。餘諸子醫。亦悉拱手。當知是人必有無相。以舍利弗大智。不聽其餘。比丘亦不聽。尸利苾提求諸比丘。不得出家。還出竹園。住門闔上。悲泣懊惱。舉聲大哭。我從生來。無有大過。何故特不聽我出家。如優婆離。剃髮賤人。尼提。下穢除糞之人。殃掘摩羅。殺無量人。及陀塞鞞。大賤惡人。如是等人。尚得出家。我有何罪。不得出家。作是語時。世尊卽於其前。

涌出放大光明。相好莊嚴。譬如初利天王。帝釋七寶高車。佛問福增。汝何故來。余時長者聞佛梵音。心懷喜踊。如子見父。五体投地。爲佛作禮。泣白佛言。一切衆生。殺人作賊。妄語誹謗。下賤等人。皆得出家。我獨何罪。特不聽我佛法出家。我家大小。以我老老。不復用我。令於佛法。不得出家。今設還家。必不前我。當何所趣。我今定當於此捨命。余時佛告尸利。苾提。誰能舉手於虛空中。而作定說。是應出家。此人不應是老長者。自言世尊。法轉輪王第一智子。次佛第二世間導師。舍利弗尊者。此不聽我佛法出家。余時世尊以大慈悲。慰喻福增。譬如慈父。慰喻孝子。而告之言。汝莫憂惱。我今當令汝得出家。非舍利弗所能。舍利弗雖是有智。三阿僧祇。却精勤苦行。百劫修福。六度諸行。未曾具足。非於法自在。唯我一人。於法自在。汝來隨我。我當與汝出家。如是世尊種種慰喻。憂惱身除。心大歡喜。便隨佛後。入佛精舍。佛告大目連。令與出家。目連卽與出家。受具足戒。此人前世已種得度因緣。已吞法鈎。如魚吞鈎。必出不疑。已當修集諸善功德。晝夜精勤。讀誦修多羅。毗尼。阿毘曇。廣通經藏。汝等須知。舍利弗大智。不及諸佛。

功德。明知舍利弗大智。欲比佛世尊。終不能也。況乎近來癡人。向舊章古語中。索得些子語句。以爲智惠之種子。畢竟不能參得佛佛祖祖。單傳直指也。舍利弗之智。尚使不得。況乎餘人智乎。索智之者。尚不能參得。況乎索顛倒之種子者。豈得佛祖之大道乎。當山兄弟。莫錯莫錯。不見古人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大衆還要委悉。這箇道理。良久曰。比丘之法。先於師而不臥也。

上堂。酬宿殖般若之種子。生於南洲。值於佛法。明知身之無障。法之有緣。但恨不修而未得證驗。謂不修者。未拋名利。執我所矣。西天東地。佛佛祖祖。名利早拋來。永捨我我所。而專一辨道。無犯無非。所以得佛法也。汝等當知。正法像法行者。得法已有不同。後五百歲。猶亦有解脫堅固。禪定堅固等之別異。況今值末法。當澆運。縱雖救頭燃。而精進勇猛。熱不齊。正法像法之時。人西天竺國。正法像法之最中。既有得道不得道。職因精進不精進。邊地之境。末法之今。論人根。正像法時。與今時。天地懸殊。論果報。中印度人。與我國。金沙難比。然而身無重障。得上上緣。慎莫退屈。如不退。



屈當勤精進。所謂精進者。不求名利。不愛聲色。所以勿見孔子老子之言。勿見楞嚴圓覺之教典。時人以楞嚴圓覺教典多。禪門所依。師常嫌之也。專學從七佛世尊。至今日佛佛祖祖之因緣。若其不管佛祖因緣。徒務名利邪路。豈是學道乎。如來世尊。迦葉祖師。西天廿八祖。東土六代。青原南岳等。何祖師用楞嚴圓覺。而爲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又何祖師。并孔子老子之涕唾。而爲佛祖之甘露者。與今大宋諸僧。頻談三教一致之言。最非也。苦哉。大宋佛法。拂地而衰也。古德皆嫌以世尊而比老聃。今諸僧皆談如來與老聃一致。一等須知。今時依無其人。致如是患矣。兄弟若要。看經須憑曹谿所學之經教。所謂法華涅槃般若等經。乃是也。曹谿未舉之經。用不何爲。所以者何。古人披經論。偏爲菩提。今人披經論。但爲名利。夫佛說經教。爲諸衆生得菩提故也。今人爲名利。披佛經。幾多違於佛意。况復以短慮。而擬廣學博覽。誠是愚之甚也。幸脫官途。世路。而作出家人。作比丘僧。還勿求願聲色名利。若馳騁聲色。乃出家人之耻辱也。聲色是五欲也。切莫教五根放逸。入於五欲。不見世尊言。汝等比丘。已能住戒。當制五根。勿令放逸。入於五欲。

譬如牧牛之人。執杖視之。不令縱逸。犯人苗稼。若縱五根。非唯五欲將無涯畔。不可制也。然則佛祖兒孫。不向聲色名利之邪路。謂不向聲色。早拋我我所。及名聞利養。須教五根而聰利。言聰利者。一聞名利之可拋。吾我之可拋。速疾拋來也。如是行者。名爲大機。名爲最上根機。未能如是。名爲敗器。雖然如是。作麼生是牧牛。作麼生是杖。作麼生是苗稼。作麼生是視之。作麼生是苗稼主人。世人必莫知也。只有佛祖正傳拄杖。今在永平手裡。乃縱乃橫。乃執杖視也。更又問。你還得牧牛麼。良久曰。有箇衲僧拄杖。上堂喫飯隨身。一擊自他面。自天上人間絕鄰。

天童和尚忌上堂。天童今日打巾斗。手舉三千及大千。雖見東方阿閼國。眼睛未到別人邊。

謝維那上堂。鐵槌無孔。佛祖單傳。接響承虛。拈得用。一時打殺野狐禪。上堂。古佛云。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丘墟。樹木枯悴。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真如。唯愛神力。何況今時。雙樹示滅後。已經二千二百歲。明知人無至信。正念輕微。學佛法人。若無至信。正念。必撥無因果。古者道。因圓果

滿成正覺。且道大衆。永平門下佛法因果。如何批判。還要委悉麼。良久曰。靈山拈華也。慈悲落草。石鞏彎弓也。習氣猶存。

上堂。記得曹谿古佛示讀法華經。僧法達云。此經以因緣出世爲宗。曹谿古佛既恁麼道。永平兒孫如何道。所謂此經以諸佛出世爲宗。且道大衆。曹谿道處與永平道處。是同是別。試請斷看。莫道是同。莫道是別。所以者何。諸佛出世。豈關同別。不見道。我及十方佛。乃能知是事。

上堂。曰。昔日有人。在高樓上。見二比丘從樓前過。有二天。掃併道路。散花隨後。及乎二比丘回。次有二鬼。在比丘前。叱喝喫唾。掃除腳跡。其人遂下樓。問二比丘。所以。二比丘乃言。我等去時。共談佛理。及至回時。却談雜語。因得如斯。二比丘感悟懺悔而去。汝等此雖龕境界。子細檢點將來。乃是學道之人最大事也。所以者何。祇爲情念瞥起。外境現前。念若不生。無境可得。古者道雖如是。這箇便是諸天散花。有路鬼神覩見得便。乃應如是。若當諸天散花。無路鬼神覩見無便時。又作麼生。大衆要委悉麼。先代未道。永平今道良久曰。十六特勝。通明佛不出世。利根凡夫。亦修此禪而不

發無漏。如來若說。亦發無漏。

上堂。今朝九月初一。依舊鳴板坐禪。又云。佛佛祖祖坐禪。要作甚麼。只有最要在。所謂衲僧坐禪。雙眼雖似蒲桃。更要換却木楔子。雙耳雖如車輪。更要左右各一片扇子。鼻孔雖穿。更要面上雙垂爪。舌雖遍覆三千界。更要明明初偃月。身雖如腰鼓。更參如聚沫。心雖如風。更要思量箇不思量底。咄。

上堂。衲子坐禪。直須端身正坐爲先。然後調息。致心。若是小乘。元有二門。所謂數息不淨也。小乘人以數息爲調息。然而佛祖辨道。永異小乘。佛祖曰。雖發白癩野干之心。莫作二乘自調之行。其二乘者。如今流布于世。四分律宗。俱舍宗等宗是也。大乘亦有調息之法。所謂知是息長。是息短。乃大乘調息之法也。息至丹田。還從丹田出。出入雖異。俱依丹田而入出。無常易曉。調心易得也。先師天童曰。息入來至丹田。雖然無從來處。所以不長不短。息出丹田去。雖然無得去處。所以不短不長。先師既恁麼道。永平或有人問和尚如何調息。只向他道。雖非大乘。異小乘。雖非小乘。異大乘。

他亦有問畢竟如何。向他道。出息入息。非長非短。或有問百丈。瑜伽論瓔珞經。大乘戒律。何不依隨行耶。百丈曰。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設制範務。其宜也。百丈恁麼道。永平卽不然。非非局大小乘。非非異大小乘。作麼生是小乘。驢事未了。作麼生是大乘。馬事到來。不博也。極大同小。不約也。極小同大。吾不折中。焉然脫落大小。旣得恁麼向上。又且如何。良久云。健卽坐禪無瞌睡。飢來喫飯大知飽。

比丘尼懷義爲先妣請上堂云。生也無所從來。猶如着衫。面目儼然。萬法歸一。死也無所去處。猶如脫袴。蹤迹脫落。一歸何處。正當恁麼時。又且如何。良久云。從來生死不相干。罪福皆空無所住。

十二月初十上堂。舉二祖立雪斷臂了云。永平每遇今朝昨夜。并見冬雪憶嵩山少室峯之當初。感懷悲淚。滿胸霑襟而已。永平今爲佛法爲敬師。立雪斷臂。實不可難。只恨未有其師也。汝等須勵慕古之志氣者歟。頌曰。雪雪千里萬里。片片不同不別。逐歌逐舞。乾坤新埋。月埋雲火。井滅五葉。六花應時應節。不怕夜凍及歲寒。澗松山竹。虛心說。

上堂。佛祖家風。有期必會。黑漆生光。不關內外。又見四山青。又黃。草庵茅舊。把新蓋。從他月色。臨窓染。可惜風流。代寶貝。

上堂。記得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世尊召曰。五通仙。五通應諾。世尊曰。那一通。你問我。三界世尊喚一聲。五通仙人應一聲。五通六通那一通。有邊無邊。無有邊。盪水點茶。供和尚。永平門下。又且如何。五通仙人。本期欲偷小釋迦眼睛。而見小釋迦。忽然見得大釋迦時如何。良久云。仙人非先所望。乞兒打破飯碗。

上堂。一切衆生有佛性。所以乳有酪性。一切衆生無佛性。所以乳無酪性。衆生無衆生性。所以乳無乳性。佛性無佛性。所以酪無酪性。雖然如是。忽有人問。永平靈山拈花。少林三拜。又作麼生。良久云。酪無乳性。

開爐上堂。今朝吉祥。紅爐開。達磨眼睛。抉出來。若待歲寒。重取比。一花五葉。雪中梅。

上堂。佛祖大道。無處不周。無物不具。然而獨有宿殖。般若種子。底人所堪忍也。所以道。不可以色見。不可以聲求。風靜大千界。鳥啼山嶽幽。四衢明。

似曉。六戶冷如秋。半坐不疑地。盃中弓影浮。

請首座上堂。云。真龍蟠得巴鼻。穿貫衲僧觸髅。天雨寶花慶快。地能呈瑞和柔。全身半坐何階級。箇是永平第一頭。

上堂。云。我佛有言。初說三乘。誘進衆生。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且問大衆。如來若用前說。後說。不異人天。亦同十聖三賢。若不用前後。爲甚却恁麼道。大衆還要委麼。良久曰。驢事未了。馬事到來。

上堂。恰恰無稜縫。明明不覆藏。鶯嶺縱傳迦葉。少林豈授神光。現成處處合頭語。具足人人知見香。虛空演說森羅聽。不掛唇皮解舉揚。汝等諸人。雲衆水衆。十二時中。滿眼滿耳。超古超今。誰自誰他。何迷何悟。還寐悉得麼。良久云。舉起鎮州蘿蔔。何似廬陵米價。

請典座上堂。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二由一有。一亦放下。鉢裡飯桶裡水。一等他談般若。挾火撥灰。洩米沙。功歸還入這保社。雖然如是。入之一字。不爲凡聖。不爲自他。不爲迷悟。不爲正偏。不爲內外。不爲始終。又作麼生。還寐悉得麼。良久曰。鼎邊不管文殊。把柴三吹不啞。

上堂。學佛法。漢須知邪正兩途。及與外道與佛道之殊。見解若同。外道終無佛法之益。夫外道雖多。其先祖有三。其中有一人。推爲第一。名迦毘羅。此翻黃頭。頭如金色。又曰。頭面俱如金色。因以爲名。恐怖身死。徃自在天。問。天令徃頻陀山。取餘甘子食。可延壽。食已於林中化爲石。如牀大。有不逮者。書偈問石。後爲陳那菩薩斥之。其書偈石裂。等得五通。前後各知八萬劫。徧觀世間。誰堪度者。見一婆羅門名修利。人間遊行。問言。汝戲耶。答曰。然。又過二千歲。問。能修道不。答。能。因爲說三苦。一者內苦。謂飢渴等。二者外苦。謂虎狼等。三者天苦。謂風雨等。說經有十萬偈。名僧伽論。此云數術。用二十五諦。明因中有果。計一爲宗。言二十五諦者。一者從冥初生覺。過八萬劫前。冥然不知。但見最初中陰初起。以宿命力。恒憶想之名爲冥諦。亦云世性。謂世間衆生。由冥初而有。卽世間本性也。亦曰自然。無所從故。從此生覺。亦名爲大。卽是中陰識也。次從覺生我心者。此是我慢之我。非神我也。卽第三諦。從我心生。色聲香味觸。從五塵生。五大。謂四大及空。塵細大麤。合塵成大。故曰從塵生大。然大生多少不同。從聲生空大。從聲

觸生風大。從色聲觸生火大。從色聲觸味生水大。五塵生地大。地大藉塵多。故其力最薄。乃至空大藉塵少。故其力最強。故四輪成。世界空輪最下。次風。次火。次水。次地。從五大生十一根。謂其中眼等五根。能覺知。故名五知根。手足口。大小遺根。能有用。故名五業根。心平等根。合十一根。心能徧緣。名平等根。若五知根。各用一大。謂色塵成火大。火大成眼根。眼根還見色。空塵成耳根。耳根還聞聲。地成鼻。水成舌。風成身。亦如是。此二十四諦。卽是我所。皆依神我。神我名爲主諦。能所合論。卽二十五諦。向來二十五諦。不是佛佛祖祖之法也。若論佛祖心者。牆壁瓦礫是也。其眼者。木樵子是也。其鼻者。如截筒是也。其舌者。如初偃月是也。恁麼參學來時。又作麼生。良久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上堂。舉曹山問德上座。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且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德云。如驢覷井。山云。道卽太煞道。只道得八九成。德云。和尙又如何。山云。如井覷驢。師云。驢覷井。井覷驢。井覷驢。身容心儀無限。應物現形有餘。活眼環中照廓虛。芥城劫石妙窮初。腰頭縱帶風

流袋。家裡何無一字書。

上堂。舉世尊與衆行次。以手指地曰。此處宜建梵刹。帝釋將一莖草。插地上云。建梵刹已竟。世尊微笑。師曰。明明百草更逢春。拈得一莖用得親。丈六金身與梵刹。蓮宮未染水中塵。殿裡元爲主。堂中會接賓。等閑從佛經行處。三界不如佛道人。

上堂。五臺山頂雲蒸飯。佛殿塔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餛飩子。三箇猢猻夜簸錢。師云。若向這裡領覽得。驪龍到處興雲雨。其或未然。且待池開臘月蓮。參。

臘八上堂。日本國先代曾傳佛生會。佛涅槃會。然而未曾傳行佛成道會。永平始傳已二十年矣。自今已後。盡未來際。傳而行矣。如來成道最初說。是夜四分。乃至一

切智。師如前

舉了。乃曰。當恁麼時。永平門下。且道如何。梅花雪裡一枝開。不假春風

次第吹。往昔造作。乃至比日。大衆要委悉這箇道理麼。良久云。十方世界蒙

光明。一切衆生聞佛說。拄杖袈裟共笑忻。僧堂佛殿鉢盂悅。

上堂。祖師有箇方便。八倒未終七顛。禪板蒲團拄杖。今時作火中蓮。

上堂。時降雪。積山嶽。學佛道漢。正見難得。邪見難脫。正便遮却。得因緣。自然斷見。常見。若墮色大我小。我大色小等者。乃是六十二見也。或說。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或說。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大清裡。雖稱我佛所說。正是我大色小也。若恁麼見得。不是三世諸佛之弟子。亦非歷代祖師之雲孫也。古來有德有道。真道心者。必以誠心。明明曉了佛道。外道見處之別。然後學佛。所以見成也。記得雲居問雪峯。門外雪消也未。雪峯曰。一片也無。消箇什麼。雲居云。消也。今日永平。一一注却。雲居問。門外雪消也未。才論過未。便墮彼此。畢竟如何。若是如是。雪峯道。一片也無。消箇什麼。初祖何爲達磨。一場只是懨懨。雲居道。消也。可笑。填溝塞壑。眼睛觸髅。遍野。

先妣忌辰。上堂。廢村秃株梅。洪爐一點雪。驪珠背草鞋。誰怨長天月。向來且致。永平門下。又且如何。山僧今日報恩句。拄杖向他親解說。

上堂。記得僧問趙州。古鏡不磨。還照也無。趙州曰。前生是因。今生是果。誰知古鏡獨在佛祖屋裡。古鏡樣子。不比大圓鏡。不比頗梨鏡。雖然恁麼。或

有人問永平。古鏡不磨。還照也無。祇向伊道。一生補處。必生兜率。墮天。三十天。帝釋爲主。爲甚麼如斯。大衆還要委悉。這箇道理麼。良久云。菩薩發心業識中。豈憎愛秋月春風。此娑婆國土。知不盡恒河沙世界東。

上堂。曰。記得僧問南嶽。如鏡鑄像。光歸何處。南嶽曰。大德未出家時。相貌歸甚麼處。僧曰。像成後。爲甚麼不鑑照。南嶽曰。雖不鑑照。瞞他一點也不得。這一段因緣。二十年前。一經耳根。得力已來。握在拳裡。未曾放下。山僧聊有山偈。良久曰。如鏡如何鑄萬像。未曾打破淨光明。萬年鍊得百千烹。豈得瞞他一點生。

正月十五日上堂。曰。宋朝近代。呼今日上堂。而爲元宵上堂。蓋是世俗之法。實非佛祖之道。謂上元。中元。下元。世典之言也。唐鄭處誨。明皇雜錄曰。上在東都。正月望夜。移仗上陽宮。設蠟炬。連屬不絕。結綵綵爲燈樓。三十間。高百五十尺。垂以珠玉。微風一至。鏘然成韻。其燈爲龍鳳虎豹騰躍之狀。史記曰。漢家祠太一於正月望日。以燃燈。彼此推究。皆是世間之言。明之明矣。大宋諸僧。曰。儒道釋之一致。非之非矣。雖設八萬四千之藥。俗塵

則所治也。法藥乃能治也。要聽八萬四千法門。舊曰。牟尼說法。蘊數有八十千。須知三世如來。必啓八萬四千法門矣。有曰。八萬四千法門。不出一心。有曰。八萬四千法門。不出苦集滅道之四諦。有曰。八萬四千法門。不出方寸。有云。佛爲衆生。始終說法。以爲一藏。如是至八萬四千。有曰。一座說法。以爲一藏。乃至八萬四千。有曰。佛自說六萬六千偈。爲一藏。乃至八萬四千。有云。鹿勞有八萬四千。所以說法藥。亦八萬四千。有云。半月說戒。以爲一藏。乃至八萬四千。有曰。八萬四千法門。是二蘊攝。若聲爲體。乃色蘊攝。若名爲體。乃行蘊攝。有曰。佛初發心。至分舍利。乃有八萬四千法門。向來一十家說。雖是恁麼。永平未脫十家窟裡。亦有道處。謂八萬四千法門。脫落盡于遮簡法。爲甚恁麼。大衆還要委悉麼。鹿野苑之眼。眨地。剔撥騰騰。鷲峯山之口。吧地。收拾聒聒。把定處。直是絕毫絕釐。放行時。豈妨破塵破的。永平今日。借便開門。普爲人天八部。雲衲霞袂。拈出。豎拂子。曰。看看權實半滿。頓漸偏圓。大喻三千。小喻八百。無邊義海。無盡法門。總在永平拂子頭上。信手拈來。當機使用。不昧自己之眼目。不疑天下之舌

頭。如是我聞。一時佛住得大自在。信受奉行。文文見諦。句句超宗。無法不圓。無機不被。正當恁麼時。如何良久云。拳頭亘天飛霹靂。老婆爲汝血滴。

中秋上堂。曰。誰言扇鏡與之闕。徃徃今霄皆見圓。刹海三千無漏刻。鉢盂口向上天邊。

永平寺語錄卷第五終

永平寺語錄卷第六

侍者 義演 編

上堂。舉。大唐洪州黃龍山普覺禪師會上堂。曰。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頭上是天。脚下是地。作麼生說箇一乘法。良久。曰。閉單展鉢。豈不是一乘法。拈匙把筯。豈不是一乘法。遂拈拄杖。曰。這箇是什麼。若喚作一乘法。眉鬚墮落。以拄杖卓禪牀。下座。師曰。黃龍雖恁麼道。永平且道如何。遂拈拄杖卓一卓。曰。這裡是什麼所在。坑塹堆阜。生佛虛空。究盡時常無性。趨倒處從緣起。吐舌遍覆。信手拈來。我佛出時。雖非惡世。以本願故。說三乘法。以本願故。說一乘法。且作麼生說箇一乘法。良久。曰。困來眠。健坐禪。飯飽弄筋。菜後羹先。豈不是一乘法。暮八百朝三千。生生世世眼皮綻。劫劫年年鼻孔穿。豈不是一乘法。遂拈拄杖卓一卓。曰。這箇是什麼。若喚作一乘法。牛頭無角。不喚作一乘法。馬頭有角。

上堂。舉。玄沙問羅漢。三界唯心。汝作麼生會。羅漢指椅子。問玄沙。曰。和尚喚這箇作什麼。玄沙曰。椅子。羅漢曰。和尚不會。三界唯心。玄沙指椅子。問羅漢。曰。我喚這箇作竹木。汝喚作什麼。羅漢曰。桂琛亦喚作竹木。玄沙曰。盡大地。竟一箇會佛法人。不可得。古德既恁麼。永平今日作麼生道。椅子竹木。竹木椅子。非一非異。這底無三界。三界無這底。既到恁麼。又作麼生。良久。曰。茫茫三界。縱是唯心。竟會佛法人。一箇終不得。明明唯心。縱是三界。不會佛法人。竟半箇不得。

請典座上堂。滿鉢色香善至新。雲門三昧在塵塵。直須顆粒不拋散。妙轉法輪并食輪。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道。良久。曰。三臺須是大家弄。輔弼宗門。古老人。

上堂。記得。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趙州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片。又僧問古德。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古德曰。黃河九曲。師曰。二員老漢。恁麼爲人。若是永平。又且不然。忽有人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祇向他道。一條拄杖七尺餘。大衆委恁麼。良久。曰。欲問春來意。梅花自不知。

涅槃會上堂。今日此娑婆世界教主。釋迦牟尼如來大和尚。在俱尸那城。娑羅林間。入般涅槃。至今已得二千二百載。雖然如是。我佛有言。言我滅。



度。非吾弟子眷屬。言我不滅度。亦非吾弟子眷屬。言我亦滅度。亦非滅度等。皆非吾弟子眷屬。既非弟子眷屬。畢竟喚作什麼。莫是與釋迦牟尼佛同參麼。若是同參。又參見什麼人。且問大衆。試請道看。如不能道。永平爲諸人道。良久曰。參見釋迦牟尼佛。若是參見釋迦牟尼佛。還是釋迦牟尼佛之弟子眷屬也。既得爲弟子眷屬。或凡。或聖。或闍提。或逆人。或天。或人。無量無邊。不可稱量。不可思議。既到這裡。如何設化。一切衆生有佛性。世尊開示化凡聖。哀哉。今夜涅槃後。一切衆生無佛性。這箇是凡聖邊事。向上又作麼生。大衆還要聽麼。良久曰。老龜必巢蓮。老人幾恠鏡。這箇是向上事。衲僧分上。又作麼生。良久曰。可惜靈山破木杓。大千世界覓無柄。上堂。以拂子打一圓相曰。身心脫落也。用而不勤。以拂子打一圓相曰。脫落身心也。寂而不滅。二乘困而墮於空無。凡夫執而纏於分別。菩薩到這裡。區區進修。諸佛到這裡。嘮嘮演說。妙出三乘。功超萬劫。水月茫茫。舟棹閑。雪雲冉冉。路岐絕。既到怎麼田地。又作麼生。良久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

上堂。黃龍和尚。曾有三關。謂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驢脚。人人有生緣。永平欲註脚。我手何似佛手。我手何似我手。佛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驢脚。我脚何似我脚。驢脚何似驢脚。人人有生緣。人人有生緣。人人有生緣。爲甚怎麼道。大衆還要委悉這箇道理。良久曰。三千世界。收一印中。而字義炳然。八萬法門。在微塵裡。而科目具足。

上堂。溶溶曳曳。山上雲。潺潺浚浚。山水下水。試問。其間雲水人。更於何處覓諸己。脫落於其心。法超見聞。究盡於其智。道超情謂。正當怎麼時。於諸人牀上。又作麼生。兩耳生來對兩肩。靈雲會悟桃花邊。

上堂。大利小利。何免行市。王老師賣身。卽且致。廬陵米價。有人酬價麼。若無人酬價。永平自賣自買。良久云。如意摩尼。滿大千。爭如獨坐明窓下。不知虛度幾光陰。知者不修。因什麼。

上堂。曰。記得黃檗問百丈。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百丈良久。黃檗曰。後代兒孫。將何傳授。百丈曰。將謂汝是箇人。便歸方丈。忽有人問。永平從上諸聖。將何法示人。祇向他道。以永平蒲團示人。所以曰。吾本來此土。傳法救

迷情。後代兒孫將何傳授。祇向他道。以永平拳頭傳授。所以曰。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上堂。古德曰。皮膚脫落盡。先師曰。身心脫落也。既到這理。且作麼生。良久曰。誰道卽心卽佛。非心非佛非道。若人欲識祖師意。老兔巢寒鶴夢覺。上堂。記得地藏問修山主。甚處來。修云。南方。藏曰。南方近日佛法如何。修曰。商量浩浩地。藏曰。爭如我這裡種田搏飯喫。修曰。爭奈三界何。藏曰。你喚什麼作三界。地藏和尚。紹修山主。雖恁麼道。永平老漢。又有道處。不如三界見三界。入出何妨無內外。遮莫商量浩浩地。世人愛處我何愛。既到這裡。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地藏和尚。春農早。這裡種田搏飯喫。

上堂。萬機休罷。千聖不携。父母非我親。諸佛非我道。親道且致。你喚什麼作我。本色衲僧。得到一條活路。以逍遙。所謂雖有生滅。非去來。雖有階級。免差別。修證卽不無。污染卽不得。背塵合覺。開花結果。諸佛衆生。究盡來。乃實相也。既是實相。爲甚諸佛無量無邊。衆生無際無窮。大衆還要委悉。這箇道理麼。良久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浴佛上堂。衆生得父領家業。聖者見師可快哉。蟄類須忻。今慶幸春闈彌愛一聲雷。誰言兜率墮天下。豈但摩耶爲聖胎。一切恒河沙福智。大千界上優曇開。這箇道理雖恁麼。衲僧家作麼生。良久云。摧空破有無窮利。拄杖弄來尙一枝。

上堂。舉世尊在靈山會上。百萬衆前拈優曇華。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屬摩訶迦葉。于時迦葉破顏微笑。永平今日。頌出示人。世尊昔日欲傳法。百萬衆前拈得花。瞬目告言吾有法。破顏微笑獨逢著。這箇是長連床上學得底。向上又作麼生。大衆還要委悉麼。良久曰。莫問此間何活計。西天也有趙州茶。

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狗子有佛性了。師乃曰。今日永平有一山。偈龜毛兔角非同類。春日花明如月開。業識性將諸佛性。趙州拄杖一條來。上堂。流轉二十五有之際。有最難得之事。謂生值佛法也。既遇佛法。發菩提心亦最難也。既發菩提心。捨親出家亦最難得。既得捨親出家。又引導六親入於佛道亦最難也。諸佛成道後。行五事內。爲父母說法。令人佛道。

其一也。雖是父母六親。若教其子比丘。比丘尼。沙門。還家還俗。又教障佛道之因緣者。當知是惡父母也。不可順也。若教出家修道之因緣者。當知是菩薩父母也。曹谿高祖。昔爲虛行者之時。曾辭貧母。而欲參黃梅。僅給母四十兩銀。以充其衣糧。誠是最難辨事也。如無先後之齊肩。遂則參黃梅。而經八箇月之晝夜。不眠不休。舂米供衆。大哉。曾爲八十生之善知識。忝爲三十三代之祖師。果雖俗人之頂冠。傳得如來之佛衣。西天東地。少得比類也。未嘗得聞也。儀鳳元年正月八日。屆南海法性寺。夜寓廊廡間。二僧競辨風幡。祖爲決其疑。有法師印宗者。嘗講大涅槃經。衆所推重。服其語異。請問勸渠。祖以理曉之。宗駭然起問。何以證此。祖直叙得法始末。出信衣。悉令瞻拜。印宗等作禮已。復問。忍大師付屬。如何指授。曰。唯論佛性。不論禪定解說。無漏無爲。又問。何故不論禪定解說。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又問。何名不二之法。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不二之法。且如高貴德王菩薩。自佛言。世尊。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闍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高貴德王菩薩。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

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之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不善。是故不斷。名之不二。蓋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故知佛性乃不二之法也。印宗聞已。起立合掌。願事爲師。且告衆曰。此居士者。肉身菩薩也。我所講說。猶如瓦礫。彼所談論。譬若精金。諸人信否。衆皆稽首歸依。至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落。二月八日。受滿分戒於知光律師。師云。曹谿印宗。師資講誦。既能如是。如來世尊。高貴德王。所說所聞。已得如是。今朝永平。爲雲水衆。欲重說之。良久曰。打開向上關。佛性何關。不二。諸法本無自性。時人亂言橋枳。

上堂。記得。虛行者。詣五祖。祖問。汝是甚處人。虛曰。嶺南人。祖曰。欲求何事。虛曰。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虛曰。人有南北。佛性豈有南北耶。祖知是法器。遂入行堂。五祖六祖。雖恁麼道。永平兒孫。聊有道處。大衆還要委悉麼。雖拈一莖草。未供五莖華。

上堂。佛佛祖祖家風。坐禪辨道也。先師天童曰。跏趺坐。乃古佛法也。參禪者。身心脫落也。不要燒香禮拜。念佛修懺。看經。祇管打坐。始得。夫坐禪乃

第一莫瞋睡。雖是剎那須臾。猛壯爲先。祖師曰。如一小阿蘭若。獨在林中。坐禪而生懈怠。林中有神。是佛弟子。入一死尸骨中。歌儂而來。說此偈言。林中小比丘。何以生懈怠。晝來若不畏。夜當更復來。是比丘驚怖起坐。內自思惟。中夜復睡。是神復現十頭。口中出火。牙爪如劍。眼赤如炎。願語將從。捉此懈怠比丘。余時是比丘大怖。卽起思惟。專精念法。得阿羅漢道。是名自強精進。不放逸力。能得道果。誠哉誠哉。如有勸勵。卽能精進。辨道坐禪。成就大事。因緣也。又世尊在世。有一比丘。於十四難中。思惟觀察。不能通達。心不能忍。持衣鉢至佛所。白佛言。佛能爲我解此十四難。使我意了。當作弟子。若不能解。我當更求餘道。佛告癡人。汝本告我要誓。若答十四難。汝作我弟子耶。比丘言不也。佛言。汝癡人。今何以言若不答。我不作弟子。我爲老病死。人說法濟度。此十四難。是鬪諍法。於法無益。但是戲論。何用問爲。若爲汝答。汝心不了。至死不解。不能得脫。生老病死。譬如有人身被毒箭。親屬呼醫。欲爲出箭塗藥。便言。未可出箭。我先當知汝姓字。親里父母。年歲。次欲知箭出處。何木。何羽。作箭鏃者。何人作。何等鐵。復欲知弓。

何山木。何虫角。復欲知藥。是何處生。是何種名。如是等事。盡了了知之。然後聽汝出箭塗藥。佛問比丘。此人可得知此衆事。然後出箭不。比丘言。不可得知。若待盡知。此則已死。佛言。汝亦如是。爲邪見箭。愛毒塗。已入汝心。欲拔此箭。作我弟子。而不欲拔箭。而欲求盡世間常邊無邊等。求之未得。則失慧命。與畜生同死。自投黑闇。比丘慚愧。深識佛語。卽得阿羅漢道。近日我等去聖時遠。可悲可歎。所以然者。如來涅槃二千餘年。無人拔箭。又無佛弟子之爲。林神勸勵於我黨。爲之如何。雖然如是。不可虛度。今時光陰也。應當救頭燃。而坐禪辨道者。與佛祖嫡嫡而授。坐禪爲先也。因茲世尊六年端坐而辨道。乃至。日日夜夜先坐禪。然後說法也。嵩嶽曩祖九年面壁。而今兒孫遍滿世界。乃至。當山傳來佛祖大道。則時之運也。人之幸也。何不辨耶。坐禪者。身心脫落也。非四無色。亦非四禪。先聖猶不識。凡流豈可圖。如有人問作麼生。是永平意。祇向他道。入夏而開。向日蓮。伊若道。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佛祖向上。又作麼生。良久曰。鼻與臍對耳對肩。

上堂曰。記得。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趙州曰。庭前栢樹子。僧曰。和尚莫以境示人。趙州曰。吾不以境示人。僧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趙州曰。庭前栢樹子。師曰。南無趙州古佛。拈出西來宗旨。西來意若何。庭前栢樹子。不以境示人。只將栢樹似。敢問諸禪德。要會這箇道理麼。良久曰。莫將江南橘。喚作江北枳。

上堂。佛佛祖祖。先發誓願。濟度衆生。而拔苦與樂。乃家風也。祇箇是家風。明明而不窮。山高久見月。雲靜先知空。撒手懸崖下。分身萬像中。任他登鳥道。自愛是神通。

佛樹和尚。忌上堂。夫欲開演正法眼藏。有第一義門。有第二義門。拈拂。豎拳。頂額。眼睛。鼻孔。脚跟。擲下拄杖於階下云。乃這箇等第二義門。施設也。且道。此外作麼生。是第一義門。山僧今日。開演佛祖第一義門。所生功德。回向先師大和尚。遂舉曰。迦葉尊者。問阿難尊者。何等一偈。出生三十七品。及一切佛法。阿難曰。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迦葉然之。大衆要委。悉這箇道理麼。良久曰。佛祖甚深最妙旨。猶如今夢無先覺。

弟兄佛口所生子。一偈單傳是本孝。

上堂。記得。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和尚指示。趙州曰。喫粥了也未。僧曰。喫粥了。趙州曰。洗鉢盂去。趙州古佛。既恁麼道。永平今有山偈。良久云。翠竹桃花。是畫圖。胡蘆藤種。纏胡蘆。赤鬚胡。更胡鬚。赤喫粥了。兮洗鉢盂。上堂。夫學佛法。漢。用心身儀。太不容易。凡夫外道。俱營坐禪。然而凡夫外道之坐禪。不同佛佛祖祖之坐禪也。所以然者。外道坐禪。有邪見。著味。憍慢。故也。若其解會。同於外道。雖身心苦勞。終無益也。況乎同於逆人。鬧提等。豈有佛法之身心耶。世尊一時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尔時提婆達兜。壞亂衆僧。壞如來足。教阿闍世。取父王殺。復殺羅漢比丘尼。在大衆中。而作是說。何處有惡。惡從何生。誰作此惡。當受其報。我亦不作此惡。而受其報。時有衆多比丘。入羅閱城。乞食。而聞此語。食後。攝取衣鉢。以尼師壇。着左肩上。便往至世尊所。頭而禮足。在一面坐。白世尊曰。提婆達兜。愚人。在大衆中。而作是說。爲惡無殃。作福無報。無有受善惡之報。尔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惡有罪。有善有福。善惡之遇。皆有報應。使

說此偈。愚者審自明。為惡無有報。我今預了知。善惡之報應。如是諸比丘。當遠離惡。為福莫倦。諸比丘。當作是學。尔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世尊復告諸比丘。提婆達兜。起五逆惡。身壞命終。生摩訶阿鼻城獄中。以此當知。若起邪見等者。必令斷絕佛法身心也。若斷絕佛法身心者。不得佛祖坐禪辨道也。先師天童道。參禪者。身心脫落也。既得身心脫落。必無邪見。著味。憍慢。祈禱。祈禱。

上堂。曰。古來學佛法之人。或獨居草庵。或共行精舍。獨居之輩。多被鬼魅。魍魎侵。共行之人。少被天魔波旬。燒未明佛道之通塞。空守至愚之獨居。豈非錯乎。今常在叢林之長連牀上。而晝夜辨道。魔子不得。燒鬼魅不得。侵。誠是善知識。又則勝友也。遂舉曰。趙州因有僧問。見說和尚親見南泉。是不。趙州曰。鎮州出大羅。荀頭。趙州古佛。曾恁麼道。知及趙州道處。也不可得。今日有僧問。永平和尚親見天童。是不。永平向伊道。永平拄杖。老梅樹。

上堂。一切如來無佛性。同時正覺。先時成。當知學道諸菩薩。佛性何緣佛性生。

上堂。既是銅頭鐵漢。寧非殿閣棟梁。摩尼寶不相礙。螢火烟燈太陽。正當恁麼時如何。大眾還要委悉。這箇道理麼。良久曰。愛空僧有非道。佛祖何期再迷。不願梵天帝釋。唯求無上菩提。

明庵千光禪師。前權僧正法印。大和尚位。忌辰上堂。師先學佛樹和尚。佛樹者。明庵門人也。

舉。師翁問。虛庵和尚。學人。不思善。不思惡。時如何。虛庵曰。本命元辰。師翁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虛庵曰。若恁麼則不妨今日去也。師翁禮拜。虛庵曰。而南看北斗。師良久曰。祖師本命元辰。微笑破顏。一新。不假黃花翠竹。扶桑日出逢春。

解夏上堂。護生禁足。雖三月。法歲周回。今日來。更舉。捷槌。鳴露地。衲僧布袋。一時開。

上堂。雖縱鐵眼銅睛。猶是作唧啮漢。參徹。飯籬水桶。當頭少分可陳。記得百丈因僧問。如何是奇特事。百丈云。獨坐大雄峯。永平或有人問。如何是奇特事。祇向他道。上堂。吉祥山。

上堂記得阿難白言。今日出城。見一奇特事。世尊曰。汝見何奇特事。阿難曰。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總見無常。世尊曰。我昨日亦見一奇特事。阿難曰。未審世尊見何奇特事。世尊曰。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亦見攢樂作舞。世尊阿難俱見奇特。攢樂雖同。存沒忽異。今朝若有人問永平和尚。亦見奇特事也。無向他道。我不出城。我不入城。不見攢樂作舞。亦見有一奇特事。脫或有問和尚。見何奇特事。向他道。昨日出入息。今朝亦出入。

上堂。拈花微笑。魚遊網。三拜傳衣鳥入籠。諸法因緣還及盡。却來活計黑山中。

上堂。謂佛謂祖。混雜不得也。謂佛者七佛也。七佛者莊嚴劫中三佛。謂毗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也。賢劫中四佛。謂拘樓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也。此外更無稱佛也。所以然者。毗婆尸佛。雖多有付法藏遺弟。俱稱祖師。或稱菩薩。未曾有亂稱佛世尊。必定至尸棄佛之出世。而稱佛。所以行滿劫滿也。乃至尸棄毗舍浮等佛後。正法像法時。亦復如

是。於賢劫中。拘樓孫佛。亦雖有付法藏之遺弟。相續而住持佛法。未稱彼彼爲佛也。必定以拘那含牟尼佛。稱佛世尊之出世也。乃至迦葉如來。亦復如是。今釋迦牟尼佛法。亦如是。迦葉尊者。西天初祖也。菩提達磨。廿八祖也。如迦葉尊者。具三十相。謂少白毫肉髻而已。佛在迦蘭陀。與五百比丘俱。時迦葉乞食。前至佛所。却坐一面。佛言。汝年老長大。志衰根弊。可捨乞食。及十二頭陀。亦可受請。并受長衣。迦葉曰。我不從佛教。若如來不成佛。作辟支佛。辟支佛法。盡壽行。蘭若行。佛言。善哉善哉。多所饒益。若迦葉行頭陀。行在世者。我法久住。增益人天。三惡道滅。成三乘道。又迦葉聞天人稱爲佛。起歎。佛足曰。佛是我師。我是弟子。迦葉說此語時。人天散疑。雖具如是功德。未稱迦葉爲佛。又迦葉頭陀既久。鬚髮長。衣服弊。來詣佛所。諸比丘起慢。佛命令就佛半座共坐。迦葉不肯。佛言。吾有四禪禪定息心。從始至終。無有耗損。迦葉亦然。吾有大慈仁。覆一切。汝亦如是。牀性亦慈。吾有大悲。濟度衆生。汝亦如是。吾有四神三昧。一無形。二無量意。三清淨。積。四不退轉。汝亦如是。吾有六通。汝亦如是。吾有四定。一禪定。二智定。三

慧定。四戒定。汝亦如是。又一婆羅門白佛。昨有婆羅門至我家。何者是佛。指迦葉。又問。此沙門。非婆羅門。佛言。沙門法律。婆羅門法律。我皆知。迦葉亦尔。迦葉功德。與我不異。何故不坐。諸比丘。聞佛所讚。心驚毛豎。世尊引本因緣。昔有聖王。號文陀竭。高才絕倫。天帝欽德。遣千馬車。造闕迎王。天帝出候。與王同坐。相娛樂已。送王還宮。昔迦葉以生死座。命吾同坐。吾今成佛。以正法座。報其往勳。對佛坐時。天人咸謂佛尊。尊者雖具是德。未稱爲佛。况乎澆季。全無一德之輩。猥稱吾是佛。豈免謗佛。謗法。謗僧。大愚癡也。豈免墜墮三惡中。迦葉已後。至于達磨二十七世。或是羅漢。或是菩薩。傳佛世尊正法眼藏。未稱爲佛。所以佛是行滿作佛也。祖是解備嗣法也。佛果菩提。不猥得成。明知此道理。實是佛祖嫡子也。作佛必經三阿僧企耶大劫。或必經無量無數不可思議劫。或必經一念之頃。雖有三不同。非難非易。非長遠時。非頓速時。或在拳頭裡成佛。或在拄杖頭上成佛。或在衲僧頂額上成佛。或在衲僧眼裡成佛。雖然如是。作佛之劫。名號國土。所化弟子。壽命正法。像法。必受先佛之記。蒞也。祖師亦授此佛所記。不可亂

矣。明知如斯道理。乃是佛祖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之付囑也。大眾還要委悉這箇道理麼。良久曰。必然掃破大虛空。萬別千差盡豁通。師子教兒師子訣。一齊都在畫圖中。

上堂。記得圭峰宗密道。知之一字。衆妙之門。黃龍死心禪師道。知之一字。衆惡之門。二員先德。一時說話。後學口誦。至今不絕。因斯闔者。欲論雌雄。數百年來。用捨隨人。雖然如是。宗密道。知之一字。衆妙之門。未出外道之坑。所謂知者。不必妙。不必龜。黃龍道。知之一字。衆惡之門。猶帶偏小之見。所謂知者。未必惡。未必善。今日永平。欲質兩員道處。大眾還要委悉這箇道理麼。良久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

中秋上堂。雲門餠餅掛天邊。喚作中秋月一圓。睡覺起來無覓處。擡頭忽地見青天。

上堂。謂坐禪者。坐斷煙雲不借功。打成一片未曾窮。身心脫落何支體。豈可相傳骨髓中。既恁麼。如何通。奪却瞿曇手脚。一拳拳倒虛空。業識茫茫無本。種草莖莖發風。



上堂。鑽水得火。憑誰力。棄命功夫入死門。脫躀一交翻得活。一場懽懽弄精魂。這箇是長連床上學得底。向上一竅。又作麼生。良久曰。徐行踏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

九月初一上堂。功夫猛烈。激生死。誰愛世間四五支。縱慕少林三拜古。何忘端坐六年時。恁麼見得。永平門下。又作麼生道。良久曰。今朝九月是初一。打板坐禪。依舊儀。切忌睡中要除惑。莫教瞬目及揚眉。

上堂。記得洞山初參雲巖。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雲巖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洞山曰。和尚還聞否。雲巖云。我若得聞。汝不聞。吾說法也。洞山曰。恁麼則某甲不聞。和尚說法也。雲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何況無情說法也。山遂呈偈曰。也大奇也。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又南陽國師。因僧問。無情還說法耶。國師曰。熾然說法。僧曰。無情說法。何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尚還聞否。國師曰。我聞。即同諸聖。師曰。國師道。諸聖得聞。雲巖道。無情得聞。雖然恁麼道。爲甚麼不道。凡夫得聞也。且道。無情說甚麼法。或有問。永平。卽向伊道。說這箇法。良

久曰。無情說法不思議。三世如來信受之。更有阿誰還得會。一枝拄杖等閑知。

上堂。磨鏡作鏡。酬答積功累德。磨鏡作鏡。必由智惠資糧。磨鏡作鏡。笑殺我手。何似佛手。坐禪作佛。取草坐於道場。爲甚恁麼。良久曰。一車被打諸車快。一夜花開世界香。

上堂。記得雲峰示衆曰。望州亭與諸人相見了也。烏石嶺與諸人相見了也。僧堂前與諸人相見了也。後保福舉問。鶻湖。僧堂前且置。什麼處是望州亭。烏石嶺相見。鶻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永平聊有山偈。與諸人相見了也。大衆要委恁麼。良久曰。望州烏石僧堂前。相見諸人不少緣。換眼破顏兼斷臂。身心脫落是參禪。汝無佛性。我如是禪板蒲團亦復然。恁麼見來。還甚道。自家鼻孔自家穿。

上堂。記得藥山問高沙彌。汝從看經得。請益得。沙彌云。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藥山云。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什麼不得。沙彌曰。不道他無。只是不肯承當。今日永平。句句註脚。藥山曰。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得與未

得且從拳頭沙彌云。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不會到趙州。先喫趙州茶。藥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什麼不得。一切衆生無佛性。沙彌曰。不道他無。只是不肯承當。一切衆生有佛性。忽有人問永平爲什麼恁麼道。祇向他道。元要諸空爲破。有既無。諸有要何空。

上堂。永平有箇正傳句。雪裡梅花只一枝。中下多聞多不信。上乘菩薩信無疑。

上堂。參學佛祖之大道。人道是最。三州是機。畜生間有。明大事之時節。四序是同也。就中春則靈雲見桃花而明大事。秋則香嚴聞翠竹而明大事。靈雲和尚。一時於桃花洞豁然明大事。作頌呈大滂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測知三十年之辨道也。今人須慕其蹤。又香嚴和尚。投大滂之下。稍經數年。大滂曰。汝除章疏中記得。聞老僧說底。爲老僧道將一句來。香嚴看章疏裡。都不得一句。向大滂道。某甲道不得。却請和尚道。大滂云。不辭向汝道。向後却罵我在。香嚴云。某甲今生不望會禪。且作長行粥飯僧。遂把章疏曰。畫餅不充飢。

便焚却去了。後到南陽忠國師之庵。基草庵而居。一日閑暇日。併掃道路之次。迸沙磔。當竹而發響之時。忽然明大事。卽作頌曰。一擊亡所知。更不自修治。動用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遂沐浴具威儀。遙向大滂燒香禮拜云。大滂大和尚。是我大師。恩踰父母。當時若向我道。豈有今日事。香嚴和尚。學海之嶮難。亦復如是。今日之人。須慕兩員之芳躅。永平聊續靈雲禪師之韻。求劍刻舟。胡與越。遲遲春日幾尋枝。不期一見桃花處。眼綻心穿不足疑。又有一偈。道著香嚴和尚。等閑掃古路。沙磔何似初聞翠竹聲。正當恁麼時。又作麼生道。四海無涯添草露。八年未了一言生。且道。大眾。這兩位尊宿分上。又且如何。良久曰。百千破鏡不重照。飛亂落花難上枝。

上堂。一塵舉大地收。一花開世界起。一念透脫。八萬四千塵勞頓除。一句當機。八萬四千法門成就。譬如舉綱則網隨。舉領則裘隨。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於一毫端現寶王刹。於微塵裡轉大法輪。且道。大眾。作麼生是現寶王刹。作麼生是轉大法輪。遂舉起拂子曰。看看。這寶王刹。這轉法輪。無量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之所薰修。無量三昧陀羅尼。

百寶光明之所成就。大眾還要委悉這箇道理麼。良久曰。祖師說似參禪。燕子深談實相。生佛無邊有邊。拈花瞬目何謗。

上堂。靈山之拈花。百億未見。嵩嶽之付髓。一臂全身。千斷萬續於鶴與兔。億夷百塞於嶽與壑。既得恁麼。辨道功夫。超凡越聖。法住法位。世相常住。正當恁麼時。又作麼生道。大眾還要委悉。良久曰。草鞋踏破無人會。歸到家山便即休。

請書記上堂。大通墨點算三千。雖假三千臘月蓮。策起龜毛三尺筆。破題外道石身堅。

上堂。坐蒲團能生無量諸佛。生即無生。拈禪板能轉清淨法輪。轉無所轉。直得頭頭無間見佛。無異相好即真。時時無間聞經。不落聲色。方妙雖然如是。光影門頭了事底。漢即得。祇如賓主未分。影像未判。時如何履踐。良久云。鼻孔笑開口。眼睛望斗牛。風雲不犯曉。天水合同秋。

開爐上堂。以拂子打一圓相云。這箇是永平洪爐。若也打一遭。眉鬚墮落。若也打破了。水滴凍。正當恁麼時如何。丙丁童子競頭來。笑殺丹霞負。

向火。

上堂。身心脫落。皮肉骨髓。豈拘自他。微笑破顏。地水火風。未曾相離。正當恁麼時。還相委悉。這箇道理麼。良久曰。昔年曾決龍蛇陣。今日還同稚子歌。

上堂。記得百丈因僧問。瑜伽論瓔珞經。大乘戒律。豈不依隨耶。百丈曰。我所宗。非局大小乘。非異大小乘。永平聊有山偈。良久云。十車競處一車現。相伴客人。拚自茶。聞者雖多知者少。大王所說先隨婆。

上堂。坐斷是非。超越離微。佛祖之陶冶。修證之範圍。髑髏也。眉底之活眼。空劫也。句中之玄機。青原赭色之麒麟。困步。藥嶠金毛之師子。全威。相逢必把手。大道本同歸。

上堂。諸佛說不到處。祖師提不起處。總在永平指甲縫裡。還見麼。還知麼。放行則三頭八臂。把住則水泄不通。且道。不放行。不把住。時如何。良久曰。自從踏斷萬差路。唯向毗盧頂上行。

請藏主上堂。云。佛化大千。教迹來。拳頭一舉。作雲雷。無邊義海。朝宗處。八

萬法門打得開。

上堂。碧澗之松。寒巢之鶴。性燥閑閑。通身卓卓。豁含明月而長。山帶彩雲而闊。一點分明。十方朗豁。正恁麼時。還相委悉。這箇道理麼。良久曰。黃檗未嫌捋虎鬚。青原曾悅一鱗角。

上堂。記得僧問保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福云。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那圓悟禪師拈云。孔翠羽毛。麒麟頭角。重重光彩的的相承。要明陷虎之機。須施嶮崖之句。雖然如是。只知與麼來。不知與麼去。或有問。山僧五祖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只對他道。不敢辜負先師。還委悉麼。山高那碍白雲飛。師云。或有問。永平天童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只對他道。天童徃日弄拳頭。觸破野狐多歲窟。若有更問。這箇是天童平生句。和尚分上。又作麼生。只對他道。永平一生。總先於天童而不眠。

上堂。黃龍普覺禪師上堂。曰。三祖曰。圓同大虛。無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如。在諸佛而不增。處凡夫而不減。既不增不減。爲什麼有證。無上菩提。爲什麼有墮。在生死。只爲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諸佛無心。故證無上道。凡夫有心。故墮在生死。所以教中道。夢幻空花。如水中月。生死涅槃。同空花相。於此見得。畢鉢巖前。休話會。曹谿路上。好商量。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今日永平。奪黃龍頭角。戴黃龍髻珠。爲雲爲雷。流布雲水。大眾還要委悉。這箇道理麼。圓同太虛。無欠無餘。所以諸佛證無上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所以凡夫墮在生死。又爲什麼。免得取舍。脫落不如。要知這箇道理麼。寂後有菩薩。必坐金剛座。初發心菩薩。必發菩提心。於此見得。圓同太虛。無欠無餘。

永平寺語錄卷第六終

永平寺語錄卷第七

侍者 義演 編

上堂。曰。有問有答。屎尿狼藉。無問無答。雷霆霹靂。十方大地平沈。一切虛空迸裂。外不放入。內不放出。一槌痛下。萬事了畢。且恁麼時。又作麼生。良久。曰。再三總在畫圖中。猛勞從教深夜雪。

上堂。舉。三祖大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見聞這箇不知者。則曰。諸法無善惡。一切無邪正。但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也。所以一切善惡邪正。不揀擇而趣向也。或曰。所謂不揀擇者。不用言語而道也。但打圓相。豎起拂子。卓一拄杖。擲拄杖。掌一掌。喝一喝。拈來蒲團。拈來拳頭而對。使得也。恁麼見解。未出凡夫之窟。若人問永平作麼生。是唯嫌揀擇底道理。祇向他道。金翅烏王。非生龍不食。補處菩薩。非兜率不生。

上堂。曰。嵩嶽高祖曰。我滅後八千年。我法如絲髮許不移。如我在世也。我佛如來道。爲蔭滅後遺法弟子。故留在白毫一相功德。又曰。爲利益遺法弟子。故留與二十年佛壽。蔭覆弟子。今日永平。偶有一頌。良久。曰。臘月寒

梅含月光。雪山雪上更加霜。如來毫相猶今在。利益遠孫豈度量。

上堂。時節因緣佛性。刹那前後圓成。但自長時退步。乳中之酪分明。

臘八上堂。世尊成道最初說。是夜四分。乃至。臘八上堂。一切智師。如前舉了。著語曰。無量功德今已現。跽跳手中臘

月扇。往昔造作。乃至。皆除。永平更有山。偈以報佛恩。良久。曰。修證不無覺道

成。有何階級。曉天明。是時我等大慈父。可悅眉毛添一莖。

上堂。修證現成。無以窮其時劫。因果圓滿。無以限其始終。以法爲界。則無中邊。以智爲身。則無向背。且道。恁麼行履時。又作麼生。良久。曰。三千世界戴恩臨。一切衆生從化導。

上堂。記得趙州道。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鐵。泥佛不度水。眞佛屋裡坐。大衆委悉麼。如何是木佛。拘留孫佛是也。如何是金佛。拘那含牟尼佛是也。如何是泥佛。迦葉佛是也。如何是眞佛。釋迦牟尼佛是也。爲甚恁麼道。良久。曰。如來妙色身。世間無與等。

先妣忌辰上堂。乞兒打破鉢盂時。桃李縱經霜與雪。吾佛毫光照十方。光光微妙法演說。這箇是佛祖處分底。更向衲僧行履處。又且如何。擲下拄

杖顧視大眾。以右手指指云。看看。衲僧拄杖打巾斗。觸處一時業識裂。上堂。曰。三世諸佛。諸代祖師。爲一切人天大眾。施設有一法。謂生死長生死短。若依貪瞋痴。卽生死長。若依戒定慧。卽生死短。余時佛前有德女。而白佛言。世尊。貪瞋痴。依何有。佛告德女。依無明有。德女言。若貪瞋痴。依無明有者。諸法皆有也。佛告德女。汝言無明。內有也。不。女言。不也。佛言。外有也。不。女言。不也。佛言。非內外有也。不。女言。不也。佛言。如是而有。如來世尊。旣恁麼道。永平雲孫。不可不道。今日有德女。問永平無明在何處。祇向伊道。直饒認得無明依處。未免永平拂子。

上堂。一切衆生。輪回生死之際。受南洲之身。最難最稀。如來一日撮土置於指甲上。示衆會言。三千大千世界土多。我指甲上土多。於時阿難白佛。三千大千世界土多。不可比如來指甲上土。世尊告言。受南洲人身者。如指甲上土。不受南洲人身。如三千大千世界土。生值佛法。亦稀於此。大眾旣受難受之人身。值難值之佛法。須救頭燃而辨道。記得。馬鳴尊者問富那夜奢尊者。我欲識佛。何者卽是。奢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鳴曰。旣不識

佛。焉知是乎。奢曰。旣不識佛。焉知不是。鳴曰。此是鋸義。奢曰。彼是木義。奢問曰。鋸義者何。鳴曰。與師平出。鳴曰。木義者何。奢曰。汝被我解。鳴豁然省悟。忽有人問永平鋸義者何。向他道。天地懸隔。木義者何。向他道。毫釐有差。上元上堂。雪覆蘆花不染塵。風光占斷屬當人。寒梅一點芳心綻。喚起劫壺空處春。

上堂。佛法二度入震旦。一者跋陀婆羅菩薩傳來。在五官寺傳秦朝之鑿法師。一者嵩山高祖菩提達磨尊者。在少林寺傳齊國之惠可。鑿法師之傳。今旣斷絕。可大師之稟授。弘於九州。我黨酬宿殖般若之種子。得值殊勝最上之單傳。而修習。當救頭燃而精進。佛言。有二人罪人。謂一人殺三千大千世界之衆生。一人得大智慧。罵謗坐禪之人。二人之罪。何者是重。佛言。毀謗坐禪之人。猶勝於殺三千大千世界衆生者。測知坐禪其功德最勝甚深。乃云。在單多劫參禪客。還見一條拄杖烏。正當恁麼時。更有脫落底道理也無。良久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上堂。若論此事。十方諸佛修證不無。一切祖師。污染不得。是以靈山百萬

億衆。獨教迦葉住持。黃梅七百高僧。唯選行者傳法。豈是庸流之所能也。非庸流者誰。謂真出家者。直須乘丈夫決烈之籌。建精進勇猛之幢。遂則拈得佛祖鎗匙子。打開向上一重關。運出自己家財。賑濟一切孤露。正恁麼時。方最初報佛恩德。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曰。肇公云。菩提之道。不可圖度。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今日永平。事不可得已。爲雲衆水衆。一一注脚。菩提之道。師曰。騎牛修道。不可圖度。師曰。歸家卜度。高而無上。師曰。黃鶯啼柳上。廣不可極。師曰。色到極微極。淵而無下。師曰。金剛輪在風輪上。深不可測。師曰。洪炤亘天玉不測。喝。

上堂曰。夫佛祖之兒孫。必定單傳佛祖之大道也。我佛如來言。假令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示闍夜多尊者曰。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劫。亦不磨滅。佛祖之道如斯。佛祖之兒孫。直須刻骨銘肌而已。外道六師之中。第一富蘭那迦

葉。爲諸弟子說如是言。無有黑業。無黑業報。無有白業。無白業報。無黑白業。無黑白業報。無有上業。及以下業。第六尼乾陀若提子。爲諸弟子說如是言。無惡無善。無父無母。無今世。無後世。無阿羅漢。無修道。一切衆生。經八萬劫。於生死輪。自然得脫。有罪無罪。悉亦如是。明知佛祖所說。與外道邪見。終不可同。謂業報有三種。一現在受業。二生受業。三後受業。此三種業。如影響相隨。似以鏡鑄像。謹白大衆。至切至切。

涅槃會上堂曰。二千年前今日。我等本師釋迦牟尼如來。般涅槃于娑婆世界。西天竺菩提樹。每遇今日。枝低葉萎。憂如來之涅槃也。此涅槃道理。莫向初祖破顏之處。而相看。莫向二祖禮拜之時。而認得。豈向衲僧打圓相。以卜度。豈向作家擊禪床。以商量。六祖曹谿大鑑禪師。示志遠禪師云。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夫謂之死。外道執爲斷。諸求二乘人。自以爲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然則非出入隱沒。非生滅去來。然而機緣感會。現般涅槃而已。今夜涅槃雙樹。又言常在靈山。何時得見慈父。孤露空留世間。雖然如是。大千沙界雲孫。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道。良久曰。鶴林

月落曉何曉。鳩尸花枯春不春。戀慕何爲顛狂子。欲遮紅淚結良因。  
上堂。發心畢竟二何窮。如是二心佛祖風。忘自度他功德力。家鄉春色桃花紅。

上堂。記得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以境示人。州云。吾不以境示人。僧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栢樹子。近代學人。不會趙州意。不學趙州言。深可憐憫者也。或云。趙州爲不令學人之一點見解。所以前來也。道庭前栢樹子。後頭也。道庭前栢樹子。或云。一切言語。悉是說禪。所以前後同以道栢樹子也。如是等之輩。如稻麻竹葦。然而於趙州道處。將著春夢也未得在。今有人問永平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向他道。蒼波迢迢涉三周。他若道。和尚莫以境示人。須向他道。吾不以境示人。他又問。如何是和尙。不以境示人。底道。祇向他道。靈山瞬目豈時節。微笑破顏尙未休。四五千條花柳巷。二三萬座管絃樓。  
閑爐上堂。一枝圓相向春到。開閑臨時似畫圖。添炭見灰兼點雪。衲僧喚作是紅爐。

上堂。云。記得南嶽懷讓禪師。初參曹谿之時。六祖問。汝什麼處來。讓曰。嵩山安國師處來。祖曰。是什麼物。恁麼來。讓罔措。終至八年。讓告祖云。懷讓會得某甲初來時。和尚接某甲。是什麼物。恁麼來。祖云。汝作麼生會。讓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云。還假修證也。無讓曰。修證不無。污染卽不得。祖曰。只是不污染。卽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乃至西天諸祖亦如是。師曰。還要委悉這箇道理麼。六祖問。什麼處來。代南嶽云。久響和尚道德之風。此來禮拜。下情不勝感激之至。六祖又問。是什麼物。恁麼來。代南嶽向六祖。曲身問訊。又手道。卽辰季春極賸。伏惟和尚尊候。起居萬福。人若問南嶽道。說似一物。卽不中。意旨如何。祇向他道。任他茅草青。猶嫩。春日遲遲欲結庵。又問六祖道。只是不污染。卽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乃至西天諸祖亦如是。等意旨如何。又向他道。優鉢羅華。向日開。上堂。流轉生死之中。遇如來之出世。最第一之果報也。雖不遇如來在世。得遇正法。其次也。雖不遇正法。得遇像法。又其次也。雖不值正法。像法。猶生值佛法。未滅之末法。是則世之優曇花。人之芬陀利花。不比輪王。不比



月落曉何曉。鳩尸花枯春不春。戀慕何爲顛狂子。欲遮紅淚結良因。  
上堂。發心畢竟二何窮。如是二心佛祖風。忘自度他功德力。家鄉春色桃花紅。

上堂。記得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以境示人。州云。吾不以境示人。僧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栢樹子。近代學人。不會趙州意。不學趙州言。深可憐憫者也。或云。趙州爲不令學人之一點見解。所以前來也。道庭前栢樹子。後頭也。道庭前栢樹子。或云。一切言語。悉是說禪。所以前後同。以道栢樹子也。如是等之輩。如稻麻竹葦。然而於趙州道處。將著春夢也未得在。今有人問永平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向他道。若波迢迢涉三周。他若道和尚莫以境示人。須向他道。吾不以境示人。他又問如何是和尙。不以境示人。底道。祇向他道。靈山瞬目豈時節。微笑破顏尙未休。四五千條花柳巷。二三萬座管絃樓。閉爐上堂。一枝圓相向春到。開閉臨時似畫圖。添炭見灰兼點雪。衲僧喚作是紅爐。

上堂。云。記得南嶽懷讓禪師。初參曹谿之時。六祖問。汝什麼處來。讓曰。嵩山安國師處來。祖曰。是什麼物。恁麼來。讓罔措。終至八年。讓告祖云。懷讓會得某甲初來時。和尚接某甲。是什麼物。恁麼來。祖云。汝作麼生會。讓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云。還假修證也。無讓曰。修證不無。污染卽不得。祖曰。只是不污染。卽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乃至西天諸祖亦如是。師曰。還要委悉這箇道理麼。六祖問什麼處來。代南嶽云。久響和尚道德之風。此來禮拜。下情不勝感激之至。六祖又問是什麼物。恁麼來。代南嶽向六祖曲身問訊。叉手道。卽辰季春極暄。伏惟和尚尊候。起居萬福。人若問南嶽道。說似一物。卽不中。意旨如何。祇向他道。任他茅草青。猶嫩。春日遲遲欲結庵。又問六祖道。只是不污染。卽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乃至西天諸祖亦如是。等意旨如何。又向他道。優鉢羅華。向日開。上堂。流轉生死之中。遇如來之出世。最第一之果報也。雖不遇如來在世。得遇正法。其次也。雖不遇正法。得遇像法。又其次也。雖不值正法。像法猶生。值佛法未滅之末法。是則世之優曇花。人之芬陀利花。不比輪王。不比

北洲既得遇逢。寂可真實修行辨道之時。先達之所覓。唯是正見也。欲得不錯見也。今以如來之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無上菩提。猥號禪宗。是錯也。豈無見毒乎。西天廿八代。嫡嫡相承。廿八祖菩提達磨尊者。不辭萬里。航海三年。遂到振旦。屆南海廣州。于時梁武帝普通八年也。相見梁武。梁武不重。祖遂出國。入魏之嵩山。寓少室峰少林寺。面壁九年。得神光傳法。傳衣。五傳而至曹谿。有兩神足。謂青原弘濟大師。南嶽大慧禪師也。青原唯有一子。謂石頭也。南嶽唯有一子。謂江西也。後代須知。上古猶得人不多。當時豈無如近代之邪魔魍魎乎。江西得百丈。石頭得藥山。如江西。石頭。藥山。百丈之祖師。今日不可有也。如此祖師在世之時。未聞以佛法稱禪宗也。二三百年来。猥稱禪宗。未明出處之根源。頗妄稱也。石門林間錄曰。菩提達磨。初自梁之魏。經行於嵩山之下。倚仗於少林。面壁燕坐而已。非習禪也。久之。世人莫測其故。因以達磨爲習禪。夫禪那。諸行之一耳。何足以盡聖人。而當時之人。以之爲史者。又從而傳茲習禪之列。使與枯木死灰之徒爲伍。雖然。聖人非止於禪那。而不違禪那。然則往代亦有明道

之師。如今無聞道之人。可哀可哀。邪魔魍魎。野獸畜生。猥號禪宗。而謬論雌雄於法華華嚴等之宗。所以澆季無人。也佛祖單傳。唯是我釋迦牟尼佛之正法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所以須知佛法之中。有法華華嚴等。非法華華嚴等各各之中。有各各之佛法也。然則法華華嚴等。八萬四千法藏。悉是佛祖單傳也。非法華華嚴等外。別有祖師道也。所以不可與諸宗比肩也。唯如國之得王也。爲無上菩提。求道之輩。不可以佛祖單傳直指無上正法。而稱禪宗者歟。若稱禪宗。非佛祖之兒孫。又可有見毒也。良久曰。佛法本非名相表。後人謬立許多名。少林面壁。縱相似。莫號禪宗。惑有情。

上堂云。學佛法人。是名作白業人。若求世路官途。名聞利養。乃作黑業人。黑業故墮三惡道。白業故得諸佛道。所以先代善知識。出家兒。不務官途。世路。豈著名聞利養乎。夫出家人。不業詩書和歌等。救頭燃而學道。況乎人命無常。如草露水沫。雖如草露水沫之脆。若荷擔佛祖之道。乃生死海中之慶幸也。記得藥山久不陞堂。院主白云。大眾久思和尚慈誨。藥山云。

擊鐘著。擊鐘衆集。藥山方陞座。良久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後白云。和尚適來許爲衆說法。爲什麼不垂一言。藥山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惟得老僧麼。汝爭惟得老僧是師。汝是弟子也。要知和尚適來許爲衆說法。如何不垂一言。麼。雷聲遠震。所以道不垂一言也。

上堂。舉臨濟喫黃檗拄杖六十後。參大愚處。知黃檗意。還黃檗。檗曰。這風顛漢。參堂去。大眾要會這一段因緣麼。良久曰。棒頭眼若百千日。照破從來夢。使覺。非罰非賞。痛處親。老婆心切。可何少。

上堂。記得洞山悟本大師。供養雲巖真次。遂舉貌真話。有僧問。雲巖道。只是這意旨如何。洞山曰。我當時洎錯會先師意。僧云。未審雲巖還知有也。無。洞山云。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師良久云。爭解恁麼道。明星出現。大千曉。爭肯恁麼道。鷄足山開迦葉老。古鏡圓明照正偏。玄機高轉。自乘到門。風歷劫綿綿。父子聲光浩浩。

浴佛上堂。八相成道者。諸佛化儀也。是以摩耶詣到毗尼園。菩薩降生現

世間。帝釋承衣。擎菩薩。入天始拜。獨尊顏。正當恁麼時。寶蓮華開。以承菩薩足。諸天花雨。以散菩薩上。卽行四方面。各七步。觀視四方。目未曾瞬。口自出言。世間之中。我爲最勝。世間之中。我爲最尊。我從今日。生分已盡。是最後身。我當作佛。地漏二池。而供養聖母。空下二水。而滌菩薩。瓔珞寶衣。充滿金牀。寶傘圓備。蓋是諸天之所供養也。宛是機緣之所純熟也。天女三萬。圍遶於摩耶。而扶持。諸天五百。讚歎於菩薩。而祇候。三千大千之草木。忽生好花。一切所有之衆生。悉被光明。受苦之類。皆脫苦。快樂之輩。更增樂。吉祥之瑞相。誰敢說盡。慶幸之利益。今日猶新。爲甚如斯。大眾還要委悉這箇道理麼。良久曰。坐斷衲僧乾屎橛。功夫辨道草鞋穿。無明殼豈等肩去。從此剎那王大千。

上堂。曰。兄弟。好箇時光。直須努力。時不待人。須救頭燃。覩面相付。豈假言宣。對眼投機。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是。所以宗風不墜。正當恁麼時。又且如何。良久云。四蛇畫足。非我意。一世勤修佛祖心。

上堂。初祖西來。震旦溫至。前後雖妙。嵩嶽獨親。迢迢航海。三周兀兀。而壁

九歲兒孫遍滿天下。嫡嗣適臨吾朝。可謂國初感得戒定惠之本主。如民得王。人方決定身口意之善根。如闇得燈。誠是優曇花開。一切愛敬。獅子哮吼。妖怪俱休。是以青原定價於廬陵米。南嶽說似於卽不中。日月而眼睛豁開。明頭暗頭。鼻孔高直。黃梅黃檗。拗折拄杖。雲巖雲居。拈來蒲團。既得恁麼。不可空過。直須熾然救頭燃。猛利勤勇猛。正當恁麼時。作麼生行履。還要委悉麼。良久云。磨博作鏡。誰人笑。翠竹黃花。入畫圖。莫管商量。浩浩地。種田。必是作功夫。

上堂。行解俱備。方曰祖師。謂其行者。謂祖宗之密行也。謂其解者。謂祖宗之解會也。佛祖之行解。解可解。行可行而已。其行之初者。割愛無所親。弄恩入無爲也。不經歷聚落。不親近國王。入山求道也。古來慕道之士。皆入深山。閑居寂靜。龍樹祖師云。坐禪人。皆住深山。須知脫慣。鬧得寂靜。無如深山。縱愚須居深山也。愚而居聚落。增其失。縱賢須居深山也。賢而居聚落。損其德。永平壯齡。訪道於西海之西。潦倒占居於北山之北。雖不肖慕古。縱也不論賢不肖。不擇利鈍。機須居深山幽谷也。大慈示衆曰。說得一

丈。不如行得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洞山曰。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曰。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行不說。合行什麼。路洛浦云。行說俱不到。則本事在。行說俱到。則本事無。宏智曰。絕是非。沒蹤跡。相逢不識。而識而不相識。諸尊宿各有長處。如今舌頭上。無十字。關腳跟下。無五色線。要行便行。要說便說。若有人問。長蘆如何。是要行便行。曰。步。如何。是要說便說。曰。啊。師曰。五位尊宿。各恁麼道。永平今日。爲甚不道。橫說豎說。一如妙行。密行。妙行。密行。一如橫說。豎說。

上堂。向日開來。手裡花。與時煎點。趙州茶。衲僧圓相。中秋月。更問如何。三斤麻。正當恁麼時。又作麼生。道得。良久。曰。傳衣處。有何意。莫打牛。須打車。上堂。若論禪。說道。談玄。演妙。舉揚宗風。只如常人。分上。於一毛端。裡有無量諸佛。諸祖發菩提心。勤修大行。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廣作佛事。汝等還知。還見也。無。又於一塵中。現寶王刹。建立法幢。佛說法說。比丘僧說。刹說。塵說。衆生說。山河大地說。古今一時說。未嘗間斷也。既能恁麼。不應忽諸輕慢。佛祖單傳。學道之現前也。正當恁麼時。便於佛祖。或凡。或聖。久學。晚

進分上作麼生道。良久曰。但覺花開世界覆。誰知鼻孔一時穿。擲下拂子下座。

上堂。身心脫落功夫初。露柱懷胎豈辨無。彌布密雲山嶽靜。上高圓月越方隅。獨立卓卓而不倚。一切佛身巍巍而不墮。諸數所以古德道。聖人空洞其懷。萬物無非我造。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正恁麼時。作麼生。還要委悉麼。良久曰。月逐舟行江海廣。春隨陽轉葵花紅。

上堂。先師天童上堂。示衆曰。記得僧問古德。深山巖崖中。還有佛法也無。古德曰。有。僧曰。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古德云。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先師云。深山巖崖間。石頭大小答。崖崩石迸裂。虛空開聒聒。師曰。二尊宿。雖恁麼道。永平更資一路。忽有人問。深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向他道。虛空消殞。頑石點頭。雖然猶是佛法邊事。畢竟如何。擲下拂子下座。

上堂。記得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雲門曰。乾屎橛。先師頌曰。雲門倒屣一橛屎。惱亂瞿曇痛處針。要見海枯終徹底。始知人死不留心。今日永平欲續其韻。萬行豈是等閑性。佛病者婆歎一針。縱見海枯無徹底。誰明人死不

留心。

佛樹先師忌辰陞堂。舉古佛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身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師曰。受生且致。作麼生是無相底道理。還要聽麼。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這箇是唯佛與佛。乃能究盡底道理。今日知恩報恩底。一句作麼生。良久曰。如來未越明因果。菩薩必生兜率天。上堂。自今朝六月初一。放下坐禪板。不鳴盛夏未拋禪板舊。須知傳法救迷情。

臘八上堂。今夜如來成正覺。功夫脫落眼睛明。三千世界衆生類。一等與他微笑生。雖然恁麼。永平門下衲僧分上。又作麼生。良久曰。雪裡梅花春色妙。一條拄杖黑光清。

準書狀爲懷鑒上人忌辰請上堂。曰。老鶴巢雲眠未覺。壺冰雪上更加霜。莊嚴報地豈他事。有少薰修一炷香。且道。衲僧分上。今日又作麼生。良久曰。休言彼岸目前外。拄杖一條是橋梁。

上堂。曰。回相一輪滿。傳衣古有聲。瑞花千萬葉。結果藉因成。

上堂曰。夫學佛道。見解須正。見解若邪。光陰虛度。近代皆云。諸人應諾之處。卽諸人本命。冷煖自知之處。卽諸人主人公。向來乃是佛性。更不可有第二人也。若恁麼會。則先德之所呵也。不見。竺尚書問長沙峯尚。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箇頭。沙曰。莫妄想。書曰。爭奈動何。沙曰。只爲風火未散。書無對。沙喚尚書。書應諾。沙曰。不是尚書本命。書云。不可離却。卽今祇對。有第二箇主人公也。沙云。不可喚尚書作今上也。書曰。與麼則總不祇對和尚。莫是弟子主人公否。沙曰。非但祇對。不祇對老僧。從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乃示頌曰。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痴人喚作本來人。此頌乃後學晚進之明鑒也。照古照今。照邪照正。若拈得這箇明鑒。乃離喚尚書作今上之錯。又離妄想佛性之錯也。夜來長沙來宿于永平拂子頭上。眠寐語作聲。再三誦斯頌。仍永平聊續其韻。良久曰。學道直須躡達真。祖師未弄識將神。尚書設使稱今上。千萬年中莫一人。

上堂曰。學道之人。莫得撥無因果。因果若撥。修證終乖。舉百丈野狐話了。

乃曰。或者疑曰。野狐是畜生。那得知五百來生。此疑最愚。汝等須知。衆生之類。或者或人。具生得之宿通有之。或云。不落不昧。乃一等。然而墮脫。只是自然而已。如是見解。乃外道也。今日永平著一句語。若道不落因果。必是撥無因果。若道不昧因果。未免數他隣珍。良久云。多歲住山。烏拄杖。作龍。一旦起風雷。

上堂。記得唐憲宗嘗詔鵝湖大義禪師入內。於麟德殿論議。有一法師問。欲界無禪。何修禪定耶。鵝湖云。汝只知欲界無禪。未知禪界無欲。法師無對。師拈云。七顛八倒。拈來用。無欲無禪。兩不真。識取妄真。同二妄。夜深方見把針人。

千光禪師前。權僧正法印大和尚位。忌辰上堂。頂門開眼活。覷破佛祖淵源。肘後帶符靈。觸折生死關鍵。全機用得。舉照無遺。撒手懸崖。脫身空劫。向上透頂透額。直下透根透塵。眼不以視爲功。耳不以聽爲德。六根回換。萬境虛閑。入佛入魔。所以斷絕同異之相。全生全死。所以脫落去來之機。既然如斯。且道。師翁千光和尚。卽今在何處。良久曰。謾把鴛鴦閑。綉出從

教人競覓金針。

上堂云。夫學習佛法。最爲難得。所以者何。縱雖發心之有實。不知落魔。不覺發病。道心破敗。修證退墮。眞可憐憫者也。近代學者。被燒聰明。魔以爲悟道。值發名利病。以爲効驗。非但損壞一生一身。亦能損壞多生曠劫功德善根。是乃學人最可悲也。所謂悟者。太不容易領覽也。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非聰明利智之所曉了也。認魔燒而爲大悟。執病患而爲功德。豈不錯乎。兄弟直須審細參學。治魔療病。所謂魔者。現父母師長兄弟骨肉親昵。從僕之類。頻頻強說退道因緣。亦現諸佛菩薩諸天羅漢等身。又能教諭學者言。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不如自調。長養身命。安穩快樂。恒在世間。衣食豐饒。五欲自恣。得道自然。大道何關彼此。造次顛沛。歸性也。或說難可弄捨之因緣。而教退轉於道也。學者知而不可須也。記得僧問京兆華嚴休靜禪師。大悟底人。却迷時如何。休靜曰。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師云。永平今日。入華嚴之境界。廓華嚴之邊際。事不獲已。鼓兩片皮。或有人問永平。大悟底人。却迷時如何。只向伊道。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

解夏上堂。以弄精魂之智爲身也。說他未了。說自以非思量之法爲界也。有邊還是無邊。論其應用。兮清風遍。論其修證。兮老鶴眠。既恁麼琉璃殿上。忽秋色。明月堂前。幾曉天。正恁麼時如何。還會麼。良久曰。園驢八百馬。三千補處。雖生第四天。偏正不會離本位。無生那得語因緣。

天童忌上堂云。先師今日。忽行脚。趯倒從來生死關。雲慘風悲。溪水潑稚兒。戀慕覓尊顏。這箇是遷化圓寂底句。永平門下。知恩報恩底句。又作麼生道。良久曰。戀恩年月雲何綻。淚染衲衣紅不斑。

上堂。龍樹祖師曰。坐禪則諸佛之法也。而外道亦有坐禪。雖然外道有着味之過。有邪見之刺。所以不同諸佛菩薩之坐禪也。二乘聲聞亦有坐禪。雖然二乘有自調之心。有求涅槃之趣。所以不同諸佛菩薩之坐禪也。師曰。龍樹祖師。既恁麼道。須知二乘外道。雖有坐禪之名。不同佛祖相傳之坐也。近代宋朝諸山杜撰長老等。未知此等道理。蓋是佛法衰微也。兄弟須知。祖師唯傳佛法之正脉。而壁坐禪。後漢永平以來。雖有依文解義之坐。全無其實。唯獨祖師傳而已。誠是佛之法親傳者也。而壁坐禪。佛祖傳。

不同外道二乘禪機先開得機先眼譬如臘月火中蓮。

上堂記得西天第二十祖闍夜多大士問鳩摩羅多尊者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嘗榮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尊者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天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或人問永年如何是現報祇對他道現報者乃蕎麥也或有問如何是生報祇對他道生報者乃大麥也或有問如何是後報祇對他道後報者乃好堅樹也

上堂以拂子打一圓相了拈起拂子云我若拈起汝等喚作諸佛出世我若放下汝等喚作祖師西來我若打圓相汝等喚作諸佛之所護念祖師之所護念忽然不拈起不放下不打圓相汝等向什麼處下度直饒下度得可笑無生知見可笑鬼窟活計雖然如是永平門下更有長處大衆要見長處麼又拈起拂子良久云大衆會麼若會也諸佛法身入我性若未會也我性同共如來合大衆作麼生是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道理良久曰早朝喫粥齋時飯初夜坐禪中夜眠

上堂順聖端居似慕賢愛乾未濕水心蓮須知這裡端嚴事面授二千二百年。

上堂拈處卽宗放下傳風未拈未放七通八通溪則夜流畫水濯月濯口山則南雲北雨染青染紅趙州栢豈境多禍竹成叢三世如無向背大千似掛虛空刹那非我非汝修證自西自東

中秋上堂月非圓缺月豈虧盈任他正好供養休管正好修行玄沙之第二月將落雲岩之第幾月莫盛雖然如是佛祖兒孫更有向上事世尊在世羅睺羅阿修羅王欲瞰月月天子恐怖疾到佛前說偈白佛言大智精進佛世尊今我歸命稽首禮是羅睺羅惱亂我願佛憐愍見救護佛與羅睺羅阿修羅王而說偈言月能照闇而清涼是虛空中大燈明其色白淨有千光汝莫吞月疾放去是時羅睺羅阿修羅王怖懷流汗卽疾放月婆梨阿修羅王見羅睺羅阿修羅王惶怖放月說偈問曰汝羅睺羅何以故



惶怖戰慄疾放月。汝身流汗猶如病。心怖不安乃如是。羅睺羅阿修羅王。余時說偈答曰。世尊以偈而勅我。我不放月頭七分。設得生活不安穩。以故我今放此月。婆梨阿修羅王。說此偈言。諸佛甚難值。久遠乃出世。說此清淨偈。羅睺即放月。然則今月天子。全保彼天五百歲之壽命。唯酬世尊之所救護也。謂彼天壽命者。以人間五十年爲彼天之一晝夜。乘此三十日爲月。十二月爲年。乃五百歲也。雲水須知。今日秋月。光明清涼。照世間闍。宛是世尊眼睛之因緣也。永平正當中秋月圓之節。欲重舉世尊所說偈中之一字。而增月宮殿之光明。照大千界之迷闇而已。蓋是傳燈也。蓋是佛勅也。而說偈言。依佛威神宮殿明。千光赫赫一時生。人間縱愛中秋月。天上莫涯半段晴。

上堂云。記得先師天童住天童時。上堂示衆曰。衲僧打坐。正恁麼時。乃能供養盡十方世界諸佛諸祖。悉以香花燈明珍寶妙衣種種之具。恭敬供養無間斷也。汝等知麼。見麼。若也知得。莫道空過。若也未知。莫得當面諱却。師曰。永平忝爲天童法子。不同天童舉步。雖然一等天童打坐來也。如何不通天童堂奧之消息。且道。作麼生是恁麼道理。良久云。衲僧打坐時節。莫道磨磚打車。供養十方佛祖。妙衣珍寶香花。正當恁麼時。更有爲雲爲水。示誨處麼。顧視大衆云。凡類何能聞見及。自家一喫趙州茶。

上堂。今朝九月初一。打板大家坐禪。切忌低頭瞌睡。思齊在見來賢。休陳附木依草。莫外求窮臘蓮。脫落身心兀兀。蒲團雖舊新穿。正當恁麼時。又如何。良久曰。修證非無。誰染污。豈同十聖及三賢。

源亞相忌上堂。曰。報父母恩。乃世尊之勝躅也。知恩報恩底句。作麼生道。弄恩早入無爲鄉。霜露盡消慧日光。九族生天猶可慶。二親報地豈荒唐。舉藥山坐次。有僧問。兀兀地思量什麼。山云。思量箇不思量底。僧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山云。非思量。永平今日。頌出這則因緣。爲二親莊嚴報地。良久云。非思量處絕思量。切忌將玄喚作黃。剝地識情俱裂斷。鑊湯爐炭也清涼。

上堂。古先老漢云。學道不用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卽是見聞覺知。非學道也。所以永平道。佛道莫須神待悟。不容文字語言傳。轟轟霹靂縱參

究何脫根塵名相邊。壁觀磨磚而面。功夫精進連連。身心纔肯虛却。方見鉢盂口圓。這箇是長連床上學得底。佛祖向上道。又且如何。良久曰。馬祖馬鳴頭尾正。黃梅黃檗弄風前。一行三昧打巾斗。七佛袈裟覆在肩。

上堂。須知作佛非新古。修證豈唯邊際中。莫道本來無一物。因圓果滿有時通。且道。大衆爲甚如此。良久云。花開必結真實。青葉逢秋卽紅。

上堂。滴水滴水。豈變豈凝。修因感果。橫合豎升。若論授記也。米價定廬陵。若論作佛也。致雨酬雲騰。向來卽道順道底句。更有慈悲落草之談。又作麼生。良久云。初燈頓破始終暗。唯見屢加明更增。熠熠光光非別異。百千萬蓋室中燈。

開爐上堂。設量世界邊際。古鏡唯非畫圖。百丈未知一丈。雪峯始造依模。正當恁麼時。衲僧分上。又作麼生。良久云。衲僧今日競開爐。不撥冷灰是丈夫。拋下談玄兼說妙。却來這裡煮虛都。

上堂。記得南泉示衆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時有僧出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酬價。僧無對。趙州答曰。來年爲和尚作一春。

領布衫。大衆會得這一段。因緣麼。永平爲雲水欲流通。還委悉得麼。良久曰。賣身未了酬輕價。撓奪可憐行市人。蒿草梅檀多少要。一龍八馬各逢春。

上堂。舉波斯匿王問賓頭盧尊者。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不尊者以手策起眉毛示之。先師天童頌曰。策起眉毛答問端。親曾見佛不相瞞。而今應供四天下。春在梅梢帶雪寒。永平今日拜續高韻爲雲水衆。大衆要聽麼。良久曰。親曾見佛語言端。策起眉毛欲不瞞。功德田春花未落。瓊林老鶴翼猶寒。

上堂。青原白家三盞酒。石頭紅爐一點雪。拄杖開花有功。蒲團可笑無缺。正當恁麼時。永平門下作麼生。道良久曰。喚其業作三界。得話頭爲一心。龍樹接人鉢水。提婆進道拈針。

永平寺語錄卷第七終

永平寺語錄卷第八

小參

侍者 懷 奘 等編

解夏小參。古今明辨。彼此見成。若不知有。爭得恁麼。若也知有。爭得恁麼。雖然如此。只見把住。未見放行。眉毛蹉過。正眼覷著。要且據令而行。盡大地人喫茶。

除夜小參。虛空三百有餘枚。買得一枝窮臘梅。岩頂瑞雲寒谷月。含春溫至笑。哈哈學道直須遵古佛。曩祖之法儀。古人云。須向如來行處行。乃之意也。雲兒水弟。遙辭家鄉。永拋親族。名利是非。總不相管。細細行履。條條威儀。雖須勤學。先應當學佛祖一件事。謂居山也。昔有僧問雲居弘覺大師云。僧家畢竟如何。大師云。居山好。僧禮拜起。大師曰。你作麼生。僧云。僧家畢竟於善惡生死。逆順境界。其心如山之不動。大師乃打一棒曰。辜負先聖。喪我兒孫。大師乃問傍僧。你作麼生會。其僧禮拜起云。僧家畢竟居山。眼不觀玄黃之色。耳不聞絲竹之聲。大師云。辜負先聖。喪我兒孫。所以諸人。先聖古佛之所願樂。唯是居山好。諸人既得居山。直須與古佛曩祖

相見。雖未得相見。應當慶快。居山好也不退不轉。保任此事。乃一條之辨道也。世尊言。山林睡眠。佛歡喜。聚落精進。佛不喜。所以鷲嶺鷄山。嵩山黃梅。曹谿南嶽。青原石頭。藥山雲巖。洞山雲居。雪竇芙蓉。太白諸大祖師。皆以居山而已。況乎俗猶有道之士。皆隱深山也。箕山南山。首陽崆峒等之勝躅也。即今若有道心之人。先須隱居山谷也。本無道心。貪名愛利之痴人。不能居山也。汝等諸人。既得居山。如何不修。諸人未得辜負先聖。不喪我兒孫。切莫忽諸居山好也。死生在衆。勝于骨肉。應當如法和合修練。若不修。今日虛度三百六十日。不虛度一日。不虛度三百六十日也。石頭禪祖云。光陰莫虛度。乃之意也。一修一不修。一省一不省。古聖道處。炳焉有誠也。昔佛眼和尚。作無爲軍化主。路中着跌。有箇省處。歸來舉似五祖。後在客司。因夜坐撥火。忽然猛省。雖然如是。每至入室。未能深入。闔奧。從容請益。五祖曰。我爲你說喻子。正如一人牽牛一頭。牛從窓樞中過。兩角四蹄俱逾了。唯有尾巴過不得。五祖爲佛眼指示如是。兩角四蹄過了。唯有尾巴如何過不得。諸人子細參禪看。世尊言。譬如大象從窓而出。全身

已出。只留其尾。而出不得。世人亦然。出家入道。諸緣俱捨。唯有名利。而未  
能捨。如象尾。出不得也。因此輪回三界六道。流轉生死。然則世尊道象。五  
祖道牛。雖與還同。所以須知尾巴未參。頭角未參。頭角已通。尾巴已通也。  
大衆要參頭角尾巴之道理也。無良久日。牽牛莫認定盤星。三界宛如水  
上萍。學道尾巴猶未過。渾身何日出窓櫺。大衆久立。伏惟珍重。  
結夏小參。云。古有聞一得十之者。今無聞十得一之者。此理如何。古人帶  
什麼面目。帶箇鐵面鐵背。開箇金剛眼睛。今人帶什麼面目。帶箇鐵而鐵  
背。開箇金剛眼睛。古佛道。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爲。古今無背而。今  
古幾人知。然則今人底。乃古人之恒爲也。古人爲者。卽古人爲得。今人也  
古人底。乃今人之親用也。今人用者。卽今人用得。古人也。因茲古人未免  
今人之用。今人未免古人之爲。減一絲不得。剩一毫不得。所以九旬安居。  
三月禁足。到這田地。喚作古人。亦得。喚作今人。亦得。不喚作古。今人。亦得。  
喚作恁麼。始得。良久云。卽此見聞絕見聞。更無聲色。可呈君。箇中決了真  
無事。今古何妨。分不分。伏惟珍重。

冬至小參。云。古德道。九九八十一。無人能解筭。兩箇五百文。元來是壹貫。  
古德恁麼道。諸人還要委悉麼。九九八十一。無人能解筭。橫千豎萬。橫十  
豎一。便是應時納祐。兩箇五百文。元來是壹貫。銅錢。鐵錢。銀錢。金錢。便是  
一陽長至。既能恁麼。諸人與佛祖相見相賀底句。作麼生道。良久日。山家  
夜夜雖深雪。雪裡梅花大地香。伏惟珍重。

除夜小參。謝知事。頭首。大衆。訖。又云。菩薩發心入庫堂。鼻孔高穿得飯香。  
時時運水及搬柴。始覺永平大道場。記得趙州有僧問。兩鏡相向。那箇最  
明。州云。闍梨眼皮。蓋須彌山。若是永平。或有人問。兩鏡相向。那箇最明。祇  
對他道。拈拄杖云。這箇是拄杖子。若向老漢道。這箇是長連床上學得底。  
佛祖向上道什麼。擲下拄杖。下座云。伏惟珍重。

結夏小參。云。聚會選佛場。辨背行脚事。禁足也。我脚何似驢脚。護生也。人  
人有箇生緣。雲門九十日飯錢。飯豈不是自己。洞山萬里無寸草。或東或  
西在門。諸方老宿。盡在黃檗拄杖頭上。百千三昧。不離水滌裡許方寸。所  
以道。以大圓覺爲我伽藍。今我伽藍。是大圓覺。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多身

在一身中安居。一身在多身中辨道。諸人要會這箇道理麼。喫飯須是衆口。活計須是衆力。伏惟珍重。

解夏小參。曰。要見法歲。周圓麼。作一圓相云。因從這裡做。又作一圓相云。果在這裡成。參得蘿蔔頭禪。滿于驢胎馬腹。參得琉璃瓶子禪。打破七花八裂。參得如來禪。眼裡無筋。一世貧。參得祖師禪。殃過無端。及兒孫。怎麼參得。且道。永平意作麼生。但見日頭東畔上。誰知夏末與秋初。

結夏小參。舉慈航和尚。乃黃龍下尊宿也。曾住四明天童。結夏小參。曰。參禪人。第一鼻孔端正。其次須眼目精明。又其次貴宗說俱通。然後機用齊到。始能入佛入魔。自他兼到。何也。鼻孔正則一切皆正。如人居家。家主正。其下自化。且如何得鼻孔端正去。古聖道。決定不流。至第二念。就中方入我宗門。豈不是向父母未生已前。爲你作箇標準了也。又云。九十剋期。明日始。莫於繩墨外邊行。師云。古聖雖道。決定不流。至第二念。永平又道。決定不流。至第一念。決定不流。至無念。諸人怎麼參學始得。永平今夜。不惜口業。向諸人道。九十剋期。明日始。莫於繩墨外邊行。蒲團倚坐。無他事。終

日寥寥賀太平。

冬至小參。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你舌頭是吾舌頭。州云。庭前栢樹子。師曰。覷面難呈。向上機。家風萬古爲人施。僧曰。和尚莫以境示人。師云。剛突眼睛看北斗。州云。吾不以境示人。師云。不鳴條風帶春聲。僧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明年更有新條在。掠亂春風卒未休。州云。庭前栢樹子。師曰。誰向這頭。擁魚蝦。今雖恁麼。更有永平道取。要聽麼。良久云。歲寒知得青松意。又把靈根峯頂栽。久立衆慈。伏惟珍重。

除夜小參。曰。夫小參者。佛佛祖祖之家訓也。我日本國。前代未嘗聞其名。字。何況行乎。永平始而傳之。以來。已經二十年矣。國之運也。人之幸也。所以者何。祖師西來佛法。入震旦故也。所謂家訓者。自非佛祖之行履。不履。自非佛祖之法服。不服也。謂行履者。名利早拋來。吾我永捨去。不近國王大臣。不貪檀那施主。輕生而隱居山谷。重法而不離叢林。尺璧不寶。寸陰是惜。不顧萬事。純一辨道也。此乃佛祖之嫡孫。人天之導師也。誠夫一發菩提心。參學善知識。則三阿僧祇劫之大兆也。大衆欲見三阿僧祇劫麼。

以拂子打一圓相了。便道。諸人喚這箇作什麼。喚這箇作圓相得麼。喚這箇作方相得麼。喚這箇作本有得麼。喚這箇作今有得麼。喚這箇作時移年改。春秋冬夏得麼。喚這箇作豎窮三世。橫亘十方得麼。若喚作從來。皆不是了也。便墮外道邪見去也。所以三阿僧祇劫之功德。非人天數量之所測也。爲甚如斯。且如今夜臘月卅日。明日大新年頭。喚明日作臘月卅日。卽不可也。喚今夜作大新年頭。卽不可也。既喚臘月作新年不得。則知新歲真不來。喚新年作臘月不得。則知舊歲實不去。舊歲既不去。新歲又不來。來去不交參。新舊絕對待。所以僧問石門。年窮歲盡時如何。石門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後僧問開先。年窮歲盡時如何。開先日。依舊孟春猶寒。今夜有僧問永平。年窮歲盡時如何。祇向他道。前村深雪裡。昨夜一枝開。夜深久立。伏惟珍重。

結夏小參云。天童慈航禪師。結夏小參云。參禪人。第一鼻孔端正。次眼目精明。又次貴宗說俱到。大眾要會慈航老人道。鼻孔端正道理麼。若也會得。便穿破鼻孔了也。要會眼睛精明麼。便是被傍觀人換却木椽子了也。要會宗說俱到麼。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宗也到。說也到。向上更有方便在。慈航老人又云。九十剋期明日始。莫於繩墨外邊行。大眾須知此好語也。永平今夜。爲諸人道。大眾要會莫於繩墨外邊行麼。始自明日。至于解制。九旬之間。三月之中。左之右之。從東過西。超佛越祖。脫落身心。穿却鼻孔。入僧堂。入佛殿。到厨庫。到三門。不行繩墨之外邊也。一切佛祖。一切衲僧。俱行不得繩墨之外也。欲行繩墨外。未能得也。雖然如是。永平今夜。續慈航禪師兩句。以爲九旬禁足之證驗。良久云。九十剋期明日始。莫於繩墨外邊行。草鞋拄杖都虛脫。只愛瞿曇活眼睛。久立衆慈。伏惟珍重。解夏小參。曰。小參之大概。家訓之宣揚。然而不拘三千威儀之晉退。不論八萬細行之荒唐。是則七佛之蒲團禪板。諸祖之命根濫觴。所以四禪八定。其非境界。三賢十聖。豈敢商量。常日打坐身心脫落。不顧胡漢亂笑一場。寸陰莫虛度。尋常惜時光。若問箇中正偏。大尊貴露堂堂。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大眾還要躡悉麼。良久云。明明徧界不曾藏。坐斷毘盧未可當。飲水鶩能取。淳味採花蜂不損。餘香伏惟珍重。

冬至小參云。大功熟處。一陽卽生。萬法歸源。方見尊貴。所以道盡十方世界。是你一隻眼。盡十方世界。是你自己。盡十方世界。是你光明。盡十方世界。是箇解脫門。什麼處不是你成佛處。什麼時不是你說法度人時。不見道。護明不從兜率降。一輪圓滿十方周。舉南嶽大慧禪師。因參曹溪六祖。祖問。什麼處來。南嶽云。嵩山安國師處來。祖云。是什麼物。恁麼來。南嶽罔措。已經八年。後告祖云。懷讓會得某甲初來時。問是什麼物。恁麼來。祖曰。汝作麼生會。南嶽云。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南嶽云。修證卽不無。污染卽不得。祖曰。是不污染。卽諸佛之所護念。吾亦如是。汝亦如是。乃至西天諸祖亦如是。曹溪解問學者。南嶽解作功夫。雖然如是。欲筭盡商那黑白石。因敬師感得白毫光。正當恁麼時。畢意作麼生道。良久曰。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夜深衆慈。伏惟珍重。

除夜小參。舉藥山問雲巖。汝除在百丈。更到什麼處來。雲巖云。曾到廣南來。藥山云。見說廣州城東門外一團石。被州主移却。是否。雲巖云。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動。藥山雲巖。既恁麼道。永平豈得不道。非但州主。非闔

國。三世諸佛。一切祖師。盡力移亦不動。爲甚。如斯良久云。彼彼如無內外。塵塵同有三昧也。大奇也。大奇。體瑩不假寶具。

結夏小參。舉藥山久不陞堂。院主白云。大衆久思示誨。請和尚爲衆說法。山令打鐘。衆方集。山陞座。良久便下座。歸方丈。主隨後白曰。和尚適來許爲衆說法。云何不垂一言。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惟得老僧。大衆要會藥山。恁麼道。意旨麼。雲在青天。保福指船。水在瓶裡。地藏種田。啞子夢啞子覺。老婆說老婆禪。興雲而盛山嶽。璞向日而敷手中蓮。雖恁麼道。吉祥今夜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良久云。家兒所得實金錢。良馬非唯待影鞭。誰識藥山無此語。雖然今古競流傳。夜深久立。珍重。

解夏小參。打一圓相云。箇是沒量大事。三世諸佛。證此一段事。放光說法。諸代祖師。修此一段事。授手付髓。學般若菩薩。傳此一段事。以爲面目。眉毛。坐夏九旬。超越三世。圓滿菩提。化度衆生。記得趙州問大慈。般若以何爲體。大慈曰。般若以何爲體。趙州呵呵大笑。來日趙州掃地。次大慈問。般若以何爲體。趙州放下掃帚。呵呵大笑。大慈趙州。二員古佛。一期相見。不

妨奇絕。今日解制斯臨。作麼生商量。昨日和羅飯。今朝五味粥。這箇是衲僧屋裡尋常活計。佛祖向上。又且如何。大眾還要委麼。良久云。大慈若也重垂問。更使趙州笑轉新。久立衆慈。伏惟珍重。

冬至小參云。雲足水足。超短越長。而到粥足飯足。當節向時而生。山雲冉冉。海水洋洋。處處入此宗頭。何異法。正當恁麼時。還相委麼。得麼。豁開參學通身眼。相見吉祥雲水人。記得六祖問讓如尙。甚處來。讓曰。嵩山安國師處來。祖云。是什麼物。恁麼來。讓經八年。下語云。說似一物。即不中。祖云。還假修證不。讓云。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又經八年。今夜永平。借口說到。把手同參。還要委麼。這箇道理。麼。良久云。頭長三尺。欲明渠。一等與他談。般若夜深久立。伏惟珍重。

除夜小參云。藥山問雲巖。汝除在百丈。更到什麼處來。雲巖云。曾到廣南來。藥山云。見說廣州城東門外一團石。被州主移。却是否。雲巖云。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動。藥山雲巖恁麼相見。永平雲孫豈得不參。良久曰。古今大雪滿長安。得隨傳衣徹骨寒。全體瑩明何寶貝。老婆心切不相瞞。

結夏小參云。黃龍普覺禪師上堂示衆云。然僧家居山好。離欲寂靜。是沙門法。有經教可披可閱。有知識可參可問。所以有僧問雲居弘覺大師。僧家畢竟如何。覺云。居山好。僧禮拜起。覺云。你作麼生會。僧云。僧家畢竟於善惡生死。逆順境界。其心如山之不動。覺乃打一棒云。孤負先聖。喪我兒孫。覺乃問傍僧。你作麼生會。其僧禮拜起云。僧家畢竟居山。眼不觀玄黃之色。耳不聽絲竹之聲。覺云。孤負先聖。喪我兒孫。黃龍云。且作麼生道得。一句不孤負先聖。不喪兒孫。若人道得到處青山。無非道場。若道不得。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以拂子擊禪床。下座。師曰。雲居黃童。既恁麼道。永平遠孫。豈得不道。還委麼。恁麼道理也無。且道。作麼生是居山好底道理。良久云。遇緣即宗。辨處圓通。松韻曉窓畔。月心秋水中。養鶴憐脩潔。看雲契不忿。應時應節兮。颯風薰風之颯颯。萬岳萬谿兮。疎雨密雨之濛濛。正當恁麼時。又作麼生。端坐苦深岩石滑。風高多福竹叢叢。大眾久立。伏惟珍重。

解夏小參曰。九旬無爲。一衆安穩。雖爲佛祖之護持。宛是大衆之慶幸也。



永平今夜依例小參。言小參者。家訓也。家訓雖多。是舉一二。謂先代佛祖。皆是道心士也。若無道心。萬行虛設也。然則參學雲水。先須發菩提心也。發菩提心者。乃度衆生心也。先須有道心。次須具慕古。後須求實。此是三種。卽初心晚學之所學也。永平家訓。只是如斯。記得世尊昔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擯出文殊。纔近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擧。世尊遂問迦葉。汝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大衆要參究這一段。因緣麼。先直須深信安居過夏。佛祖家裡一大事。因緣也。不可容易矣。且道。迦葉當初擯了文殊。未擯文殊。若道擯了文殊。盡其神力。椎不能擧。又作麼生。若道未擯文殊。盡令而行。不可勞而無功也。大衆須知。迦葉若欲擯聲聞緣覺。初心晚學及十聖三賢等。迦葉必定擧椎也。今欲擯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用不能擧之椎也。爲甚如斯。不見道。千鈞之弩。不爲鼯鼠而發。萬解之船。豈於牛轍而行也。雖然如是。不涉這箇邊事。還有向上道處麼。良久曰。太平王業治無象。野老家風似至淳。祇管村歌并社飲。爭知舜德及堯仁。大衆久立。伏惟珍重。

小參終

法語

浮生名利只在刹那。寂滅因緣豈待長劫。是以得道證果之聖人。早免名於山野。到岸入位之賢士。速寄身於林川。其盡獲了事於心境。蓋是亡道跡於死生也。絕學真人。莫猶豫歟。予亦不希山林。無辭人里。紅爐中生蓮花。青天上有白榆。誠夫無天雲無山霧。趣向真如之月。其高。清。有。藩。竹。有。籬。花。隨。順。世。緣。之。風。不。礙。響。何。必。處。高。堂。大。觀。而。纏。是。非。之。羅。網。不。如。游。鄆。市。街。頭。以。超。名。相。之。閩。域。誰。惜。此。臭。皮。袋。而。爲。貴。誰。却。此。閑。雜。居。以。爲。懷。况。乎。在。世。八。十。年。之。化。儀。水。月。不。實。滅。後。廿。八。代。之。施。設。鏡。像。若。空。求。佛。聞。法。之。者。尚。徘徊。佛。見。法。見。之。邊。教。人。演。經。之。者。還。墜。墮。人。執。我。執。之。坑。心。外。求。佛。佛。變。成。魔。如。上。欣。樂。樂。化。爲。苦。淨。土。穢。土。夢。裡。之。去。來。也。覺。者。爭。慕。善。業。惡。業。醉。中。之。理。亂。也。醒。人。未。行。可。憐。哉。厭。迷。以。迷。如。以。泥。洗。泥。愚。也。矣。懷。佛。求。佛。似。處。水。求。水。應。知。真。妄。者。由。所。悟。之。了。不。了。縛。脫。者。任。能。證。之。窮。未。窮。唯。超。越。心。頭。誰。偃。息。佛。際。重。擔。不。搭。肩。輕。步。不。酸。脚。不。見。朝。市。沙。場。本。是。自。在。圓。通。之。道。場。也。姪。坊。酒。肆。豈。非。天。眞。如。來。之。講。肆。

乎。古聖出于伽耶。先賢游于長安。便斯意也。何況語默經行之處。莊嚴寶蓮自相隨。寤寐進止之間。成等正覺。無間斷。既爲格外之式。寧違出家之風。唯恨少知音矣。

大道本無名字。認得這箇道理。強名大道。諸佛衆祖。競頭出來。木人鐵牛。次踵昇降。然而未彰其蹤跡于前也。蓋是不離當處。常湛然。竟卽須知。不可見故也。昔有僧問歸宗禪師。如何是道。歸宗答曰。汝卽是耶。又有僧問馬祖。如何是道。祖曰。平常心是道。又有僧問古德。如何是道。曰。汝過來。底是也。此三位尊宿之道。究竟是同。是別。若言是同。十箇有五雙。若言是別。八兩是半斤。咦。汝卽是道。此言如何。五蘊六根。并及四大。何處是道。何物是道。昔時有僧問法眼禪師曰。如何是常住法身。眼曰。四大五蘊。僧曰。猶是壞散底。那箇是常住法身。眼曰。四大五蘊。著眼此公案。當體顯露其大道矣。馬祖道。平常心是道。如何是平常心。平常心者。須知尋師訪道。求法問禪。著衣喫飯。舉動進止。念佛轉經。語默寤寐。染著忘却。併是得非。平常心耶。雖然何可亂出。古德道。汝過來。底是道。如何是過來。底。謂。萬。劫。千。生。

披毛戴角。頭出頭沒。回首翻身。向佛救生。梯山航海。日久月深。須知是過來底也。若其未得過。留往那邊白雲萬里。既得過來。即當脚下。何敢叨望。向上伎倆。是佛祖從來家風也。不見昔時釋迦老漢。顧西視東。上天下地。十方七步。唯我獨尊。是有道故過來也。又踰城投山。坐菩提座。赴鹿野苑。亦是達道故也。瞥起王舍鷲嶺。忽向俱戶鶴林。若無道者。何得過去。生來死去。思欲念食。去寒愛煖。從幼至長。嗔恚喜樂。得失往還。是有一箇大道無障礙。所以然也。爰東海道遠。江巖室寺。住持僧圓智上人。三回覲面。啓參佛祖大道。而山僧養道爲懷。未得亂道。這一段公案。三十年後。必可決擇畢。不見乎香嚴智閑禪師。初參大滄山靈祐禪師。滄云。此非無說。若有說者。恐壞你道。智閑後時。因擊竹聲悟道。遙向大滄山。拈香設禮曰。我大師大滄山大禪師。昔若有說者。我豈有今日事乎。又臨濟大師。三參黃檗。問云。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檗與二十拄杖。各各二十。合喫六十拄杖。後參大愚禪師。大愚云。玄兄。須何此來。濟云。爲求法也。大愚云。何不問黃檗。臨濟云。三問佛法的的大意。只喫六十拄杖。大愚云。這老漢老婆心切。這

恁麼焉。於斯義玄大悟。須知大滄是真善知識也。檗又人天大師也。智禪人。請此掛額上。月久日深。於佛祖道中。雪上加霜。若不住此工夫邊。又是錦上添花。誠夫道者無礙也。貴賤尊卑。老少愚鈍。共行俱來。紫磨金色。巍巍尊堂。從道得來。逆罪達多。亦有分矣。須知出是道。入是道。擬前退步。一道也。只在這裡。何勞散手叉手。問求別人。求道底心。亦是依舊佛祖大道心也。是以三上投子。九至洞山。昔既在之。今何無乎。求道尋師。此世流布。應知佛法弘通。正真時節也。親切指示。則善知識之規範也。傳法之師。寂不可不知。接人一句。非傳佛心印。豈敢耶。如何是接人手段。其求道心。一時放下。是此放下底。實徹大道底之時節也。古人不云乎。日擊道存。此語什麼。畢竟如何是道。劍去久矣。事不獲已。說偈曰。大道須知在目前。阿誰回眼遍山川。有人若問箇中事。踏破元來頭上天。轉身未離這那。其所轉之道理。有難有易。其難者半轉身也。半轉身者。即鬼即神。其易者全轉身也。全轉身者。乃佛乃祖。昔日僧問六祖。黃梅意旨。什麼人得。祖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不。祖曰。吾乃不得。僧云。和尚爲甚不得。祖云。吾不

會佛法。向來說話一段。是半轉身之道理也。如何轉半身。若不是半轉身。六祖會佛法去也。若轉底時。不能得半分者。黃梅意旨。無人轉得。既是其會佛法人。轉得爲半爲得。以得轉半。半還轉得。所以全半互轉。休不得去也。鬼家神門。以此爲業。至今未斷去矣。其他佛祖之道。不如此耶。全身能轉。不留朕迹。未曾得見。尋他朕迹者矣。吾宗門又轉鬼家神門。風流半分也。古南泉和尚。上山作務。有僧過問。南泉路向什麼處去。泉云。我這茅鎌子。當時三十文錢買得。僧云。不問你鎌子幾錢買。吾問南泉路向什麼處去。泉云。如今使得甚快。南泉轉得這僧性命也未。這僧未曾買鎌之旨。爲甚便云。不問三十錢買。拋捨買鎌。問取南泉路。若行一步。便成鬼面神頭。這僧且置。南泉縱會買鎌。酬三十錢之功。使得道理。阿誰教他。縱使得底。使底時節。如何了得快與不快。既得會使快。畢竟半分使。半分不使也。其餘道理。那一僧道著。

教家道。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如何是言辭相。如何是寂滅。便曰。是法則言辭相也。寂滅相也。向上說話。頂門開眼。得真覲矣。昔阿難尊者。參迦葉尊者。便問師兄。傳如來金襴法衣外。更傳箇什麼。迦葉云。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到却門前刹竿著。聞此阿難便大悟。這一段公案。是好手也。究竟如何是法。如何不可示。乃言辭相寂滅。故不可示。如何是不可示。家裡活計。謂庭前栢樹。山頂片雲。隨風從節。不可窮之法門也。釋迦老子。達磨大師。連袂共行。脚跟下事。已降王宮。卒來東土。單傳直指道理。便是法也。可示不可示。俱皆是法。著眼著手。轉頭退步。擬前翻身。非不是法矣。了然道者。夙有般若種子。切志佛祖大道。雖是女流。則大丈夫志氣也。不惜養道之費。爲示西來的旨。謂夫赤肉團上。莫留一句半偈。片言少語。清冷冷地。得一分相應也。若留一言半句。佛祖言辭。宗門公案者。便惡毒也。欲會山僧行履。勿記這箇說話。切忌領念。

永嘉曰。遊河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參禪。是乃吾出家兒參禪之樣子也。士大夫。不必然矣。而身爲出家兒。無出家兒之志氣。豈爲出家兒乎。身爲士大夫。還有出家兒之行履。勝於出家兒。古老謂之虎有角矣。大宰府野公大夫。乃儒林之學士也。留心祖道。日久歲深。自行異類中行也。甲午冬。

初以相見。乙未夏。再以入室。賓主往來。正偏相交。自夏之秋。月餘之日。請益古則。舉拈新條。夫釋迦文佛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唯傳迦葉。不入他手。西天廿八代嫡嫡相承。而至達磨大師。師到神丹。面壁九歲。別無消息。末後唯付慧可而已。六代相授。五家傳持。雖然如是。豈有異轍。獨接證契也。其證契者。唯證者印定于今世及矣。其證契時。曹谿水逆流。少林風西歸。是稱自證。誠哉誠哉。物物證人。人人證物。從始至終。無有所欠。古人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乃是謂也。而今野公。欣求祖道之心。參訪知識之志。被于證動。而證于動。動之與證。全波全水。乃活乃殺。佛祖稱之打得徹者也。遂乃明舉一於脚跟。得例諸於方外。是稱無上菩提也。馬祖所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闕鹽醬喫。乃之意也。此外古人入道之因緣。古德證契之公案。何物彼乎。俱抵一指。禾山打鼓。臨濟喝德山棒。豈存許多之伎倆。唯是一道之證契而已。著眼於棒。拈手於喝。而不取餘。而不看餘。自然風行草偃。看風使帆。豈有窮極耶。若得新條特地。自無拘滯肯心。非人強爲。乃道云爲也。又法悅之中。自有放曠。壁立之處。能有逍遙。正知道非

假直了悟是重。此時使得拄杖兮。打散說玄說妙。渾無迷蹤。拈得竹篋兮。打碎說性說心。那存舊轍乎。舉一莖草。作文六金身。放光說法。本無虧闕。用丈六金身。作一莖草。布護開花。未有速遲。豈得非大作佛事。遊戲三昧耶。惠運直歲充職。乃延應庚子歲矣。去冬除夜承請。今供衆矣。五月廿五日。梅雨霖霖。草屋漏滴。因山僧入堂坐禪。照堂之雲堂。兩屋簷頭。平地起波瀾。清淨海衆。進步退步。中間兀立。時告直歲等匠人。脫襪不笠。上屋上管。兩脚灌頂。無辭勞色。予潛感發意。一句與他。自余以來。月經六箇。日將二百。未有工夫。其意難忘。暑中未筆。寒至使墨。是則先佛之恒規也。非以一身之卜度矣。吾子充職已來。光陰將近於一年。堂宇漸成。數堵。山林亦增氣象。乃此力行勤修之能事。併皆緣成果熟之辨肯也。且夫永平弊利。道路深遠。閑人不到。貧屢寒寂。學雲難留。然今挑囊高人。繼踵聚頭。各逞英雄。共安其所。爭欲傳法繼祖。而起我宗風者。是多矣。誰道非作者之能哉。我豈得不與一句而賞哉。作麼生是與他一句。動必百當。作必十成。顯慧禪人。離鄉辭親。自合古來佛祖之行履。幾多慶快。須保任。須愛惜。東

南北方人未爲齊伊。向後亦然矣。夫參學有多般。一云參頭。二云隨衆。今充淨司。乃仁治辛丑歲也。忝侍奉十方佛祖也。爲參頭。爲隨衆。一回拈起。一回新也。作麼生是拈起。打失大悟也。作麼生是新。忽然大悟也。且道。爲甚恁麼。還委恁麼。河裡失錢。河裡求。山前放馬。山前討。

諸佛如來一大事。因緣容易得者。其是誰乎。近會真實求法者尙稀。況有證者乎。縱使記得三百六十餘會說法。五千四十八卷經論。說法雲奔霧涌。懸辯淵澄。河流感諸天供養。見鬼神歸依。亦能神通變化。動大千界。竭巨海水。飛空如雲。履水如地。身出水火風雲光明。向說件事於一上佛法。未夢見在。只是外道二乘邊事。又乃鬼窟裡活計也。夫如來無上菩提妙法。右般漢。何敢能了。縱恒河沙數輩。經恒河沙劫。思量卜度。全無一箇半箇得者。所以眞修行底人難得。眞善知識亦難遇也。若遇眞實宗匠好手。枯木死灰。開花膏肓。從來漆桶。忽然脫底。得活鱖鱖地。見色便明心。聞聲便悟道。因茲祖祖正傳。自及東華。佛法于今不斷絕矣。不見夾山會禪師。住持京口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法身。會云。法身無象。僧問。如何是法眼。

會云。法眼無瑕時。道吾在席。不覺失笑。山下座具威儀。設禮請問。道吾曰。吾有同行。在華亭船上。接人。汝往見他。必有所得。汝須更衣。作座主形。山便依教。遂散席。訪至華亭。船子見來。便問。座主。住在甚寺。山曰。寺則不往。住則不似。子曰。汝道不似。又似箇什麼。山曰。不是日前法。子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所到。子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子打落水中。山纔出。子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子又打。山忽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子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深。山曰。拋綸擲鈎。師意如何。子曰。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速道速道。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子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遂掩耳。子曰。如是如是。乃囑曰。吾在藥山三十年。方明得此事。汝今已得。向後莫住城隍聚落。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向深山裡。鑽頭邊。接取一箇半箇。嗣續吾宗。無令斷絕。山領旨禮辭。上岸而去。頻頻回首。子復喚曰。闍梨。山回首。舉船橈曰。汝道別更有在。言訖。自蹈翻船。沒於煙浪。會後出世。住夾山。謂眞釋師子也。而會住京口時。也好問答。升獅子座。爲

人天說法。皆無缺敗。見船子來。亦無剩法。然而真實求法之流。當如是行。續佛惠命。爲人天師。如今天下。竟恁麼人。終不能得。苦哉。嗚呼。訪道高流。須知先立鐵漢志氣。添減一絲毫。不得處著眼。看取船子離鈎風流。恁麼行李。能有幾人。其或未然。切須踏散波心孤月。方能甃得月中洪波。鐵牛也所駕也。把索鞭兮可馳水上。木人也所使也。著靴帽兮可遊火中。雖看這漢。莫令思齊。乃一半得活流也。真活流爲躰。先蹤今在。昔日大梅常禪師。參馬祖問。如何是佛。祖云。卽心卽佛。便入梅山絕頂。已三十年。後鹽官會下有一僧。要採拄杖。錯路到師庵。問師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耶。師云。只看春秋草木青黃。不計月年。僧云。路向甚去。師云。隨流去。其僧歸語。鹽官云。曾見一僧在祖席。不知消息。想其僧矣。後祖令僧問師。和尚見馬大師。有何證契。便住此山。師云。馬祖向我道。只言卽心卽佛。僧云。近日佛法。又別。師云。如何別。僧云。又道。非心非佛。師云。任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卽佛。其僧回語馬祖。祖曰。梅子熟也。後來學道人。須慣常師之箴規。歟。縱有證。非心非佛之者。難得會卽心卽佛之人。然公悉之。

近世學道之人。龍蛇不辨。菽麥不分。然欲究明。亦良難矣。古者道。大地雪漫漫。春來依舊寒。到頭成佛易。却是說禪難。此病佛祖猶未脫。如何未脫。謂成佛易。說禪難。說禪易。成佛難。恁麼見解。作麼生脫得佛法難。易底情見耶。豈不見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躰露金風。後來光佛照拈曰。大小雲門。將常住物。作自己人情。點檢得出。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了庵門下。又且如何。放下拄杖。釋迦老子。一期出世。爲大醫王。憐愍衆生。深沈苦海。於是興慈運悲。以種種方便。演出一大藏教。皆應病與藥。令一切有情。得到大安樂之地。底方子。及至達磨西來。子子孫孫。皆用砒霜狼毒。要使病者絕後再甦。如海上單方。雖多神驗。正眼看來。總是好肉剝瘡了也。若是本色手段。又且不然。不執方書。不在診候。目機銖兩。應變臨時。任是佛病。祖病。不銷輕輕一捏。盡使換骨洗腸。神清氣爽矣。所謂一丸消衆病。不假藥方多。老漢通身是病。正覓起處。不得。普燈都正。既有如此作略。試令著眼看。若覷得透。則扁鵲虛醫。並立下風也。全躰本然。誰逗處所。通身親切。豈尋蹤由。既超一句。焉勞三乘。撒手兮便

當。翻身兮即露。實是靈山破顏以後。四七未得。添一絲毫。少林徹髓以來。二三何堪。滅一絲毫者哉。不涉言宣。唯證契。無滯念想。是直指。是以室峯九年之面壁。聲名遠聞。黃梅三更之傳衣。風光顯赫。彼俱一。指黃檗三頓。百丈拂。臨濟喝。洞山麻三斤。雲門乾屎橛。未拘生佛之階梯。已超迷悟之邊際者也。何比待證悟於他者。認影終非吾。存知見於體者。逐塊未爲人者乎。誠夫佛祖單傳之旨。言外領略之宗者。不在先哲公案之處。古德證入之處。不在語句論量之處。問答往來之處。不在知見解會之處。思量念度之處。不在談玄談妙之處。說心說性之處。唯放這柄不留。瞥地當處團圓。故能滿眼矣。腦後豁開眞密路。面前不識好知音。大師釋尊正法眼藏。西天東地分付來多時也。界畔不識在。所謂分付來多時者。這一片田地也。這一片田地者。吾等直下之田地也。古人稱之大道者歟。既云多時。不能算數。不可籌量。事舊時遙。四至界畔。雖不曉了。住持理就。保任日新。此日新事。自有際斷也。就中有行有教。有證。彼行者功夫坐禪也。此行到佛尚不退者例也。所以被佛行也。教證准而可檢。歟。此坐禪也。佛佛相傳。

祖祖直指。獨嫡嗣者也。餘者雖聞其名。不同佛祖坐禪也。所以者何。諸宗坐禪待悟爲則。譬如假船筏而度大海。將謂度海而可拋船矣。吾佛祖坐禪不然。是乃佛行也。所謂佛家爲體者。宗說行一等也。一如也。宗者證也。說者教也。行者修也。向來共存學習也。應知行者行於宗說也。說者說於宗行也。宗者證於說行也。行若不行。說不行。證何云。行佛法。說若不說。行不說。證難稱。說佛法。證若不證。行不說。說爭名。證佛法。當知佛法者。初中後一也。初中後善也。初中後無也。初中後空也。這一段事。未是人之強爲。本自法之云爲也。既知於佛法中。有教行證。一刹那田地。無不多時。日來所貴中間樹子。也有不可惜。教既如是。行亦如是。證亦如是。正當恁麼。不管自管得。自管不得。教也行也。證也。所通達處。豈得非佛法乎。諸佛大道。深妙不可思議。修行之者。豈容易耶。不見古人妙則。捨身命。棄國城妻子。親之如瓦礫相似。然後經歷劫數。獨棲山林。身心如枯木。方始得與道相應。既得與道合。便能借山川爲言語。及拈風雨爲舌頭。說破大虛。轉無等輪。何用不能。何法不可。志道者可遵。這風範。昔日有僧問法眼。



禪師曰。如何是古佛。法眼曰。卽今也。無嫌疑。僧又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法眼曰。步步踏著。他亦有道。夫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卽寒。熱卽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但守分隨時過好。備觀他意。如何是隨時。是守分。可知於色上。莫作非色解。亦莫作色解。亦不走兩頭。卽忘嫌疑。與他古佛同住同行。猶鏡相照。所以釋迦老師道。沙門入聚落。猶如蜂採花。但取其味。不壞色與香。衲子賢士。何不順這訓。十二時中。逢緣遇境。但取其味。莫壞色香。如何是不壞色香底道理。向你道。稟他萬緣印。被他萬法證。須是不壞色香之時節也。離此若有。則萬象爲汝證明。山僧事不得已道了。然道者志道之切。餘輩未可齊肩。是以於一毫端。聊爲點出。以資參究。勉之勉之。

幼歲從師者。上古之勝觸也。行玄禪人。十四歲做僧。隨我衆席。朝參暮請。夙有般若力之所致也。齡自符南嶽耽道之時。名一合青原法諱之半。自然之然。佳例之例也。南岳十五歲捨教而學道。你亦十五歲依法而學道。兩箇一箇。打得徹。徹得打也。莫謂少年。便是古佛也。學道古佛。直須鉢取。

古佛身心。迺箇中威儀也。道也。古學也。古佛也。古頭頭古。縱有千萬。乃千古萬古也。古者莫新矣。僧問忠國師。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牆壁瓦礫。又有僧問南源。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若有問興聖何者古佛心。對他道。四大五蘊。這三則因緣。好式樣矣。須知古佛者。身土離却。十萬八千。身心離却。十萬八千。身土徧界。十萬八千。身心徧界。十萬八千。雖然如是。不會藏矣。玄子。幸恁麼參究始得。

相將學道。訪師爲先。隨他僞眞。解自邪正。所以辭選官。兮赴選佛之場。於是。有心空之及第。請直上兮。得直下之會。箇裡無萬法之爲侶。未經三喚。與破一點。此乃正師勸誘之恩力也。親近邪師。未能如是。待兔而守株。握石以爲寶。墮在于鬼窟。流落于魔坑。職由邪師瞎眼之感亂也。若見正師。立志咨參。決擇生死大事。透脫從來舊窠。誰謂功夫未便。而明眼宗師。其難遭遇。亦難尋的。雖得遇而知之。最難聽其言。而未保其行。見其行。而恐遺其證。自非久參執侍之功。曷究超物逸格之能者哉。况乎了佛法人。中華尙稀。遠方易得乎。徃日已少。如今誰多乎。雖得寶山。未辨玉石。良有以。

也。連因續緣。徒勞向外馳走。未會回頭退步。向這邊問一。未了破二。向那邊問二。爭知落三。兩頭俱錯。空度一生。真可憐憫者也。諸仁當揀邪師。必有偏枯之僑逸。正師永斷體格之擬議。士大丈夫。志願學道。參尋宗匠。莫得倉卒。當傳楊文公之家風。那無李駙馬之果實乎。裴休之投圭峰。還破泥團於黃檗。一呼之應諾。于迪之上紫玉。更彰光花於藥山。全道之方便。琢磨于江西石頭。兮。龐公明鏡。磚之力。探問于光宅耽源。兮。蕭宗辨玉石之蹤。雖是先哲之行履。亦能晚進之照子也。士大丈夫。及見知識。先問一則因緣。直須留心勤學。山窮海枯。無不圓通。立雪得法。兮。八箇年之辨道。不空。確米傳衣。兮。八箇月之功夫。有力。若有見賢思齊之士。何無拔群昇晉之人。已知賢高。且勿趨起。今見世人。參尋知識。一問未委。強喜兼舉。似會退席。杜不能言。未說三分之話。何見十成之道。或云。佛法難解。或云。己身不器。遂踰跼錯路。徒蹉過大道。其不惑乎。俗猶有腔桐花封之拜請。順風乘雲之詞。播于百世。佛何無言。前物外之直指。點鐵成金之德。化于群生。莫擬量焉。莫怠慢矣。暫試雪霜力。自知松柏操。更進一步。頓超重關。君信

也未。一言纔發。萬義歷然。況諸佛大法之宗匠。方便無窮之涯畔。測它誰乎。弟子宜積燥雪之勤勞。宗師不緩吹毛之志氣。是以少林曾有斷臂得髓之祖師。俱胝又聞斬指見血之童子。當少林之玄風。兮。永夜之狂睡。須覺通俱胝之命脉。兮。疑惑之病根。須截所謂問法。自有口問口答。身問身答。意問意答。人未知之。焉敢問法。為僧未知之。何能為師。但記經書中語。句。濫為人天之導師。乃壞法財之大賊也。人勿近之。認之為師。終無益耶。參學士夫。切見有道正見知識。便侍左右。三五年間。叮嚀身口意問。審細身口意答。先了枯木死灰。次使竹篋拄杖。日久月深。打成一片。圓陀陀地。使用無盡。豈得非真釋獅子也。不見黃庭堅參侍晦堂。寶覺禪師。師曰。不用思量卜度。吾無隱乎爾。如何。堅纔擬議。堂曰。纔涉擬議。便成剩法。如是究竟二歲。未有入處。一日堂與庭堅同游池邊。堂云。池內荷花香。堅應云。荷花香。堂云。無隱乎尔。如何。堅忽省悟。寔是久參究竟之力也。咦。誰懶再三撈得會虛之實。

永平寺語錄第八卷終

永平寺語錄卷第九

頌古

侍者 詮慧 等編

世尊在靈山百萬衆前拈花瞬目。迦葉破顏微笑。世尊告衆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流布將來。勿令斷絕。仍以金縷僧伽梨衣。付迦葉。

春臺夢覺。辨花香。廣示人天。獨飲光。山雨洗穢。清削玉嶺。雲迸散。織成章。金鱗交色。皺文浪。黃鳥飛聲。亂斷腸。百萬任他空舉。首頭陁直下。已知芳三界唯心。

山川縱是有雲遮。盡地無心徒算沙。莫待龍門三級浪。任他鷲嶺一枝花。般若多羅尊者。以無價寶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實。若明其實。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

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實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

眼睛突出初相見。光彩撼搖照會逢。點睛回頭穿九曲。智珠誰克討靈蹤。初祖九年而壁。

少林一坐僅經年。舉目無親鴈唳天。撥草瞻風人莫笑。有蛇驚出可齊肩。二祖大師因有居士。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云。覓罪不可得。祖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

罪犯彌天無覓處。彌天罪犯好便宜。忽然箇裏重相見。一道清風掠亂吹。三祖大師因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

鳳子鳳生不是兼。龍兒龍乳未爲添。要知轆轤回回意。筋斗翻來直下拈。大滿禪師。迷夜密請。確坊問。能居士曰。米白也否。能曰。白也。未有篩。

大滿於確以杖三擊之。能即以箕米三簸入室。

夜深眼活自相見。佛是西天老比丘。師子神威資返擲。象王行處轉狐蹤。

六祖到法性寺。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剝幡。聞二僧對論。一云。幡動。

一曰。風動。往復酬答。曾未契理。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

幡非動。動自心耳。

風幡動處。眼花新。各說異端。動轉親。古佛猶忘仁者動。人心動轉不回身。

古人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

欲結不留千萬里。處門內未待他明。無情易失動容路。病耳猶悲夜雨聲。

次海兄韻舉。船子和尙。囑夾山曰。他後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

處莫藏身。吾在藥山三十年。祇明此事。二首

游又亡牛。誰手段。三條四赤或相造。清潭似鏡魚無去。彼此如空鳥獨飛。

不期遭毒通身死。可惜眉毛無一莖。非我非他非了別。忽然忘却向來行。

大安禪師問百丈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百丈曰。大似騎牛覓

牛。安曰。識後如何。百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安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

百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安自茲領旨。

朝霧薄時尙濕衣。夕陽落處遠山飛。吟成雪月梅花引。畫得牧童晚照歸。

雲巖掃地次。瀉山云。太驅驅生。巖云。須知有不驅驅者。瀉云。恁麼即

有第二月也。巖豎起掃帚云。是第幾月。

誰人掃地更看月。禿帚放光透大虛。千萬月中重此月。縱云。第二又何初。

趙州示衆云。汝若一生不離叢林。十年五載兀坐不道。無人喚你作

啞漢。

百草競頭窮赤骨。一生再活作功夫。幾來遮裏幾經歲。玉石轉疎淵有珠。

石霜在大滙充米頭。一日在米窰內篩米。大滙云。施主物。莫拋撒。石

霜曰。不拋撒。大滙於地上。拾得一粒云。汝道不拋撒。這箇什麼處得

來。石霜無對。大滙又云。莫欺這一粒子。百千粒從這一粒生。石霜曰。

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什麼處生。大滙呵呵笑歸。方丈。

晚後上堂云。大衆米裡有蟲。

那裡得來這一粒。爲他未道得高才。百千萬粒無摸索。這裡有蟲喫盡來。

雪峯巖頭二人同到鼇山阻雪之次。峯問巖頭曰：如何即是。巖曰：它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智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峯言下大悟，便禮拜起來，連聲叫曰：今日始是鼇山成道。今日始是鼇山成道。

夜來土地功夫錯，惟石奇巖怨恨多。今日鼇山成道也，一枚魔死一枚魔。法眼禪師因參琛禪師，問：上座何往。法眼曰：遞進行脚去。琛云：行脚事作麼生。法眼云：不知。琛云：不知是最親切。法眼豁然開悟。

騰騰了了又騰騰，行脚何關曲直繩。若缺大成方一寸，其知彌少二三升。投子因僧問：月未圓時如何。投子云：吞却兩三箇。僧云：圓後如何。投子云：吐却七八箇。二首

瑩瓊瑩鏡瑩天漢，鎖斷煙雲道末周。直想秋中非有月，月中本自得中秋。圓後未圓同一月，不會比類夜明珠。兩三七八任吞吐，萬古靈光滿五湖。青原問石頭：你從甚處來。石頭曰：曹谿來。青原乃拈拂子云：曹谿還有這箇麼。頭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青原曰：子莫曾到西天否。石頭

曰：若到即有也。青原曰：未。更道。石頭云：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希遷。青原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二首

十字街頭論內外，隔窓未離即明窓。空枯水老風無相，想料石人見大邦。但知拈起未爲中，未會放行不見風。道半靠全更一骨，莫教兩老片言通。青原問六祖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青原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青原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

掀回地軸天關轉，寒谷春來向桃源。山竹雪深風折節，清波直透水殘痕。藥山問雲巖海兄，更說甚麼法。巖云：有時陞堂衆方集，以杖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却云：是甚麼。藥山云：何不早道。巖於是大悟。

錯服藥山還毒手，摩身惱裂惡風雲。肉雖千斤智無寸，昔恨君兮今慕君。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州曰：東門。南門。西門。北門。僧云：不問這箇。州曰：你問趙州。響。

道州因有一僧問：爲道東西南北門，四點頻成州似四。大疑何處是乾元。

華亭船子和尙云。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速道速道。夾山擬開口。師便以篙撞在水中。因而大悟。

京口高聲知鼻直。華亭繚浪道將休。江波纔盡金鱗跳。一曲何深三點頭。玄沙擬過嶺到嶺。脚指破血出來。忽有省。遂回雪峯。不參諸方。

手忙脚亂指頭破。血滴滴飛大地紅。水瘦雲穿空摸索。依摸象骨不西東。德山一夕於室外默坐。龍潭問。何不歸來。山對曰。黑龍潭乃點燭與德山。山擬接。龍潭便吹滅。德山大悟。乃禮拜。龍潭曰。見什麼。德山曰。從今向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

辨道功夫雖可歇。老婆爲汝道繩繩。眞龍愛處眞龍現。一段風光吹紙燈。宏智禪師頌曰。來來去去。山中人。識得青山便是身。青山是身身是我。更於何處著根塵。師因續韻。

山中人可愛山人。去去來來山是身。山是身兮身未我。更尋何處一根塵。南泉示衆云。王老師自小養得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不免食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

浮鼻爲舟山水封。驢前馬後未耕農。莫教結草違人意。且入千峯及萬峯。西天大耳三歲到京云。得他心慧眼。代宗皇帝勅令與慧忠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于右邊。國師問云。汝得他心通邪。對曰。不敢。國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尙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國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尙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獼猴。國師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國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三藏無對。

子期未至伯牙恨。當曉德雲集。此中萬谷非他心。路絕。可憐佛是野狐通。船子和尙問夾山云。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言。

千尺絲綸誰拋却。隨波逐浪不曾留。短長施去重栽竹。曲直用來幾換鉤。纖月離雲龍府曙。古弓浮水養家幽。諦觀釣盡金鱗意。江靜風恬道欲休。長慶問靈雲。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慶如是往來雪峯。玄沙三十年間。不明此事。一日卷起簾。忽然大悟。

孰磨去日顏如玉。一老回時鬢似霜。縱卷破簾偷月色。我纓且可濯滄浪。

僧問巖頭。如何是祖師意。頭曰。移取廬山來。向汝道。 二首

如面片心隨節轉。齊身頭角示齊肩。青山運步非人力。莫道近前被我牽。  
廬山移取廬山來。向道誰知半口開。未審巖頭還坐却。不同三界競崔嵬。  
五洩靈默禪師謁石頭。先自約曰。若一言相契。我即住。不然便去。石頭知是法器。即垂開示。默不領其旨。告辭而去。至門。石頭呼之云。閣梨。默回顧。石頭曰。從生至老。只是這箇。更莫別求。默言下大悟。

一言可惜大無端。去住任他且自觀。生死悠悠雖未曉。回頭轉腦不相干。  
灌溪禪師住後上堂曰。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娘娘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飽餉。

相逢毒手渾身苦。筭數眉毛有幾莖。怨自怨他猶未恨。魯連一箭更多情。  
投子青和尚執持大陽三年。大陽一日問師曰。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如何。青擬對。陽掩青口。青了然開悟。便乃禮拜。  
陽曰。汝妙悟玄機耶。青曰。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旁立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青回顧曰。合取狗口。

縱雖掩口何如鼻。設有未吞吐豈勞。爲子代師宗派遠。青天使電激星旄。  
玄沙有時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只如盲聾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若拈槌豎拂。他眼且不見。共他說話。耳又不聞。口復瘂。若接不得。佛法盡無靈驗。

隨人雖異非三兩。各說其端絕觸乖。醫術任他千萬品。誰將名字上門牌。  
夾山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

突出眼睛千萬箇。翳飛南北絕根柢。一朝落盡再提掇。滿樹鷓鴣日裡啼。  
清平問翠微。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翠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清平良久曰。無人也。請師說。翠微下禪牀。引清平入竹園。清平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翠微指竹曰。遮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 二首

無人道得西來意。園竹爲他說向渠。到此尚生長短計。豈知潘士倒騎驢。  
增永積水二非初。日月歲時各以餘。陌上茴香多少味。西川附子自心虛。  
臥龍問了院主。先師道盡十方世界。是箇真實人體。你還見僧堂麼。  
主曰。和尚莫眼花。龍云。先師還化。肉猶煖在。

花中開眼先春馥。眼裡現身非二三。冷煖任他霜與露。親踈難辨水將潭。  
南嶽問馬祖云。大德坐禪。圖箇什麼。祖曰。圖作佛。南嶽乃取一磚於  
祖庵前石上磨。祖遂問。師作什麼。南嶽云。磨作鏡。祖云。磨磚豈得成  
鏡耶。南嶽云。坐禪豈得作佛耶。祖曰。如何即是。南嶽云。如人駕車。車  
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祖無對。又示云。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  
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  
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祖聞示誨。如飲醍醐。二首  
磨磚作鏡。謂功夫。舉鏡爲磚。人豈圖。瞞點迭成明白裡。方圓鑄像自依模。  
縱名鐵漢。豈博鏡。殺佛未生。坐佛降。坐臥經行皆卽是。南山雲起雨西江。  
滄山云。一切衆生無佛性。

玲瓏自撥數回轉。展事投機猶似遲。人死心銷生有面。神頭鬼眼幾癡疑。  
仰山問大滂云。百千萬境一時來。作麼生。滂云。青不是黃。長不是短。  
諸法各住自位。非干我事。仰乃作禮。

且道威音已前事。萬山竹裂杜鵑啼。高飛燕子泥梁上。買帽相頭還一齊。

玄沙因僧問。和尚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箇明珠。學人如何得會。沙  
云。盡十方世界。是一箇明珠。用會作麼。沙來日却問其僧。盡十方世  
界。是一箇明珠。汝作麼生會。對曰。盡十方世界。是一箇明珠。用會作  
麼。沙曰。知汝向黑山鬼窟裡作活計。

雖照如今還照古。可疑此事少根菱。方圓長短無邊際。內外中間不一崖。  
長沙因僧問。作麼生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己去。沙云。作麼生轉得自  
己。歸山河大地去。

山河親轉山河力。自己元來少大才。如向所歸誰不定。一疑猜了一疑猜。  
趙州和尚示衆云。才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有僧出拈  
侍者。一下曰。何不祇對和尚。州便歸方丈。後侍者請益。適來僧是會  
不會。州云。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

不問程途行葛直。碧空隨順白雲飛。蓋知洞徹回天力。頑石點頭坐立歸。  
黃檗嘗問百丈。從上宗乘。如何指示於人。百丈據座。檗曰。後代兒孫。  
將何傳授。百丈曰。我將爲你是箇人。便歸方丈。



證去傳來從上祖。一生參學事何空。破顏面目靈山昔。溫至得隨少室中。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趙州云。庭前栢樹子。僧曰。和尚莫以境示人。趙州云。吾不以境示人。僧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趙州云。庭前栢樹子。二首

無根栢樹大虛懸。祖意西來徹後先。古佛守株枝葉落。只留真實飽風煙。  
有僧問道趙州老。只道庭前栢樹枝。端的之言雖是妙。但恨祖師來意遲。  
僧問瑯琊。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春松秋菊順時節。蓋地蓋天現鏡空。竹影掃除塵轉積。月穿潭水各融通。  
米胡令僧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否。山曰。悟卽不無。爭奈落第二頭。何。僧回舉似胡。胡深肯之。

正偏易辨今人悟。空劫已前自己蹤。將錯等閑雖就錯。東西付囑密相逢。  
黃檗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掃灑殿堂。時裴休相國入寺燒香。因問黃檗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檗朗聲云。在什麼處。公當下有省。

壁面人將人而壁。共言何在欲相知。雖然一等笑開口。破雪梅花密上枝。  
清原和尚因僧問。如何祖師西來意。原云。又怎麼去也。

來又怎麼去怎麼。分明記取莫癡疑。回回露露近前問。爲汝當頭釘一槌。  
洞山示衆曰。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便問。如何是語話。山云。語話時。闍梨不聞。僧云。和尚還聞不。山云。待我不語話時。卽聞見語。知人須似面。三端直是舌鋒書。道成羽翼自然就。逢我以來深敬渠。  
臨濟在黃檗會中三年。行業純一。首座勸勵。令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致問。三度喫棒。徃問大愚。有過無過。愚云。黃檗怎麼老婆。爲汝得徹惘。更來這裡問。有過無過。濟言下大悟。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大愚撮住云。這尿牀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什麼道理。速道速道。濟於大愚脇下築三築。大愚拓開云。你師黃檗。非干我事。濟辭大愚。却回黃檗。

棒頭明眼強相見。脇下憐兒塊未銷。爲汝老婆心切切。風顛水逆幾迢迢。  
洞山參雲巖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巖云。無情說法。無情得聞。山

曰。和尚聞否。巖云。我若得聞。汝卽不聞。吾說法也。山云。若恁麼卽某甲不聞。和尚說法也。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何況無情說法也。山乃述偈呈雲巖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

無情說法無情會。牆壁莫教草木春。凡聖含靈非已分。山河日月及星辰。石鞏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西堂曰。解捉得。石鞏曰。你作麼生捉。西堂以手撮虛空。石鞏曰。你不解捉虛空。西堂曰。師兄作麼生捉。石鞏把西堂鼻孔拽。西堂作忍痛聲曰。大殺拽人鼻孔。直得脫去。石鞏曰。直得恁地捉始得。

中間樹子屬誰去。南北東西內外邊。兄弟相逢論父業。一牽地矣一牽天。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牀叉手而立。又問。凡聖相去多少。投子亦下禪牀叉手而立。

養兒令大作家賊。古記新條在戒姦。稍下禪牀纔撥動。差珍異寶更斑斑。龍潭禪師作餅爲業。禮天皇和尚出家。皇謂云。汝執侍吾已後爲汝

說心要法門。凡經一載。潭曰。來時和尚許說心要法門。至今未蒙指示。皇曰。吾爲汝說來久矣。潭曰。何處是和尙爲某說。皇曰。你若不審我則合掌。我若坐時。汝則侍立。汝擎茶來。吾爲汝受。潭良久。皇曰。見則便見。擬思卽差。潭乃大悟。

這箇是誰誰是我。似來似去水中波。千年八百田將主。師資心要龍與蛇。曹山因僧問。時節恁麼熱。向甚處回避。山曰。向鑊湯爐炭裡回避。僧曰。鑊湯爐炭裡如何回避。山云。衆苦不能到。

秋期漸近月光冷。燈火頻飛逐火星。再向紅爐要一匝。雲來峯頂水生瓶。芙蓉楷和尚參投子。乃問。佛祖言句。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言句也無。子曰。汝道寰中天子勅。還假堯舜禹湯也無。楷欲進語。子以拂子撼楷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楷卽開悟。再拜便行。子曰。且來闍梨。楷不顧。子曰。汝到不疑之地耶。楷以手掩耳。

佛祖家常茶飯。爲修優禮。奏寒筍。便行掩耳。無窮意。十八拍成曲。更加天童和尚云。渾身似口掛虛空。不問東西南北風。一等與他談般若。

滴丁東了滴丁東。

薄身是口判虛空。居起東西南北風。一等玲瓏談已語。滴丁東了滴丁東。南嶽讓禪師參六祖。祖問云。從什麼處來。讓曰。嵩山安國師處來。祖云。是什麼物恁麼來。讓罔措。於是執侍八年。方省前話。乃告祖曰。懷讓會得當初來時。和尚接某甲。是什麼物恁麼來。祖云。你作麼生會。讓云。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讓云。修證即不無。染污即不得。祖云。祇此不染污。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乃至西天諸祖。亦復如此。

料理物子來。等閑離嵩岑。弄風生見雲起。味虎嘯愛龍吟。一向功夫。八年鍊金。脫體脫體委也未。說似不中塵易侵。直至如今。雖得妙。毘婆尸佛早留心。

龍牙問洞山。如何是祖師意。洞山曰。待洞水泝流。即向汝道。牙從此始悟厥旨。

五兩高超雲水際。先天後地使風帆。忠言逆耳重相報。莫恨老爺語不凡。

道吾與雲巖侍立。藥山次。山曰。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智頭隨作麼生。吾便出去。雲巖問藥山曰。智師兄。爲什麼不祇對和尚。藥山曰。我今日背痛。是他却會。汝去問取。雲巖即來問吾曰。師兄適來爲什麼不祇對和尚。吾曰。汝却去問取和尚。雲巖臨遷化時。遣人送辭書到。吾展書覽之曰。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道。雖然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

灼然道著眉毛落。異類中行鶴臭衫。日下孤燈光失照。壺中日月未曾咸。香巖因滄山曰。汝生下爲嬰兒時。未辨東西南北。當此之時。與吾說看。巖下語。并說道理。並不相契。便入武當山。忠國師舊庵。基卓庵。一日。併淨道路。因弄磔擊竹響。於時忽然大悟。

終日虛心待鳳臻。一叢叢竹却成隣。雄鳴雌吼聞無拍。瓦礫傳言枯木人。南泉因至莊。偶莊主預備迎奉。泉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他知。何夙排辨。至於如是。主曰。昨夜土地神相報。泉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既是大善知識。爲甚却被鬼神覷見。泉曰。土地前

更下一分飯著。

不與他知自有分。神頭鬼面又慙慙。修行無力至如是。出入居常元絕群。長慶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保福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慶曰。聾人爭得聞。保福曰。情知汝向第二頭道。慶云。作麼生是如來語。保福云。喫茶去。

不說德聲三兩種。木人本自木人孫。如來語是如來語。更有一聲記已言。長沙因竺尙書問。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箇頭。沙云。莫妄想。書曰。爭奈動何。沙云。會即風火未散。書無對。沙却喚尙書。書應諾。沙云。不是尙書本命。書曰。不可離却。即今祇對。有箇第二箇主人公也。沙云。不可喚尙書作今上也。書曰。與麼則總不祇對和尚。莫是弟子主人公否。沙云。非但祇對不祇對。老僧從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本。乃示頌云。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

欲論佛性兩頭動。風火散時全體寒。生死從來無定主。等閑莫說此言端。

仰山一日。隨滹山開田。仰山問曰。遮頭得恁麼低。那頭得恁麼高。滹云。水能平物。但以水平。仰云。水也無憑。和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滹山然之。

山前一片閑田地。上下高低任草料。欲算方圓料。曲直。東西南北一青苗。盤山嘗因於市肆行。見一客人買猪肉。語屠家曰。精底割一片來。屠家放下刀子。叉手云。長吏。那箇是不精底。山於言下有省。二首

十字街頭曾失脚。豈期白日見紅顏。精神惱亂塵埃底。佛法自元不等閑。十字街頭人買肉。討精一片丈夫雄。血痕還入東君手。乃見盤山花自紅。僧問洞山守初和尚。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洞山佛是麻三斤。還有恩深怨亦深。要見海枯終徹底。始知人死不留心。大滹示衆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云。滹山僧靈祐。此時若喚作滹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滹山僧某甲。且道喚作什麼。即得。仰山出禮拜而去。

大滹耕道在山下。喚作牛僧俱未平。且道如何他是處。徒勞寂子強安名。

深明二上座因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鯉魚透出深曰明兄俊哉一似箇衲僧明曰雖然如此爭似當初不撞入網羅好深曰明兄欠悟在明至半夜方有省。

淮河流水到深明跳出金鱗本命生此命如無歸九折悄然不見大波行雪峰山畔有一僧卓庵多年不剃頭自作一柄木杓去溪邊舀水喫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菴主曰溪深杓柄長僧歸舉似雪峰峰云也甚奇恠雖然如是須是老僧勘過始得峰一日同侍者將剃刀去訪他纔相見便問道得卽不剃汝頭菴主便將水洗頭峰便與他剃却。

有人問著西來意木杓柄長溪轉深欲識箇中無限意松風一弄沒絃琴靈雲因見桃花悟道有頌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舉似瀉山山曰從緣入者永不退失汝善護持玄沙聞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二首

古會悞人桃源客兩眼看花一動枝更步都忘那昨事將何酬答大家疑

豔陽桃李藍朱色百世春時同木枝賤近不愚須貴遠老兄未徹又何疑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有僧曰既有爲什麼却撞入這箇皮袋州曰爲他知而故犯有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僧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狗子爲什麼却無州云爲伊有業識在 二首

全身狗子全身佛箇裡難論有也無一等賣來還自買莫憂折木又偏枯有無二佛性不造衆生命雖似酪成酥猶如滅盡定

洞山因僧問時節恁麼熱向甚處回避山曰向寒熱不到處回避僧曰作麼生是寒熱不到處山曰寒時寒殺閻梨熱時熱殺閻梨

寒熱來時撒手行眉毛落盡喪虛名太平本是將軍致莫使將軍見太平馬祖曰卽心卽佛

忽忘獨步來時路回首那能滯此中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山竹引清風南泉一日東西兩堂爭貓兒泉見遂提起云道得卽不斬衆無對泉斬却貓兒爲兩段泉復舉前話問趙州州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泉云子若在恰救得貓兒 二首

南泉有道再三行。趙老風流設陷坑。也譏死猫尊貴者。長扶話柄斷疑情。池陽提起猫兒道。道得猫生否不生。且道南泉聽也未。兩堂雲衲一雷聲。百丈參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衆退老人亦退。忽一日不退。丈遂問。面前立者復是何人。老人曰。某甲是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答他曰。不落因果。後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遂問曰。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丈云。不味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

某甲已脫野狐身。

二首

修行不落其因果。鬼窟現前非老狐。鬼窟之中還一轉。山河忽化證前途。可憐迦葉一尊佛。墮落野狐五百生。耳底倒聞師子吼。舌邊長斷等閑鳴。馬祖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大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藏。藏曰。何不問和尚。僧曰。和尚教來問。藏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問海。海云。我到這裡。却不會。僧舉似大師。大師云。藏頭白。海頭黑。

離四句之絕百非。有僧請益自精微。若非選佛場中士。誰見海藏直指揮。魯祖寶雲禪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

吾師獨步轉身路。數見僧來絕異同。設欲爲君談得半。還教面壁失他功。馬祖不安時。有僧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祖云。日而佛月面佛。

江西曾有佛。日月以爲面。何事未相備。圍碁逢敵手。

南泉一日在山作務。有僧過問。南泉路向什麼處去。泉拈起鎌子云。我這茅鎌子。三十文錢買得。僧曰。不問茅鎌子。三十文錢買。南泉路向什麼處去。泉云。我如今使得正快。

水雲暫到上南泉。不待嶺頭見好緣。昔日若非聾耳客。風流爭得及斯年。百丈再參馬祖。祖舉拂子。丈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於舊處。丈侍立少頃。祖曰。你已後鼓兩片皮。如何爲人。丈取拂子舉起。祖云。卽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於舊處。祖便喝。丈後謂黃檗曰。我當初被馬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

被他一證見無身。誰識條條拈得新。誤入其家遭毒酒。皺眉戀慕舊時親。

大隋因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隋云。壞。僧云。恁麼則隨他去也。隋云。隨他去。

披毛載角同他去。劫火洞然不轉頭。墨穴死灰消息斷。誰能向此問。因由。惠超問法眼。如何是佛。眼云。汝是惠超。

喚作惠超。窮臘春。惠超回首鏡無塵。良哉法眼拈來用。一語未終佛變神。天童和尚曰。我箇裡不用燒香禮拜。念佛修懺。看經。祇管打坐始得。放自手頭不敢拈。是非拋却。失將得。龍蛇混雜似龍虵。渾坐蟠身元羽翼。天童和尚曰。參禪者。身心脫落。

弄來木杓風波起。恩大德深報亦深。縱見海枯寒徹底。莫教身死不留心。香巖一日謂衆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脚無所踏。手無所攀。忽有人問。如何是西來意。若開口答。喪身失命。若不答。又違他所問。當恁麼時。且作麼生。時有招上座出曰。上樹時。即不問。未上樹時。如何。巖笑而已。

喪身失命死中活。簸弄孃生兩片皮。欲答即酬無別事。那須節外更抽枝。

宏智禪師初參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却已前自己。智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智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智忽悟。作禮。霞云。何不道取一句子。智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得打。你且去。

風流賣盡罔人買。夜月出山更到窓。河內失錢河裡覓。在江叫者歇休江。二祖大師問初祖。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云。將心來。與汝安。云。覓心了不可得。祖云。我與汝安心竟。

了了時無可了。玄玄處是紛紛。尋他道畔錯逢已。被水引來稍步雲。真歇禪師參丹霞入室。霞問。如何是空。却時自己。歇擬對。霞曰。你開在。且去。一日登鉢孟峯。豁然契悟。徑歸見霞。方侍立次。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

相兼臭惡惱虛空。遮地蓋天要透通。再向上關相架構。元來走馬鉢孟中。

永平寺語錄卷第九終

永平寺語錄卷第十

眞贊

侍者 詮慧 等 編

釋迦出山相 二首

腰頭帶箇風流袋。奪得松風且出內。更賣臘梅拈一枝。徃來天下圖人貸。六年苦行。一坐成覺。瞥地萬劫笑端。是什麼破木杓。

達磨

第二十八祖達磨尊者。南天竺國香至大王第三子也。禮般若多羅尊者。爲傳法師。接斷臂癡漢。而認作子。在少林寺。九白端坐。時人喚作壁觀大士。事畢回西天。爲甚早朝喫飯于白衣舍。

阿難

倒却門前刹竿。平分河上坐身。夢中透出一重關。生護如來前後命。咄。且莫著眼些子。至心稽首和南。

佛樹和尚

平生行道徹通親。寂滅以來面目新。且道如何今日事。金剛焰後露眞身。

自贊

老梅樹老梅樹。長養枝枝葉葉春。兀地一機歷歷。莊嚴三昧塵塵。拄杖頭全無節目。蒲團上有十方身。弄鳳毛而捉得天童鼻孔。入虎穴而一笑大休口唇。住山頑石叢林陳人。

蒲團不捨驢年。問道只是起拳。畢竟如何理會。身心懶不參禪。

氣宇爽清山老秋。井驢相覷曉蟾浮。一無寄一不收。任騰騰粥足飯足。活鱖鱖正尾正頭。天上天下。雲自水由。

相承次第在。皮肉骨髓會。頂額眉毛鼻孔。說甚清奇古怪。居常懶似牛頭。坐臥愁如布袋。髮白春山有雪。眼深秋水無貝。法法變通總持。塵塵出礙。三昧。你道是凡是聖。誰知自賣自買。十方界分聊現半身。三世佛分依位。三拜。老松澗底蟠如龍。飯了從容圖睡快。

自拈松枝。花開五葉。自拈拄杖。曲直一條。正當恁麼時。浩大雷聲豐法雨。老婆爲汝悅春風。

喫來太白老拳頭。突出眼睛看斗牛。自被自瞞無覓處。扶桑那畔去油油。



日面月面也道。佛面祖面也道。對面是道得。道得是對面。直下當陽。元來頂顛。道也丹。雙同成矣。證也曉。天一悟矣。誰道團圓心。但道祇這是。道得現身千聖頂。當機覲面萬回新。他時要識這山老。付骨付髓一等親。若喚作不知不會。是即便是不喚作不知不會。未即非未。且道喚作什麼。且喚作伊天童兒子。

認是爲真。真爲甚是。舉是爲非。爲甚待真。恁麼見得。掛空何是身。牆壁未全心。

這回覲面。豈待點頭。喚作村僧一枚。堪弄向上風流。佛祖是祖宗。佛祖是兒孫。

胡亂鹽醬兮。圖箇料理。喫飽粥飯兮。洗箇鉢盂。雖然如是。莫道天地一指。萬物一馬。畢竟如何。通眼是拳。打碎虛空。血滴滴。通拳是眼。覷破匝地筋條條。

樓搜力掩。糊猴。蓋直勝于川僧。雖然如是。赤脚步唐步。

直指人心。拳頭頂顛。見性成佛。鼻孔眼睛。得皮得髓。二三枚。微笑拈花開。

五葉。

篋束牛皮。纜筭來。二千一百有餘枚。昨輓這箇臭皮袋。無明山上打雲雷。鼻高於山。眼明於珠。頭匾似扇。脚尖如驢。入室愛舉臭拳。陞堂借力拄杖。遇乞水人。指天井。遇覓飯人。與應量。昔因護持鷄狗等戒。今日偷得佛祖。屈眴紛紛。林下錯商量。笑殺靈山那一瞬。

覲面出身。瞎驢頂顛。橫行天下。兮作馬牛。霹靂大虛兮。超人境。雖喚你作村僧。真箇帝鄉正命。

寒潭萬丈。浸天色。夜靜錦鱗徹底行。這畔那方無隔碍。茫茫水而月光明。等閑端坐。歷春冬。舊淚霖霖。幾滿胸。誰識雷音天外響。勿教急打玉樓鐘。種田搏飯。地藏家風。深山栽松。臨濟榜樣。披雲巖雲居之袈裟。挽雪山雪庭之氣象。面目分明。舉似。挂向高堂供養。

你是阿誰。強顏受屈。戲弄須菩提之空談。失笑維摩詰之默佛。惑亂人也。卽心卽佛。梅子熟也。非心非佛。生涯瀟灑。破家風。這裡元來無一物。偈頌

師嘗於大宋寶慶二年丙戌寓慶元府太白名山天童景德禪寺。

和王員外韻

設養山前懶水牛。儘心自發夜來遊。更闌獨步犯他稼。天曉四望絕蹤由。風雨暴時戀犢息。雪霜深處覓心休。鼻頭破落無藤索。首尾都旣毒氣留。

和文本秀才韻

六首

志之所發動言詩。語理圓通最妙奇。遍照河沙天上下。何方爲外問無爲。枯木岩前迷亂道。得人一馬一牛還。不貪耕作閑田地。拋捨人間向遠山。銀山鐵壁都摧折。到此何人著眼觀。鬼而神頭全體現。披毛戴角野程寬。一塵破處見群經。轉大法輪通要津。迸出驢胎生馬腹。一回拈起一回新。三教閑名其本寂。一言纔錯萬般差。了知人法兼無我。踏破玄關自到家。應世同塵任運悲。生前覺了悟靈知。三台現出豐君德。白日昇天不待師。

續溥侍郎韻

鼻頭有眼辨香臭。普遍諸根流法音。聞者皆明眞實理。悟人廣覺破空心。多年遊歷諸方席。億劫難揮海底深。今日依君方識取。密機擲却故書林。

和文本官長韻

大道從來一貫通。蓬瀛何必在壺中。逍遙世外誰人識。赤肉團邊振古風。

和溥來韻

二首

初本來生上大人。已無心地有何瞋。頓除我法忘邪見。超出塵勞施義仁。覺達眞人泯得失。明心大士脫空虛。靈龜藏六似遺殼。雖骨裹皮不用除。

和李奇韻

二首

來去綿綿親密路。一刀兩段永無餘。要知滄海枯終竭。人死不留心自虛。元來佛祖明心地。知見當時偷眼睛。擬前退步金師子。鐵蒺藜迸木馬驚。

與茹千一娘

天姿貞潔發明心。滿面靈光自照臨。莫謂功成方得道。祖門更有斷機箴。

與南綱使

噴聲爍破太虛空。直下分明辨已躬。吞盡從來諸佛祖。不由他證自圓通。

和王官人韻

二首

業識茫茫飽毒身。去來觸處不留眞。今朝踏破紅爐子。全體雍容赤脚人。

一花開處新諸象。萬里春風直下知。出門莫逐尋紅客。擬前退步幾迷岐。

贈茹秀才

天然妙智自真如。何假儒書及佛書。獨坐繩牀口掛壁。等閑一實勝千虛。

和妙溥韻

五首

著眼神丹素與僧。少曾點得室中燈。雖然不味傳來燭。血滴滴時冷似冰。證契甚深明達了。通身裸露自生猗。衝天喜氣融男女。把手便行不問名。赤心片片漫天有。直得千夢一覺來。二五未明元是十。一疑猜了一疑猜。行世夢然休覓跡。杜鵑啼處掉頭輕。誰能礙步歸家路。盡大地人莫問程。本來心地自寧寧。無法咨參卓尔靈。坐斷從前凡與聖。何勞特地見明星。

酬王觀察韻

二首

截斷衆流孝義祁。誰能看此不歸祠。溪聲山色揚光用。早覺人間春到時。語默全同深極妙。已曾施設好醫方。穿天括地無邊表。峭巍巍處滿靈光。

看然子終焉語

二首

廓然無聖硬如鐵。試點紅爐銷似雪。更問而今何處去。碧波心裡不看月。

爍破從來一版鐵。銷鎔直下六花雪。天邊玉兔落潭底。拗折指頭應見月。

與妙真禪人

目前自顯妙真如。此外何勞辨實虛。見色聞聲俱證究。翻身退步釋紛拏。

贈成忠

二首

鴻蒙既兆現三才。覓甚當人本性來。象外一機能着眼。笑觀石女舞三臺。大道元來無定轍。東西南北悉仙家。雖然赤脚人難辨。裸腹空虛不耐茶。

訪全居士亡子

淚痕滴滴現瞳兒。若有若亡幻滅姿。好箇隨身時節至。莫教閻老等閑知。

題報慈庵悟道

圓覺楞嚴一轉通。報慈庵裡舊時翁。通身脫得條條赤。吹起春花不待風。

與報慈庵

一照全忘主與賓。身貧更貴道猶貧。元無一物當前後。直下家鄉不隔津。

與王侍郎

五首

咨參絕處識陂隄。本自清明莫琢磨。返本還源猶滯路。踰躡問道笑人多。

擊破大華超悟迷。目前無法可俱齊。轉幾着着雍容變。夜靜時看斗柄低。說妙談玄總掠虛。忘言獨坐口如槌。初非把定誇孤絕。百草頭邊盡發揮。四生六道當遊戲。去去來來意自空。正眼諦觀通達者。張三李四老年翁。世事茫茫盈又虧。道人到此不會知。鐵牛鎖斷天河水。頂上毘盧脚下隨。

和李通判韻

靈光一點無蹤跡。誰結留他凡聖緣。任運離轍參活句。等閑閱世泛虛船。慈風遍及諸方至。德水分流天外延。每念高明提引我。何勞辛苦作新篔。

和王好溥官人韻

言外何求真的所。靈機一轉失來由。何人到此脫空際。莫問無身語疾瘳。與鄉間禪上座

錫駐玲瓏不動著。功夫辨道自然圓。回光轉眼幾經日。退步翻身已積年。穿却牯牛閑鼻竅。打開佛祖鐵關禪。一生跳出聖凡路。待後何生木耳緣。

答陳亨觀察

結業因緣元品痴。留心幻處病難醫。全身放下紅爐上。火盡灰飛又曷疑。

酬思首座來韻

無方大道本何如。來去踰躡錯舊都。透脫髑髏那畔後。一回照顧卽玄樞。

詣昌國縣補陀洛迦山因題

聞思修入三摩地。自己端嚴現聖顏。爲告來人明此意。觀音不在寶陀山。

續補陀舊韻

潮音霹靂斷崖下。湧現分明自在顏。至者誰量功德海。只回望眼見青山。

和王官人韻

妙道圓通徧海山。毘盧頂上去來間。全身顯赫無方所。此段風流亦等閑。

與茹千二秀才

須知佛法到心空。不是語言說可窮。見色聞聲俱脫落。東西南北自流通。

答李樞密 二首

一見台光慈照恭。至今不謾想聲容。清風明月留神彩。萬古肝心當念重。別焉大矣動人情。心海奔流浪面平。朝野圓通無棄物。春風時到一如聲。

酬陳參政韻

可惜光陰早隔途。居諸冉冉轉朝晡。春風才動四山雪。流出浪花既滿湖。  
學人求頌自此已後皆本朝作

與野山忍禪人

磨磚作鏡藉功夫。脚下須知滯半途。若問西來真的旨。噴噴地上猪盧都。

與禪人 八首

側耳擗頭待曉風。牧牛吟雨立空濛。誰知這箇衝天意。只在揚眉瞬目中。  
佛祖元來在眼前。前灘波動鎖秋煙。夜寒易亂鴈行列。月暗難尋古渡船。  
宗說俱通瞥地先。誰能到此解參玄。松風空響聾人耳。竹露屢零涼月邊。  
大機轉處絕文彩。徹底無蹤線路邊。五夜樓臺唯月色。曉來一雨洗殘烟。  
無明誰惡草頭露。實相元來此裡真。留得難知流水底。結來易變承當身。  
松風高韻夏宵秋。竹露頻降曉淚流。唯可觸途全體動。誰忘古路此間憂。  
雲斷青天鶴意閑。浪連古岸魚行漫。設人著眼及斯際。百尺竿頭一進問。  
玉人夢破曉雲愁。夜月霧消殘露空。獨覺寒床無限意。風光淒斷寂寥中。

次禪者來韻

霏雨宵雲今幾行。霜衣露枕怕當陽。可憐天水不相礙。這箇風流誰共望。

與野助光歸大宰府

全身轉處見無外。前後三三步未休。更有祖門奇特事。長天一樣月西流。

禪人求頌

卽心卽佛行難說。不難非心非佛說。難行不難。

禪人求頌

瞻風撥草要參禪。祖意明明妙不傳。莫恨江山千萬疊。頭頭爲汝闢玄門。

閑居偶作 六首

雙忘取舍思翛然。萬物同時現在前。佛法從今心既盡。身儀向後且隨緣。  
木人昨夜離魂去。露柱燈籠戀舊恩。同道方知絕境界。勿教動著覆乾坤。  
觸目遇緣盡是親。經行坐臥躰全真。有人若問箇中意。法眼藏中一點塵。  
大用現前當眼新。雖然如是曷呈真。愁人莫向愁人道。向道愁人愁殺人。  
生死可憐雲變更。迷途覺路夢中行。唯留一事醒猶記。深草閑居夜雨聲。

涼風方度覺秋響。天氣爽清結菓新。結菓新時香滿界。無回避處沒疎親。  
春雪夜 二首

桃李假娟我曷憐。松杉失翠或應悁。道人忘却紛飛意。名利拋來數十年。  
春夜忽思嵩岳昔。蓋天蓋地浩無垠。傳衣得髓可爲祖。誰惜夜來立雪身。  
大師釋尊在世八十年。處胎八十年。說法八十年。正法八十年。像法  
八十年。末法八十年。雖然如是。八相未虧。諸佛同參。今日是降誕日  
也。謹賀兒孫。

夜半烏兒頭戴雪。天明啞子酌言泉。此家料理異他國。一丈池心一丈蓮。  
八月十五夜。於月前各頌月。此月非心月。非天月。非昨日。非夜月。非  
圓月。非尖月。想像是秋月也。如何。

金波非止亦非流。爽氣高晴匝地秋。渭水蘆花嵩岳雪。誰怨長夜更悠悠。  
重陽與兄弟再會

去年九月此中去。九月今年自此來。拈却古來年月日。凭欄一笑菊花開。  
冬夜諸兄弟言志。師見和之。

二千一百有餘歲。竺漢幾經法尙殘。佛祖傳衣縱徧界。可憐冬夜水雲寒。  
在相州鎌倉聞鶯蟄作

半年契飯白衣舍。老樹梅花霜雪中。鶯蟄一聲霹靂震。帝鄉春色小桃紅。  
天滿天神諱辰。次月夜見梅花本韻。齊衡二年。天神年十一歲。月夜  
見梅花。始言志。其詞曰。月耀如晴雪。梅花似照星。可憐金鏡轉。庭上  
玉芳馨。自此已後  
皆越州作

妙年韻宇清如雪。老樹梅花飛似星。天上人間藏不得。長穿鼻孔有幽馨。  
六月半示衆

自家鼻孔自家牽。一片工夫九夏天。今後僅殘三十日。眞須精進救頭然。  
八月十五夜

越山越月復何明。一亘青天皎潔晴。認影迷頭蹤跡斷。轉高轉照二三更。  
天童淨和尚住清凉寺。中秋示衆曰。雲散秋空。卽心見月。舉拂子曰。  
看。師與諸兄弟同分三句。以賞三夜。  
十五夜頌雲散秋空

巫嶠朝雲終不夜。透山盡海月方中。莫教直指喻天地。一馬一空秋也空。

十六夜頌卽心見月

拈來公案難休歇。身月欲圓心月闕。非暗非明卽月生。如何捉得中秋月。

十七夜頌舉拂子曰看

無霧無霞波浪靜。有蟾有兔骨毛寒。夜深太白手中拂。豎起瞞天著眼看。  
天童淨和尚住清涼寺中秋示衆曰。家家門前照明月。處處行人共明月。騎鯨捉月。師又與兄弟同分三句。以賞三夜。

十五夜頌家家門前照明月

箇箇圓成無欠闕。家家門巷照明月。銀蟾假使沉黑山。玉兔從他墮鬼窟。

十六夜頌處處行人共明月

不論南北及東西。五十年來乘此月。可惜上天銀桂枝。人間錯道乾屎橛。

十七夜頌騎鯨捉月

龜毛兔角鼓溟渤。覓背龍鱗任出沒。剗掘虛空索未休。今宵始捉水中月。

雪頌 六首

將暮孟冬降密雪。四山無柏亦無松。休將委積論多少。欲似嵩高少室峰。  
五葉花開重一葉。風飄六出轉鮮明。若人問我看何色。此是瞿曇老眼睛。  
雪上加霜難下箸。梅邊重白不看顏。僧家雖有三般別。半箇何曾墮黑山。  
生涯事事是非亂。對物失真虛實間。多歲徒看山有雪。今冬忽覺雪成山。  
三界十方何一色。誰論天上及人間。莫傳寒苦鳥言語。無熱惱池在雪山。  
老樹優曇花自開。早梅建刹夜光臺。銀珠網掛盡方界。清淨琉璃爲地來。

冬至 二首

昨日短兮今日長。了無佛法可商量。絕商量後如何委。到處逢人賀一陽。  
觸處逢渠全面目。翻身回首向天通。一期縱借拳頭力。出氣須還鼻有功。

續越調韻

吾髓百升明似雪。眼睛千隻照如珠。電消息兮虎啼嘯。兔鹿何覃師子居。

佛成道

擒出明星世界紅。眼睛霹靂破虛空。更拈成道娑婆國。委悉向春木杓風。  
一年有兩立春

嚴冬未極恭元臻。好箇便宜雙脚伸。非舊非新相透出。一枚年內兩枚春。

次準記室雪夜韻

訪道登高深雪夜。可憐庭際沒腰時。試看斷臂舊公案。跳脫藤蛇幾箇知。

山居 十五首

幾悅山居尤寂寞。因斯常讀法華經。專精樹下何憎愛。月色可看雨可聽。西來祖道我傳東。釣月耕雲慕古風。世俗紅塵飛不到。深山雪夜草庵中。夜坐更闌眠未熟。情知辨道可山林。溪聲入耳月到眼。此外更須何用心。我愛山時山愛主。石頭大小道何休。白雲黃葉應時節。既拋捨來俗九流。坐得雲根透水關。破顏并會拈華顏。明知久遠却來約。山愛主人我入山。在山漸覺山消息。結菓開花疑脫空。且問以何爲本色。青黃赤白畫圖中。久在人間無愛惜。文章筆硯既拋來。看花聞鳥風情少。一任時人笑不才。幾憐潦倒畫圖質。耳目與時似不明。只此見聞無所染。草庵秋色夜溪聲。三秋氣肅清涼候。纖月叢蟲萬感中。夜靜更闌看北斗。曉天將到指於東。三間茅屋既風涼。鼻觀先參秋菊香。鐵眼銅睛誰辨別。越州九度見重陽。

前樓後閣玲瓏起。峰頭浮圖六七層。月冷風高箇時節。衣傳半夜坐禪僧。晚鐘鳴月上燈籠。雲衲坐堂靜觀空。幸得三田今下種。快哉熟脫一心中。蚤思蟬聲何切切。微風隴月兩悠悠。雲封松柏池臺舊。雨滴梧桐山寺秋。挑燈把筆欲言志。遙慕西天曩祖蹤。我佛傳衣寒谷始。獨唯嵩嶽少林冬。深山深谷草庵中。觀念坐禪不可窮。功德高峰塵尙運。如來弟子願神通。

十二時頌

半夜子

胡知未到都胡會。莫恠傳衣半夜前。坐斷偏中兼正至。全身放倒打安眠。

雞鳴丑

渾身似我是渾身。何使渾身孤夢新。佛腹祖胎都活計。披毛戴角見疎親。

平旦寅

而今瞞自未能得。八穴七穿六耳聽。無口鐵鎚纔出氣。大家剛道悟明星。

日出卯

換了眼睛相見來。自穿鼻孔幾千枚。海東雪曉非寒谷。日所生頭是日胎。



食時辰

喫却僧堂吞佛殿。高心空腹愛雲霞。西天展鉢新羅濕。未討趙州飽飯茶。

禺中已

向上點頭龍得水。身心俱語早逢春。競頭相見非他面。撲落縱橫不是塵。

日南午

當陽一點猶明暗。水光春色照涵空。雖自賣來還自買。市無攙奪不言功。

日昃未

日面相中圓月面。得經遮眼眼成經。參來參究竟無外。雲在青天水在瓶。

哺時申

脚尖趂倒鐵崐崙。舉起拳頭海嶽昏。忽地風雷霹靂。省來打坐弄精魂。

日入酉

咄哉認子將爲賊。立志衝天是丈夫。或者要參端的意。葫蘆藤種纏葫蘆。

黃昏戌

狗子何無狗子性。蝦蟇舉體似蝦蟇。唐人赤脚學唐步。南海波斯進象牙。

人定亥

句後承當未足奇。機前薦得等閑知。舌端具眼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

永平寺語錄卷第十終

附  
錄

## 寶慶記

道元幼年發菩提心。在本國訪道於諸師。聊識因果之所由。雖然如是。未明佛法僧之寶歸。徒滯名相之懷。後入千光禪師之室。初聞臨濟之宗風。今隨全法師而入炎宋。航海萬里。任幻身於波濤。遂得投席。蓋是宿福之慶幸也。和尚大慈大悲。外國遠方之小人。所願者。不抱時候。不具威儀。頻頻上方丈。欲拜問愚懷。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時不待人。去聖必悔。本師堂上。大和尚大禪師。大慈大悲。哀愍聽許。道元問道法。伏冀慈照。小師道元百拜叩頭上覆。

和尚示云。元子參問。自今已後。不拘晝夜時候。著衣衲衣。而來方丈問道。無妨。老僧一如親父之想。子無禮也。太白某甲。

寶應元年七月初二日參方丈。道元拜問。諸方今稱教外別傳。而爲看祖師西來之大意。其意如何。

和尚示云。佛祖大道。何拘內外。然稱教外別傳。唯摩騰等所傳之外。祖師西來。親到震旦。傳道授業。故云教外別傳也。世界不可有二佛法也。祖師

未來東土先東土有行李而未<sub>有</sub>主。祖師既到東土。譬如民得王也。當爾之時。國土國寶國民皆屬王也。

道元拜問。諸方古今長老等云。聞不聞。見不見。直下無一點計較。乃佛祖之道也。是以豎拳舉拂。放喝行棒。教學者無一卜度。遂則不同佛化之始終。無期二生之感果。如是之等類。可爲佛祖之道耶。

和尚示云。若無二生者。實是斷見外道也。佛佛祖祖。爲人設教。都無外道之言說。若無二生。乃不可有今生也。此世既存。何無二生。我黨久是佛子。何等外道。又如教學人無第二點者。佛祖一方之善巧方便也。非爲學人而無所得也。若爲無所得。不可參問善知識也。亦諸佛不出世也。唯要直下見聞便了也。更無信及更無修證。則北洲豈不得佛化耶。北洲豈無見聞覺知耶。

道元拜問。古今善知識曰。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此自知卽覺也。以之爲菩提之悟。道元難云。若自知卽正覺者。一切衆生皆有自知。一切衆生依有自知。可爲正覺之如來耶。或人云。可然。一切衆生無始本有之如來也。又或人云。一切衆生未必皆是如來。所以者何。若知自覺性智卽是覺者。卽是如來也。未知者不是也。如是等說。可是佛法否。

和尚示云。若言一切衆生本是佛者。還同自然外道也。以我我所比諸佛。不可免未得謂得未證謂證者也。

道元拜問。學人功夫辨道之時。有應須習學心意識。并行住坐臥乎。

和尚示誨云。祖師西來佛法入震旦。豈無佛法之身心乎。第一初心辨道功夫時。不可長病。不可遠行。不可多讀誦。不可多諫諍。不可多營務。不可食五辛。不可食肉。不可多食乳。不可飲酒。不可食諸不淨食。不可觀聽伎樂歌舞等。不可見諸殘害。不可見諸卑醜事。謂男女姦色等。不可親近國王大臣。不可食諸生硬物。不可著垢膩衣。不可歷見屠所。不可喫舊損山茶及風病藥。在天台山。莫喫諸樵。莫多喫乳餅蘇蜜等。莫視聽名利之事。莫親厚扇搥半茶迦等類。莫多喫梅子及乾栗。莫多喫龍眼。荔枝。橄欖等。莫多喫沙糖。霜糖等。莫著厚綿襖。莫不著綿。莫喫兵軍食。莫往觀喧嘩之聲。車轟之聲。猪羊等之群。莫往觀大魚大海。及惡畫傀儡等。尋常應觀青山谿水。直須

古教照心。又見了義經。坐禪辨道之衲僧。尋常亦須洗足。身心惱亂之時。直須默誦菩薩戒序。

道元拜問云。菩薩戒序者何耶。

和尚示云。今隆禪師所誦戒序也。莫親近小人卑賤之輩。

道元拜問云。何者是小人。

和尚示云。貪欲多人者。便是小人也。莫飼虎子象子等。并猪狗猫狸等。今諸山長老等。養猫兒。真箇不可也。暗者之所爲也。凡十六惡律儀者。佛祖之所制也。慎勿放逸慣習矣。

拜問云。首楞嚴經。圓覺經。在家男女讀之。以爲西來祖道。道元披閱兩經。而推尋文之起盡。不同。自餘之大乘諸經。未審其意。雖有劣於諸經之言句。全無勝於諸經之義勢。頗有同六師等之見。畢竟如何決定。

和尚示云。楞嚴經。自昔有疑者也。謂此經後人搆歟。先代祖師。未曾見經也。近代癡暗之輩。讀之愛之。圓覺經亦然。文相起盡。頗似也。

拜問。煩惱障。異熟障。業障等障。可轉者。佛祖之道處耶。

和尚示云。如龍樹等祖師之說。須保任也。不可有異途之說。但至業障者。懇懃修行之時。必可轉也。

拜問云。因果必可感耶。

和尚示云。不可撥無因果也。所以永嘉曰。豁達空撥。因果莽蕩。蕩招殃禍。若言撥無因果者。佛法中斷善根人也。豈是佛祖之兒孫耶。

拜問。今日天下長老。長髮長爪者。有何所據。將稱比丘。頗似俗人。將名俗人。又如禿兒。西天東地。正法像法之間。佛祖弟子。未嘗如斯。如何。

和尚示云。眞箇是畜生也。佛法清淨海中死屍也。

和尚或時召示云。倘是雖後生。頗有古貌。直須居深山幽谷。長養佛祖聖胎。必至古德之證處也。于時道元起而設拜於和尚足下。和尚唱云。能禮所禮性空寂。感應道交難思議。于時和尚廣說西天東地佛祖之行履。于時道元感淚沾襟。

堂頭和尚於大光明藏示云。行李交衆之時。裙袴之腰條。皆強緊結之也。稍經多時。更無力之勞也。僧家寓僧堂。功夫最要直須緩步。近代諸方長

老不知人多也。知者極少。緩步以息爲限而運足也。不觀脚跟。然不躬不仰而運步也。傍觀見之。只如立一處也。肩臂等不可動搖而振也。和尚度步。大光明藏。向於東西教。道元見便示云。近日知緩步者。只老僧一人而已。爾試問諸方長老看。必竟他未曾知也。

拜問。佛法以何爲性。善性。惡性。無記性之中何乎。

堂頭和尚示云。佛法超越三性而已。

拜問。佛佛祖祖之大道。不可拘一隅。何強稱禪宗耶。

堂頭和尚示云。不可以佛祖大道。猥稱禪宗也。今稱禪宗。頗是澆運之妄稱也。禿髮之小畜生。所稱來也。古德皆所知也。往古之所知也。爾會看石門林間錄麼。道元曰。未曾看錄。和尚云。爾看一遍。則好。彼錄說得是也。大凡世尊大法。單傳摩訶迦葉。嫡嫡相承。二十八世。東土五傳。而至曹溪。乃至今日如淨。則佛法之總府也。大千沙界。更無可齊肩者也。而今講得三五本經論。以扇各各之宗風之徒。乃佛祖之眷屬也。眷屬而有內外親疎之高低也。

道元拜問云。旣爲佛祖之眷屬。則彼輩發菩提心。訪得真善知識者。復何拋年來之所學。忽投佛祖之叢席。而晝夜辨道哉。

堂頭和尚示云。西天東地。俱拋積年之所學而進也。譬如人間上丞相之期。不兼諫議。然而教其子孫之日。又施諫議之進退者也。佛祖之學道。亦復如是。雖因諫議等之清廉。上丞相。而上丞相之日。無諫議之儀。在諫議之日。不議丞相之儀。但所學者。皆是治國安民之忠節也。丞相諫議是一心也。更非二心。

道元拜覆云。諸方長老等所說皆非。未曾知佛祖之道明矣。今明知佛祖實是世尊之嫡嗣。今日之法王也。三千之調度。法界之緣邊。皆是佛祖之所主。而更不可有二王也。

堂頭和尚示云。如汝之所言。須知西天未聞兩付囑法藏。東土自初祖至六祖。無兩傳衣。所以大千之佛道。以佛祖爲本也。

堂頭和尚示云。參禪者身心脫落也。不用燒香禮拜念佛。修懺看經。祇管打坐而已。

拜問。身心脫落者何。

堂頭和尚示云。身心脫落者坐禪也。祇管打坐時。離五欲。除五蓋也。

拜問。若離五欲。除五蓋者。乃同敎家之所談也。卽爲大小兩乘之行人者乎。

堂頭和尚示云。祖師兒孫。不可強嫌大小兩乘之所說也。學者若背如來之聖教。則何敢稱佛祖之兒孫者歟。

拜問。近代癡者云。三毒卽佛法。五欲卽祖道。若除彼等。卽是取捨。還同小乘。如何。

堂頭和尚示云。若不除三毒五欲等者。一如瓶沙王國。阿闍世王國之諸外道輩。佛祖之兒孫。若除一蓋一欲。則巨益也。與佛祖相見之時節也。

拜問。長沙和尚。與皓月供奉。問論業障本來空之道理。道元疑云。若業障空。則餘二異熟障。煩惱障。亦應空耶。不可獨論業障之空不空耶。況乎皓月問。如何是本來空。長沙曰。業障是。皓月云。如何是業障。長沙曰。本來空是。今長沙之所道。爲是也。無佛法。若如長沙之所道。何有諸佛出世。祖師

西來耶。

堂頭和尚示云。長沙之所道。終不是也。長沙未明三時業也。

拜問。古今善知識。皆曰。須看了義經。莫看不了義經。如何是了義經。

堂頭和尚示云。了義經者。世尊說本事。本生等之經。其往古因緣。或說名字。未說其姓。雖說住處。不說壽命。則未了義也。說了劫國壽命。眷屬。作業。奴僕等。無不說事。名了義也。

拜問。縱雖一言半句。說了道理。可名了義。如何。唯以廣說。名了義也。縱說懸河之辯。若未明義理。須名不了義經耶。

堂頭和尚慈誨云。汝言非也。世尊所說。廣略俱盡。道理也。縱廣說。究盡道理。縱略說。究盡道理。於其義理。無不究竟。乃至聖默聖說。皆是佛事。所以光明爲佛事。飯食爲佛事。生天下。出家。苦行。降魔。成道。分衛。涅槃。盡是佛事。見聞衆生。俱得利益也。所以須知。皆了義也。於其法中。說了其事。名了義經。乃佛祖之法也。

道元白。誠如。和尚慈誨。保任之。乃佛法祖道也。諸方長老之說。并日本

國古來閑人之說。無道理也。道元昔所知者。於不了義之上而計了義。今日於和尚之輪下。始知了義經之向上。更有了義經而分明矣。可謂億億萬劫難值難遇也。

拜問。昨夜三更。和尚普說云。能禮所禮性空寂。感應道交難思議。雖有深意難可解了。非淺識所及。則非無所疑。謂感應道交之道理。教家亦談。有可同於祖道之理耶。

堂頭和尚慈誨云。爾須知感應道交之所致也。若非感應道交。諸佛不出世。祖師不西來。又不可以經教爲怨家。若以從來之教法爲非者。可用圓衣方器也。未用圓衣方器。須知必定感應道交也。

拜問。先日謁育王山長老。大光之時。聊難問次。大光曰。佛祖道與教家談水火也。天地懸隔。若同教家之所談者。永非祖師之家風。今大光道處。是耶非耶。

堂頭和尚慈誨云。唯非大光一人有妄談。而諸方長老。皆亦如是。諸方長老豈明教家之是非耶。那知祖師之堂奧耶。只是胡亂做來長老而已。

拜問。佛法元有文殊結集。阿難結集兩途。謂大乘諸經。則文殊結集。小乘諸經。則阿難結集。而今何摩訶迦葉獨爲付法藏之初祖。而文殊不作付法藏之嫡嗣乎。何況文殊乃釋尊等諸佛之師也。那不足爲付法藏之初祖耶。今稱如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恐是小乘聲聞一途法耶。如何。

堂頭和尚慈誨云。如汝所言。文殊是諸佛之師也。所以不充付法藏之嫡嗣也。若是弟子。必充付法藏之仁也。又言文殊結集者。一意也。非常途之說。況乎文殊豈不知小乘之教行人理乎。又阿難唯是多聞之人。所以結集如來一代之說而已。阿難已結集大小二乘也。迦葉乃一化之上座也。最勝之祖也。是故付法藏者歟。縱雖付文殊。又可有此疑也。直須信知諸佛之法如斯。不可致彼此之疑矣。

堂頭和尚夜話云。元子爾知在椅子著襪之法也無。

道元揖白云。如何得知。

堂頭和尚慈誨云。僧堂坐禪時。在椅子著襪之法。以右袖掩足。跌而著也。所以免無禮聖僧也。



堂頭和尚慈誨云。功夫辨道坐禪時。莫喫胡椒。胡椒發熱也。堂頭和尚慈誨云。不可在當風之處而坐禪。

堂頭和尚慈誨云。起於坐禪而步時。須行一息半。跌之法。謂移步不過半。跌之量。移足必一息之間也。

堂頭和尚慈誨云。上古禪和子。皆著褊衫也。間有著直裰者。近來都著直裰。乃澆風也。備欲慕古風。則須著褊衫。今日參內裏之僧。必著褊衫。傳衣時。受菩薩戒時。亦著褊衫。近來參禪僧家。謂著褊衫是律家兄弟服者。乃非也。不知古法人也。

堂頭和尚慈誨云。如淨住院以來。不曾著斑袈裟也。近代諸方。非儀長老。只管著法衣。隨衆如無實證。所以如淨未曾著法衣也。世尊一代唯著麤布僧伽胝衣而已。不著餘美衣也。又不可強著麤惡衣。強著麤惡衣。又是外道也。稱欽婆羅子。乃是也。然則佛祖兒孫。著可著之衣者也。不可執一偏而擔板也。又營美衣者。小人也。糞掃古蹤也。可知矣。炷香拜問。世尊授金襴袈裟於摩訶迦葉。是何時耶。

堂頭和尚慈誨云。爾問這箇事。最好也。箇箇人不問這箇。所以不知這箇。乃善知識之所苦也。我曾在雪竇先師處。參問這箇事。先師大悅也。世尊最初見迦葉來歸依。卽以佛法并金襴袈裟付囑。摩訶迦葉爲第一祖也。摩訶迦葉頂受衣法。晝夜頭陀。未嘗懈怠。未嘗屍臥。常戴佛衣。作佛想。塔想而坐禪也。摩訶迦葉古佛菩薩也。世尊每見摩訶迦葉來。便分半座而坐也。迦葉尊者具三十相。唯欠白毫烏瑟而已。所以與佛並坐一座。乃人天之所樂見也。凡神通智慧。一切佛法。受佛付囑。無所缺減也。然則迦葉見佛之最初。得佛衣佛法也。

拜問。天下有四箇寺院。謂禪院。教院。律院。徒弟院。禪院者佛祖之兒孫。單傳嵩山之而壁而功夫。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留在這裏。誠是如來之嫡嗣。而佛法之總府也。餘者乃支離也。更不可齊肩而對論歟。教院者天台教觀也。智者禪師。獨爲南岳思禪師之一子。而稟承一心之三止三觀。得法華三昧。旋陀羅尼。可謂或從知識。宛是或從經卷也。道元徧觀經論師之見解。解了一代之經律論者。獨智者禪師最勝。可謂光前絕後。南岳思大

和尚稟法於北齊之慧文。思大和尚發心能發明根本禪矣。慧文禪師當初背手探經。得龍樹所造中觀論。初立一心三觀。自爾以來。天下教院之所宗。皆是天台教也。慧文禪師雖依中論。唯披所造之論文。未遇能造之龍樹。亦未曾蒙龍樹之印可也。況乎寺院之規矩。伽藍之屋舍。用否之處。口訣未備。今天下教院。或構十六觀之室。彼十六觀者。出於無量壽經。此經真偽未詳。古今學者之所疑也。天台之一心三觀。豈等西方之一十六觀乎。彼者帶權之教也。此者顯實之說也。天地懸隔。水火相犯。想是大宋學者未明天台之教觀。而猥用一十六觀之帶權歟。明知教院不可傳佛在世之寺儀。天台以前諸寺。定傳摩騰竺蘭之所傳歟。律院者。南山之濫觴也。南山未曾入西乾之大邦。纔披閱東漸之零文而已。設聞天人之傳說。豈如賢聖之親訓哉。所以今稱律院。而堂舍殿屋。鱗次櫛連之結構。學者行人多疑之矣。今稱禪院者。天下之甲刹。諸山之大寺也。容衆千餘。屋舍餘百。前樓後閣。西廊東廡。宛如皇居。此儀必是佛祖而授口說。構可構。建可建。實不可豐屋爲先者歟。朝參暮請。定爲初祖直指。不可比依文。

解義之輩也。可以此儀爲正歟。道元所信者。我佛世尊出現世間。必依古佛之儀式。所以世尊一日告阿難。須依七佛之儀式。然則七佛法。乃是釋迦牟尼佛法也。釋迦牟尼佛法。乃是七佛法也。自爾以降。二十八傳而至菩提達磨尊者。尊者親達震旦。正傳正法。救濟迷情。亦傳而至曹溪二神足。青原南岳之兒孫。今稱善知識。而代傳揚化。其所住之處。僧伽藍。可爲佛法之正嫡。更不可比論教律等寺院也。譬如國無二王歟。幸乞慈照。

道元咨目百拜炷香上覆

堂頭和尚大禪師尊前

堂頭和尚慈誨云。元子來書。甚說得是也。徃古未聞教律禪之閑名。今稱三院者。便是末代之澆風也。王臣未知佛法。亂稱教僧。律僧。禪僧等。寺院賜額之時。亦書律寺。教寺。禪寺等之字。如是展轉。天下今見五輩之僧。所以律僧。南山之遠孫也。教僧。天台之遠孫也。瑜伽僧。不空等之遠孫也。徒弟僧。師資未詳也。禪僧。達磨之兒孫也。可怜末代邊地。見如是輩。西天雖有五部。而一佛法也。東地五僧。如不一佛法也。國若有明主。不可有如是。

違亂。汝當知今稱禪院寺院圖樣儀式皆是祖師之親訓。正嫡之直傳也。所以七佛之古儀。唯是禪院耳。稱禪院者雖亂稱。而今所行之法儀。實是佛祖之正傳也。然乃吾宗者本府也。律教者支離也。所以佛祖是法王也。國王卽位。王於天下時。一切皆屬王也。

堂頭和尚慈誨云。佛祖兒孫。先除五蓋。後除六蓋也。五蓋加無明蓋。爲六蓋也。唯除無明蓋。卽除五蓋也。五蓋雖離。而無明未離。則未到佛祖之修證也。

道元便拜謝。叉手白。前來未聞。如今日和尙指示。這裏箇箇老宿者。年雲水兄弟。都不知。又未曾說。今日多幸。特蒙和尚大慈大悲。忽承示未曾聞處。宿殖之幸也。但除五蓋六蓋。有其祕術也無。

堂頭和尚微笑云。爾向來作功夫。做甚麼。這箇便是離六蓋之法也。佛佛祖祖。不待階級。直指單傳。離五蓋六蓋。呵五欲等也。祇管打坐作功夫。身心脫落來。乃離五蓋五欲等之術也。此外都無別事。渾無一箇事。豈有落二落三者哉。道元感激作禮而退。

拜問。和尚住院已來。不曾搭法衣。意旨如何。

堂頭和尚慈誨云。吾做長老後。不曾著法衣也。蓋乃儉約也。佛及弟子。欲著糞掃衲衣。欲用糞掃鉢盂也。

道元又白。諸方著法衣。既非儉約。猶滯少貪。但如宏智古佛著法衣。不可言非約儉也。

堂頭和尚慈誨云。宏智古佛著法衣。乃儉約也。又是有道也。爾鄉里日本國裏。備著法衣。無妨也。我這裡我不著法衣。是爲不同。諸方長老貪衣之弊也。

堂頭和尚或時示云。羅漢支佛之坐禪。雖不著味。闕大悲。故不同。佛祖大悲爲先。誓度一切衆生之坐禪也。西天外道亦坐禪也。雖然外道坐禪。必有三患。謂著味。謂邪見。謂憍慢。所以永異佛祖坐禪也。又聲聞中亦有坐禪。雖然聲聞慈悲乃薄。於諸法中。不以利智。普通諸法實相。獨善自身。斷諸佛種。所以永異佛祖坐禪也。謂佛祖坐禪。從初發心。願集一切諸佛法。故於坐禪中。不忘衆生。不捨衆生。乃至蠅蟲。常給慈念。誓願濟度。所有功

德。同向一切。是故佛祖常在欲界。坐禪辨道。於欲界中。唯瞻部洲。最勝因緣。世世修諸功德。得心柔輒也。

道元拜白。作麼生是得心柔輒。

堂頭和尚慈誨云。辨肯佛佛祖祖身心脫落。乃柔輒心也。喚這箇作佛祖心印也。道元禮拜九拜。

堂頭和尚慈誨云。法堂法座南階東西有師子形。各向階。但面少向南也。其色白也。全體可白。髮及身尾皆白也。近代雖作白師子。頭上有青髮。其不知師子之髮以下至尾皆白也。如汝作法座上蓋。乃是蓮華蓋也。如蓮華覆於地。乃八角也。中有一面鏡。有八幢幡。幡端每角懸鈴。華葉五重。每葉懸鈴。一如當山法座之蓋也。

道元咨目百拜白。適承和尚風鈴頌。末上句云。渾身似口掛虛空。落句云。一等與他談般若。所謂虛空者。可謂虛空色耶。癡者必定謂虛空色。近代學者。未曉佛法。認青天而爲虛空。真可憐憫也。

堂頭和尚慈誨云。謂虛空者。般若也。非虛空色之虛空。所謂虛空者。非有

礙也。非無礙也。所以非單空之空。非偏真之真。諸方長老。色法尙未明。況能曉空乎。我箇裡大宋佛法衰微。不可言也。

道元拜稟。和尚風鈴頌最好中之最上。諸方長老。縱經三祇劫。亦不能及也。雲水兄弟。箇箇頂戴。道元出來於遠方之邊土。雖寡聞少見。而今披傳燈。廣燈續燈。普燈及諸師別錄。未曾得有似。和尚風鈴頌。道元何幸。今得見聞。歡喜踊躍。感淚濕衣。晝夜叩頭而頂戴也。所以然者。端直而有曲調也。

堂頭和尚將乘轎之時。含笑示云。儂道得深有拔群之氣宇。我在清涼做這箇風鈴頌。諸方雖讚歎。而未嘗說來如斯也。我天童老僧。許儂有眼。儂要做頌。須恁地做。

堂頭和尚夜間示。道元云。生死流轉之衆生。若發心求佛。卽是佛祖之子也。及餘一切衆生。亦乃佛祖之子也。雖然如是。莫尋父子之最初也。

堂頭和尚示。道元云。坐禪時。舌拄上齶。或括當門板齒。亦得。若四五十年來。慣習坐禪。渾不會低頭瞋睡者。閉眼目坐禪。亦無妨。如初學未慣熟者。